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 第廿四期

民國廿三年六月十八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要目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每期七元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二)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三)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四)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五)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膳寫以免錯誤(六)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五十冊	五元	二角五分	五角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費十五，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為特價。

一、寄款以天津通用者為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天津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社
總發行所　天津國聞週報社
住址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電話　三一三二八　三〇五五五
電報掛號　五三九一

分發行所
上海　九江路三十一號大公報分館
南京　成賢街大公報分報
北平　南柳巷大公報分館
漢口　洪春里大公報分館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六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成都　大公報分館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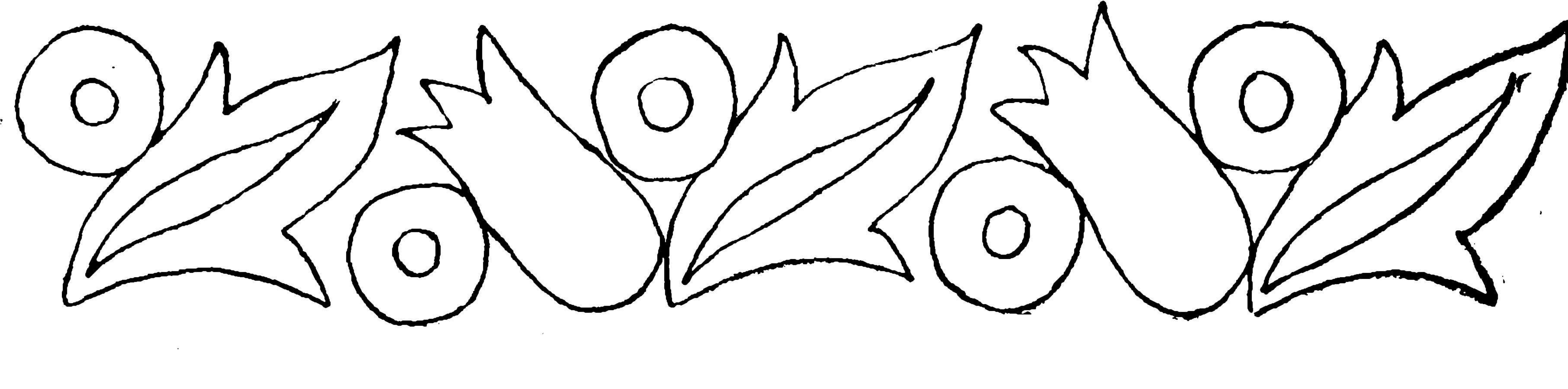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　重訂

下行車

列車次數 ＼ 開到時刻 ＼ 站別	北平前門 開	豐台 開	郎坊 開	天津總站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塘沽 開	蘆台 開	唐山 開	古冶 開	灤縣 開	昌黎 開	北戴河 開	秦皇島 開	山海關 到	錦縣	遼寧總站
第七次 慢中膳車各等	五•四五	六•二〇	七•四二	九•二八	九•三六	九•四五	一〇•四八	一一•五四	一三•〇一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一七•一三	一七•三五		
第十一及第十九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七•五〇	一〇•二五	一四•〇〇	一八•〇二	一八•二六	停	十九次	唐山起	六•三〇	八•〇〇	一〇•〇五	一二•二〇	一三•四五	一四•四六	一五•二〇		
第三〇一次 平滬直達特別膳臥	一五•〇五	一五•三六	一六•四〇	一七•五〇	一七•五九	一八•二〇	開	往	上	海							
第三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八•三〇	八•五八	不停	一一•一〇	一一•一八	一一•二五	一二•三三	一三•二六	一四•二四	一五•〇五	一五•四五	一六•三七	一七•一六	一七•四〇	一八•〇〇		
第九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四•二五	一四•五七	一六•〇九	一七•二九	一七•三八	一七•五〇	一八•五〇	一九•四六	二〇•五三	二一•三四	二二•一七	二三•一〇	二三•四五	〇•一〇	〇•三〇		
第五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一六•三〇	不停	不停	一九•〇七	一九•二五	停											
第一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臥	一八•五〇	一九•二〇	二〇•二六	二一•三九	二一•四八		開	往	浦	口							
第一〇一次 快車膳臥車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四八	二二•〇八	二三•四一	二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二三	三•二四	四•一四	五•〇六	六•一七	七•〇九	七•三七	七•五九		
第四〇一次平滬直達貨車及第十五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二〇•二五	二三•一〇	〇•五〇	三•四五	四•〇〇	五•四五	八•四七	一二•一四	一五•二四	停							

上行車

列車次數 ＼ 開到時刻 ＼ 站別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開	秦皇島 開	北戴河 開	昌黎 開	灤縣 開	古冶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蘆台 開	塘沽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天津總站 開	郎坊 開	豐台 開	北平前門 開
第八次 慢車中膳車各等			五•五五	六•一三	六•五二	七•四三	八•四九	九•四七	一〇•二六	一〇•三三	一一•五三	一三•一〇	一四•一〇	一四•二〇	一四•三五	一六•〇九	一七•四六	一八•二〇
第四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三八	一〇•〇七	一〇•五〇	一一•三八	一二•二五	一二•五七	一三•〇〇	一四•〇〇	一四•五一	一五•四五	一五•五五	一六•〇五	不停	一八•一五	一八•四三
第十二及第二十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一〇•〇〇	〇•五五	一一•四六	一三•五〇	一六•四五	一九•三〇	二〇•四五	停	十二次	天津起		八•一五	八•四〇	一二•四九	一七•〇〇	一八•〇五
第十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三•〇〇	一三•二五	一三•五〇	一四•二八	一五•二〇	一六•〇七	一六•三九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〇	一九•四五	二〇•〇〇	二〇•一一	二一•三四	二二•五〇	二三•二〇
第二〇一次 快車膳臥車各等			二一•五五	二二•二八	二三•〇六	二四•〇〇	一•〇三	二•〇〇	二•四〇	三•二〇	四•三一	五•三三	六•三七	六•五〇	七•〇六	八•二七	九•四三	一〇•一三
第十六次 客貨慢混合三等										五•〇〇	七•五八	一一•〇〇	一三•一〇	一八•四五	一九•三三	二三•四〇	二•四〇	三•五〇
第六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九•二〇	九•二八	不停	不停	一一•〇六
第二〇三次 平滬直達特快膳臥							由	上	海		開	來	七•一〇	七•二五	七•四五	八•五五	九•五九	一〇•二九
第二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臥							由	浦	口		開	來		五•二〇	五•三〇	六•四三	七•四九	八•一九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 第二十四期 目錄
民國廿三年六月十八日出版



一周簡評

喜劇的藏本事件

本週爲了一個『藏本事件』，差不多把人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去了，除掉這事之外，幾幾乎無大事之可言，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日本眞有『談虎色變』之概！

本來藏本失蹤之日，恰是外交部新廈落成，開門大吉的第一天，恰巧拿這件事來發利市，尤其不幸之至！

然而，藏本決心要自殺而偏偏不去投江，甘願要喂狼而狼避之若浼，經過五夜四天之久，居然在還未餓死之前，被我們官廳找著，把偌大一個大的問題，輕輕化成一幕滑稽劇，這又是何等的可幸！有人說：這是『朱太祖』和『孫總理』，在天之靈，實憑式之。祇看事件的曲折變化，至少我們有神奇之感。

從出事之日起，日本各報便一口咬定，不說是被『藍衣社員』拉去，便說是受『恐怖主義』犧牲，不說是第二『中村事件』，便說是『杉山交涉』再起，含血噴人，滿腔惡意。及至我們軍警憲兵日夜搜索的結果，安然發現，又怪我們不該叫藏本談話，覺得由緊而鬆，太殺風景，這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惱羞成怒，情急可見。

總而言之，無論如何，藏本非被拉致，其人並未死亡，任何誣罔，不成罪狀。所可慮者：日人性喜自殺，中國防不勝防，安得人人盡如紫金山之狼，如此解事？又安得個個都如藏本氏之『自殺』有若許詩情劇意的曲折？　（冷觀）

蔣委員長返京

蔣先生於十四日由九江動身回南京。此次回京是爲參加軍校十週典禮，但當然要處理些政治問題，尤其是華北對日本的若干問題。

許多中外人感想，以爲蔣先生不常住南京，內政外交上，有許多不便，並且不利，因爲有些外國人的印象，以爲中國政府景象散漫。京贛固然電報可通，但畢竟遠隔兩地，一切大政的進行，事實上受影響很大。

若是可能的話，盼望蔣先生多在南京。　（一記者）

即將閉幕的鐵展會

第三屆鐵路沿線出品展覽會，再過兩天，便要閉幕，這次辦理之周到，出品之豐富，觀衆之踴躍，可算是一大成功。

但是鐵展會的目的，不在開會一時的熱鬧，而在使國民對國貨有深刻之認識，所以大會雖然閉幕，各路對於國貨事業之扶植提攜，依然負有責任。應如何運用交通機能，使生產品供給集中？應如何體恤商民困苦，儘可能的永減運費？這在路方固屬責無旁貸，而生產成績之改良，企業組織之進步，成本原價之節約，推銷方法之講求，又是生產製造者應當努力之點。此外消費者方面，也應該隨處留心，以國貨替代外貨，縱令物質較劣，價目稍昂，也要在可能範圍內，多用國貨。因爲如此一來，國貨發達，漏巵可塞。分開來看，捨賤求貴，個人誠不免吃虧；合起來看，楚弓楚得，公私同收其利。大家明白此點，鐵展會方算不是白開！（晦）

美國白銀案又通過參院

本月十一日美國參議院繼衆議院之後，通過白銀案。此案內容一如上月二十八日出版第十一卷二十一期之本報「國內外大事述要」欄中所載，「一周簡評」欄內並有所論列，大公報五月二十四日社評言之尤詳。（轉載本報第十一卷第二十二期）推定該案通過後，「行之得宜，相當時期內銀價或可為之安定，與前次倫敦經濟會議協定精神，並無違背，一時紛紛之白銀問題將告段落矣。」

馬克將貶價

連日德國馬克滙率大跌，準備金比率降低至百分之三又四，其勢難以維持，蓋非廢止金本位，（即禁止現金出口）即須減輕貨幣質量，已在人人意料中矣。因日前德當局曾聲明不廢止金本位，故世人一般推測或出於減輕質量之一途，本周內世界宜傳德國貨幣即將貶價者以此。以德國經濟大勢推測，現金準備既已減少，商品推銷又須設法，在相當期內禁金出口或減輕幣值二者必出其一，自可斷言也。　（一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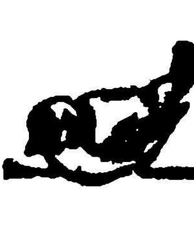
德義首揆會晤

裁軍總委會已於十三日宣告無期延會。這次的會議，可以說是什麼成績都沒有，惟有英法代表鬧了幾塲嘴，格外暴露出兩國間的裂痕。所以裁軍談判的現勢，已經是此路不通。

現在接演的一幕，就是德義兩首揆在威尼斯的會晤。他倆，一個是法西斯主義的開山鼻祖，一個是威廉第二後身的國社黨前鋒。會晤的目的，在本週齊稿時，還沒有揭布；會晤的真象，大概世人也無從探悉；但是會晤的重要性，却是十二分明顯。為什麼？因為目前裁軍談判的失敗，就是軍備競爭，軍備競爭的結果，就是第二次歐戰的大爆發。現在能居於德法調人地位的英國，至少既已失去一方的信任，不好出頭說話，所以不得不讓一向和她一致的義大利，去從中斡旋，也許還能有阻止軍備競爭的一線希望。目前歐洲安危就繫此一點，這是會晤的第一重要意義。其次，目前中歐形勢緊張，尤其因現在的國社黨又重新在奧境大肆騷擾，兩揆會晤的結果，能叫這種情勢，暫趨和緩，也未可知，這於歐洲的和平，也是極有關係的。

這次會晤的意義重大，既如上述，可是我們並不敢多有期待。第一，關於裁軍問題，義大利雖然代英國出面做居間人，但是我們知道，英國對義，雖然感情好，但是她却不願意讓義國奪了她的重心地位，這層是有往事可資佐証的。所以縱使墨索里尼能够交涉出一些眉目，還要能取得英國的同意。其次關於奧國問題，德義間為這個鈎心鬬角，已非一日。希忒拉和波蘭訂不侵條約，暫時擱起波蘭廊的爭議，居心就在全力對奧。現在義奧匈協定久已成立，墨索里尼已占勝利，得到了緩衝國在中間，不至直接和德國接觸，這是於義國的安全極有關係的。所以在這次會晤當中，如果談到奧國問題，恐怕很難得圓滿結果。

綜上一切，所以這個於世界歷史極有關係的談話，結果如何，只好且看下回分解了。　（壓樵）



華盛頓與南京

馬星野

不久以前，紐約時報的駐莫斯科記者 Walter Duranty 君，爲使美國人對莫斯科有更深了解計，特別在該報的星期增刊上面，寫了一篇「華盛頓和莫斯科」，他說莫斯科和華盛頓，有許多地方相同的。如果資本主義大本營的華盛頓可以和赤色皇都的莫斯科相提並論，則記者不相信『華盛頓與南京』這一個題目，是過於狂妄的。

而且，雖然南京和我見面，還只有三天，華盛頓和我離別，已是整整的一月，然而南京對於記者，是舊地重臨，理想中的變化或進步，並沒有現實化，三天的觀察，想來不至於離事實太遠，而華盛頓雖然時時刻刻在激變之中，然而一個月裏面，倒還沒有很嚴重的轉變。華盛頓和我有半載因緣，南京却是三四年的舊侶。這太平洋東西岸兩個泱泱大國的政治重心，其異同之點，比較起來，不致於無興味吧。

更有一點，也是記者在匆匆中寫這篇東西的原因。在五月份的美國出版之北美評論月刊 North America Review 上面，有一位到過中國的美國記者，做了一篇滑稽的文章，大開南京的玩笑，題目是The Capital Comedy (首都笑劇)，說南京之爲首都，眞是滑天下之大稽，公使館不在，政治負責的人物，軍事領袖在南昌，外交部長在新疆（當時羅文幹赴新疆考察），內政部長在蒙古（黃紹雄北巡塞外），首而不首，都又不都，洛陽有陪都，西安是副都，首領們西奔東走，所謂首都者只是空殼子。

這篇文章，記者在華盛頓讀到，非常氣悶，回國以後，覺得南京並不像他所說的滑稽可笑。同時，在五月份的 Harper 月刊上，有一位美術家寫了一篇開華盛頓玩笑的文章，說華盛頓的巍巍宮闕，毫無藝術意味，只是金錢之堆積，表示美國人民之不懂眞正價值，只務表面上的東西。讀了這篇東西，可見天下懂得『價值』的尙有其人。因爲這兩篇東西的刺激，於是我在一個月頭尾，看了兩個大都以後，便覺得有許多話，非說出來不會痛快的。

世界建都的趨勢，是由一元主義到二元主義了。英法德與等古國，經濟首都與政治首都合而爲一，美國，加拿大，

澳洲，以至於新土耳其，新中華民國，新蘇聯共和國，則經濟之首都和政治之首都分開。談到這一點，南京和華盛頓是很相似的。華盛頓到紐約，坐火車的時間，大略和南京到上海相近，而華爾街銀行家們雖然派了許多駐京代表，來左右國會，支配各部，終究摩根，索歇爾之流，不能身入白宮，而當華爾街各派，利害相衝突，當摩根銀行和煤油大王支配下的Chase 銀行，有所齟齬之時，華盛頓政客們還可以乘機一顯好身手，以政治首都，來干涉經濟首都之活動。

可是一般而論，華盛頓受紐約之支配，頗和南京之依賴上海相近。不同的地方便是：南京與上海間的互賴性，其趨勢是蒸蒸日上。而紐約之支配華盛頓，其趨勢是漸成弩末。中國的銀行家產業家，是正由發芽期而入而展葉期，美國的財閥富豪，其全盛的日子漸漸過去。中國是標榜着很理想化的新經濟主義，而現實却往往與理想相左，美國沒有一定的新經濟主義，而潮流所趨，因為資本主義已經過了全盛期，一般的要求，是多給華盛頓一些力量，來翦紐約的翅膀。

在一般人看來，華盛頓和南京最大不同的地方，一個是民主主義的政治中心，一個是黨治主義的政府所在，然而我却以為無關重要。一黨專政的中國，和二黨分贓的美國，有許多地方是相同的。丁家橋的中央黨部，和本辭文義街中心的國會 Capital Hill，同樣的是開會，討論，決議，及弄口舌之所，這樣地方，同樣的漸漸不受注意，而萬目睽睽的地方，在華盛頓，是那位暗嗚叱咤的羅斯福，在中國方面，與羅斯福相當的人物，是不言可喻的。

國會中曉舌，和委員會開會，同樣是不重効率，不講時間的經濟，不適宜非常時代的需要。然而比較起來，丁家橋比本辭文義街，要高明一些。在本辭文義街，一位上院議員，可以拿聖經或會議錄在講壇上讀了幾天，使議案無法討論的，在丁家橋，一度靜默無言，便是依照原案通過，或交某院辦理了。在本辭文義街，敵黨相駡，狗血噴頭，羅斯福之雄，常常為波拉，Long，Robinson等大政客的唾駡，而在南京，背後駡人的不少，在丁家橋，對於黨國元勛，誰都不公開說個不字。

或者這是南京勝于華盛頓的地方，或者這是南京比不上華盛頓地方。為什麼說勝過呢？因為曉舌的多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政策無法應付當前之需要，你來個修正案，他來一個保留案，則政策喪失了統一性和完整性，羅斯福的苦處，便在于此。然而南京並不見得沒有羅斯福的苦處，所不同者，是明與暗之分別。中國式要人的脾氣表面上往往是唯唯的，腹中却往往藏有不同的意見，而且還要人家

了解他所沒有說出來的意見，這眞是十分困難的事。因爲他們要顧全他人面子，所以不把意見說出來，同時他們要他人也顧全他的面子，所以一個不滿意，便是抱恨在心，恨積怨增，積得愈深，發洩之時，亦愈可怕。

在華盛頓，談什麼派什麼系，大家視爲不稀奇，在南京，一談到這些東西，便覺尷尬，有點鬼鬼祟祟的。華盛頓的小組織，不見得比南京少些。他們事權爭利之心，不見得比南京的輕些，政治本來如此，有何足怪。而在華盛頓，你要挖某某人的位置，你便公開的說出來，公開的罵那一個，公開的要你的狗子狗孫替你奔走，公開的在報紙上替自己宣傳。黨爭派爭，系別人別，一旦公開的來，便覺不神秘。共和黨要同民主黨搗蛋，公開的指農業部副部長爲共產黨，公開的要林白大尉來華盛頓攻擊羅斯福。在羅斯福的黨內，外交部部長和摩萊教授不對，公開的免摩萊的職，農業副部長和農業調劑處處長不對，公開的免農業調劑處長的職，同一的智囊團之中，不知有多少派，派下有系，系下有別，而都不至于鬧大亂子。這是南京比不上華盛頓的地方。

現在轉到行政方面去。我在華盛頓時候，幻想南京在九一八以後，一定有點新的生氣加上，我常常告訴美國人，以爲中國在東北事變後，會加速度的努力現代化，實行孫中山先生的迎頭趕上去的主張，而以加速度實行統一及建設工作的。我譏笑美國人不够快，不能够及時努力，而使四年期中，讓經濟恐慌作怪，而不能以人力支配經濟之命運。我幻想中之南京，尤其是行政機關，應該是終日的忙碌，應該是半夜還有人辦公，應該是一個人當作三個人用，應該是用一分時間便求一分時間的結果，化一塊錢便要問這塊錢對於統一建設及禦侮有多少裨益。

我幻想的南京各部院，至少是比華盛頓的內政部還要緊張，因爲在那裏，內政部長 Ickes 中夜仍披閱文件，我幻想中的南京領袖們，至少比墨索里尼還要起勁，因爲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比中國已强盛百倍，而當羅馬的偷兒們中夜在首相邸署過去時，還唬了一大跳，因爲墨索里尼在窗內寫什麼東西。我幻想中的南京各部職員們，應該比華盛頓的農業部中的青年職員們還要努力，緊張。貧苦的中國，被人家欺負的中國，化人民的脂血，來養南京的官吏們，因爲那貧苦被辱的中國人民，依舊相信這些官吏，是澈其所有的精神與時間，來替他們做統一建設和禦侮工作的。

當然合于我幻想的人，也是存在。我聽到某某大學校長，半夜兩小時還在辦公室裏，預備講演稿子，有的官吏，居然能帶病做事，然而這些人太少數了。你到南京的行政機

關裏，不但依然沒有急急忙忙之感，而且有悠哉游哉的空氣。三年不見各官廳了，然而職員們依然簽到看報，未吃飯待着吃飯，吃飯以後待着下辦公室，而且我試找幾位政府官吏，在辦公時間，說是吃飯去了，在下辦公室以前，椅子已空着了，傳達室的人在打睡，一切都是萎靡無精打彩。他們忘記了在黑龍江南岸日本人造鐵路的鐵錘聲，他們忘記了在察哈爾一帶的步哨聲。夫子廟依舊熱鬧，太平景象悠閑空氣佈滿了南京城。

在華盛頓沒有戰爭而大家好像在戰爭中，公務員們聲聲口口的說，我們是在戰爭時期中，因為他們努力與經濟恐慌相戰。在那世界最大的衙門裏（胡佛任內造成的商業部），升降機忽上忽下，約翰生的嚕囉們倏往倏來，自華盛頓到紐約及芝加哥的長途電話，打個不已。約翰生將軍捲起襯衫的袖子，動不動便以巨拳敲着案子。有時破口大罵，他個人如何，是另一個問題，他的努力及忙碌是值得南京行政人員模倣的。你到白宮裏面去，羅斯福總統帶着笑臉，一天的勞瘁，減不了他的硬幹的決心。不怕吃苦，不辭勞瘁。他要工人們每日做六小時，他自己是十四小時一天的工作，依然快樂，依然振作，依然說「戰爭，還沒有終了，勝利，我們要去拿來！」

那一個國都會比南京更需要于這種精神，而那一個國都會比南京更悠悠閒閒？

南京和新華盛頓更有一類似之點，便是少年官吏之激增。在北京政府時代，青年很不容易抬頭，紹興老師爺們充滿了要津，然而現在的南京，所遇的大都是二十至三十的青年們，甚至于政務官們，也有未過三十歲的孩子充任着的。羅斯福老板所統治着的華盛頓官場，亦有此趨勢。在共和黨三朝以內，華盛頓是保守勢力之盤據地，自民國二十一年改選，青年派便告得志，尤其是復興運動的新機關，所用的往往是大學剛畢業的學生，有人看這些孩子不上，呼之為Rah-Rah-Boy，因為美國大學生，高興打足球，參加拉拉隊，而這批新的官吏，學生臭味未脫。他們的經驗當然差些，他們的努力，却是老官吏們所不及。美國的農業部部長華勒斯與內政部長亥克，都是比較年輕的，所用的人，在三十歲以內的不鮮。他們不懂一切官場習氣，他們有新信仰與新毅力，他們充滿着熱誠，他們免不了幼稚，然而他們對于改革運動，確有決心。

南京是青年首都，然而我三年後回來，覺得青年漸漸不青，有點黃化了。在華盛頓，尤其是在內政部與農業部裏面，人員辦公之努力，對于國家危機人民疾苦之時時關心，

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他們形成了一個新的勢力，和舊官僚老政客們成對抗之勢，他們的不拘舊套，他們的天真，依然存在，他們的主管官，大率是大學中的教授或主任，他們身在華盛頓，態度依舊是耶魯的，哈佛的或康南耳或哥侖比亞的。南京青年，一入官場，青氣便不見了。三年以前的大學畢業生，現在居然學好馬馬虎虎的習慣，便是剛從大學畢業，一入官場，也馬上學好那一套。記得辛幼安先生曾寫了一首絕妙好辭，最可以描黃化青年的外表：

『厄酒向人時，和氣先傾倒，最要然然可可，萬事稱好……冷與熱，總由人，甘國老。』

而這個態度，在華盛頓的青年官吏中，是找不到的。美國人之粗率，有時可厭，美國人之直爽，有時可愛。中國的模範官吏，是『得人憐』的『秦吉了』，美國的代表青年，是直直爽爽的老鴉。他們看見了你，會拍一拍你的肩膀，大談大笑，痛快時叫一聲『Hot Dog』不痛快時罵一聲『God DamnIt』

新華盛頓和新南京更有一點相似的，是教授之崛起，成為政府之要人。比較起來，中國教授之入官途，比美國的普遍些，鐵道部的顧孟餘，教育部的王雪艇，交通部的朱騮仙，都是吃過粉筆灰，做過『猢猻王』的。華盛頓之教授得勢，則是一年以來的新現象。不同的一點便是：華盛頓做官的教授，其身份仍是教授，南京做官的教授，却是化教授為官吏，學術色彩，往往因一入衙門而洗褪。羅斯福的智囊團中人物，以前如摩萊教授，現在如搭谷維爾 Tugwell 教授，一位是前外交次長，一位是現任農業次長，在官職中仍舊教書著書。他們所負的是謀士的責任，不是自己出面來管一部辦一院的。

譬如以貨幣膨脹得名的華倫教授，現在依然在康南耳大學教書，羅斯福要諮詢的時候，他便從綺色佳城坐火車到華盛頓來，白宮談話以後，他又悄然北歸，和他的學生們找書卷頑統計去。他們竭力避免出面負責。摩萊教授在倫敦會議中鋒芒太露了，現在已息影紐約，辦他的『今日週刊』(Today) 去了。他們在華盛頓，毫不染官僚習氣，據說搭谷維爾教授見客之時，兩足蹻在桌子上，身體向椅子一靠，大抽其烟，高談闊論。他們每天的時間，化在純粹的數字上及統計表的曲線上面。銀價變化如何，農產物價變化如何，乃是他們所注意的事。至於黨爭派別，以至于造房子支經費等事，他們不加過問。

我在七月份『申報月刊』上面，擬將美國民族弱點，一一指出，那篇文章，是在太平洋舟中寫的。到了中國以後，

漸漸覺得中國民族的弱點，有的比美國更可怕，更要不得，而二民族之優點如果能够合併，則劣點自然可以除盡。美國人太講効率，太講結果，太重于數目字，太醉心於鉅大及繁多，而中國人對於這些地方，太不注意。到南京的美國人，會駡中國人是懶蟲的，因爲有那樣可改革，易改革，必改革的地方，中國政府袖手不做，中國人民瞪目不問。南京是個新都，新都應該有新生氣，而出於我希冀之外的，是那罩在新都的死沈沈，慢緩緩的空氣，這篇匆匆而成的文章，只算記我一月來的直接感觸。同時也算給我自己對美國感想的一個糾正吧。

歸國後，一星期，寫于京都。

保王波立斯軼事

（樵）

據報載，保加利亞發生了一幕嚴重的政潮，軍人派已擁護保王組成一個獨裁政府。查保國向來和義大利是極親近的，但是和小協約却立在對抗地位，所以保國的政局，和巴爾幹的和平很有影響。按保王波立斯，在歐洲君主當中，是一位很奇特的人物，在下面介紹一些關於他的軼事：



保王波立斯

波立斯王生性很好冒險，他有一種很奇的嗜好，就是開火車。保國火車向來開行得很慢。每遇有人提議增加行車的速度，公衆就要反對。因爲保國的農民有一種信念，以爲火車走得慢，他們所出的金錢，方才不致浪擲。但是遇見保王乘車的時候，却是例外，特別慢就要變做特別快了。有一次王后和保王同乘，她對於國王開車的手段，感到了恐怖，所以就特地奏請國王，應該以安全爲重，以免發生意外。

最近比王舉行喪禮的時候，保王前往弔唁，他在回國途中，順便去柏林一遊。保王一時高興，特向德國鐵道當局接洽，請求讓他過一過開火車的癮。德方因爲貴賓的請求，也就答應了。不料火車行到中途，忽然發生障碍，在開到某站的時候，照預定的時刻，已經遲了半小時。車停以後，那站的站長，就跳上機車，責備開車人玩忽職務，威嚇他要舉行查辦。保王擦一擦臉上的油汚，便慨然地答應着跟他去。那站長知道開車人是誰以後，不禁反而侷促起來了，保王却堅請非調查不可，調查的結果，知道遲到的原因，是因爲途中出事，並與開車人無涉。

保王還有一種嗜好，就是打獵，在巴爾幹行獵尤其是在冬天，是件很艱險的事。因爲鄉野地方，地曠人稀，而且又常遇重疊的山嶺，一望無際的松林，有時山中下起大雪來，危險更大。並且山中有猛獸極多，狼羣尤其可怕，但是保王對於這些危險，絲毫也不放在心，每年冬天，他總要作幾星期的遊獵。有時就在牧人的家中過宿，人家也不知道他是誰。像這樣無拘無束的君主，也可算是一時無二的了。

藏本失踪事件之始末

記者

本月八日外交部新廈落成，招待外賓，各國使領多至京與會。乃是晚日本駐南京副領事藏本英明氏忽告失踪。一時揣測紛紛，日本方面更非善意的謂爲第二杉山事件或第二中村事件。日本加派軍艦二艘至南京，謂已有重大決意，將予斷然處置。哄傳中外，京滬震動，交易所至一度爲之停拍。中國政府則以負責態度，愼重應付，軍警機關全體動員，舉行總搜查，並懸重賞，以期尋獲。一連四日，杳無踪跡，中國方面之焦急，日本方面之恫嚇，其緊張狀況，得未曾有。乃至十三日下午一點，在紫金山明孝陵附近山洞中發見，人甚困憊。先不肯回城，敦勸後始隨警察入城。自述八日夜半徒步出中山門游紫金山，與南京言別，決計求死未遂。會欲以身體飼狼吻，而狼不來；欲掘坑自埋，而無氣力。徘徊數日，在茶肆小飲，資盡以金鈕與肆主，肆主不受，囑再來相還。至厭世原因，則不欲告人。覩其狀類一天性溫厚富於文學哲學趣味之人。自云，一身存亡，與中日皆無關係，因不堪警察之敦勸而歸城，彼固絕不知五日來之風雲醞釀如何也。此一幕轟動事件，乃以喜劇而終。爰紀其始末如次，亦中日外交史上可紀念之一頁也。

領館通知外部

上海九日電，九日晨，駐京日總領事館正式通知外部，謂副領事藏本英明，於八日晚赴下關送有吉之後失蹤，請爲查訪下落云云。外部得此訊後，對此事甚重視，即通知衛戍部警廳查訪。同時汪院長據報，即嚴令責成首都軍警機關，如警備司令部警察廳等，盡全力訪查，務期藏本失蹤事有一着落。

失蹤經過傳說

南京十日電，駐京日本領事館，九日派員至外交部警備司令部警察廳，述說藏本副領事失踪消息後，我政府當局極爲注意。下令軍警出動，作盡力之訪查，警備司令部警察廳，並均派員至日領館詢問詳細經過，作爲訪查之線索。迄十日所述失踪時間已兩晝夜，仍無線索可得，一般人皆認爲首都從來未有的奇突之謎。所傳藏本副領事失踪事，有不同之兩說，一爲藏本副領事於八日夜十一時，至下關車站，爲有吉公使送行後失踪。一爲有吉公使八日夜參加外交部宴會後，因時間已晏，未返日領館，即在外交部用電話通知領事館，謂公使偕須磨總領事有野參贊等，由外交部直接赴下關車站，囑領事館將其行李送往車站，領事館接得電話後，即由副領事朝海田中等，率領館員，分雇汽車兩輛，由領館運送行李赴車站送行，其時藏本副領事，適由鼓樓陰陽營六十二號住宅赴領館，亦欲同車赴下關車站送行，但因汽車人滿，乃由領館出外找尋出租汽車，從此即不見踪跡。如藏本副領事之失踪，係屬於第一說，則以下關車站之熱鬧，旅客之衆多，失踪之事，殆爲從來所未有。如屬於第二說，則鼓樓一帶，爲日本總領事館及日僑寄居所在地，軍警保護向來特別嚴密，但日領館雇用汽車之習慣，向來係由鼓樓丁三汽車行派車赴領館備用，即使藏本副領事此次如係自赴丁三汽車行僱車，則由領館至車行相距不過數百步，此路燈光甚

煌，車馬不絕，失踪之事，亦爲從來所未有 。又首都憲警組織，向來嚴密，地方亦甚安靜，從無意外事件發生。藏本副領事失踪事，現經兩晝夜之訪查，仍無線索，則此事之棘手，已可概見。

警廳晝夜查訪

南京十一日電，首都警察廳自九日晨十時零三十分，日領事館派員告知藏本副領事失踪情事，旋又接到外部通知後，廳長陳焯，當派督察長陳獨眞，往日領館訪問。並多方調查，藏本氏平素個性嗜好，身材服飾等項問題，同時向日領館索取藏本近照，立即翻印多張，分向藏本平日來往各處及城關站埠四出查訪。又將自日領館至陰陽營藏本寓所及自日領館至下關一帶沿路崗警，逐一查問，殊無可疑踪跡。十日（星期日）陳廳長復召集各局隊所長官，對於此案研究擴大訪查辦法，由所屬各部分別担任，並提示保護外僑之重要注意點。又派員赴陰陽營藏本寓所，慰問藏本夫人，仍繼續盡力尋查，仍無蹤跡發現。十一日該廳紀念週後，復在督察處召集各主管官，報告連日訪查經過，並令努力繼續訪查。下午二時陳廳長又派督察處長金斌，會同警備司令部警務處長雷文煥赴日領館訪問，並請須磨總領事隨時供給關於本案材料，並舉辦大規模之戶口總檢查，及團通偵查。並已飭令各警，無間晝夜，上緊工作，希望即日尋出線索，查得藏本下落。

懸賞萬元尋覓

南京十一日電，警廳警備司令部，在首都各報刊登廣告云，據駐京日總領事館來員聲稱，該館副領事藏本英明氏，本月八日午後十時半，步行出館，迄今未見回歸，四出找尋，尙無着落，請爲協助訪查等語。除飭憲兵警察嚴密訪查，並由南京警備司令部飭江寧縣飭鄉警一體訪查務明眞相外，爲特登報公告，無論何人，如能將該副領事藏本英明氏，直接尋獲，賞洋一萬元。能知該副領事蹤跡，報告本部，因而尋獲者，賞洋五千元。

日使署之聲明

上海十一日電，日使署發一文，謂藏本事件，眞相迄未明瞭，日方認爲最重要者，即在證明此事眞相， 在眞相未明以前， 無發表意見必要。惟以爲此事終有大白之一日，如有發現，任何人不能隱蔽之，現正切望中國負責當局，努力偵查，搜出下落云。

廣田處置訓令

東京十一日電通社電，廣田外相以南京政府對藏本事件之解決，缺作懷有誠意的努力，故深以案情擴大爲憂，而於考慮其善後措置後，即在本早向駐南京日總領事須磨，拍發如左之訓電，俾即向南京政府責問，並調查事件之眞相。（一）在中國首都所發生之外國公使館員失踪事件，於經過數小時後，猶未獲判明事件眞相與責任之所在，洵可謂爲近代國家所未有之一不祥事。（二）南京政府若果無調查事件眞相之能力，則日政府殊難置信其警察力，而不得不爲保護公使館員生命財產之安全，加以重大考慮。（三）當向南京政府要求迅速解決該案，設有怠於其調查及搜查情形，則將提示重大的抗議，並望日總領事須磨體此意旨，講求善處之道。

對馬軍艦駛京

上海十一日電，關於日本副領事藏本失踪事件，日本海軍方面，已決定派遣軍艦對馬號，駛赴南京。十一日海軍武官佐藤談：「藏本事件之發生至爲迷惑，日本領事館固已盡力調查，中國方面亦頗誠意搜查，故日方亦須信賴華方而參照其搜查之經過。軍艦對馬號之派遣，乃爲以前之預定行程，因事件眞相尙未判明，海軍將不採取任何積極行動，目下我等正在靜觀事件之發展，而研究其於萬一時之對策」云。十二日電，日艦對馬號十二日晨開京。日使署對藏本事，十二日仍不表示意見，謂被暗殺之說，係京日僑揣測，並無根據，不能認爲官方意見。發言人對懸賞搜求 ， 表示感謝之意。又謂對馬艦赴京，係欲在首都附近江面搜尋 ， 並無派陸戰隊登陸之意。

行政院會討論

南京十二日電，十二日晨行政院會議，對藏本失踪事，討論甚久，決下令警備司令部警察廳嚴查。會後，汪接蔣電，詳詢藏本失踪事並令軍警嚴查。蔣因此案，將提前於明後日返京磋商。外部警備司令部警察廳等三機關，爲便利尋覓藏本踪跡起見，十二日起各派代表一人，每日下午集外部開會一次，交換情報，再決定次日訪尋計畫。代表人選，外部爲范漢生科長，警廳爲周代殷科長，警備司令部爲蔡處長，日領館亦派定田中朝海兩副領，隨時與外部交換情報。

行政院之命令

南京十二日電，行政院爲訪查日本駐京副領事藏本英明失踪事，於十二日再訓令首都警察廳首都警備司令，加緊偵察，並令飭屬切實保護駐京外交官吏及外僑。原令如下：（令一）查自日本駐京副領事藏本失踪後，迭經嚴諭該司令廳長，督飭所屬，迅速查明下落，迄今三日，尚無跡兆，除分令首都警察廳首都警備司令外，合行令仰即飭屬加緊偵查，務期水落石出，如有怠忽，定當從嚴懲處，決不寬貸，此令。（令二）查日本駐京副領事藏本失踪，尋訪數日，尚無踪跡。首都使領館林立，誠恐有奸人乘機圖謀破壞政府威信，除分令首都警備司令首都警察廳外，合行令仰該司令廳長督飭所屬，嚴加防範。對於外交官吏及外僑　，尤須負責切實保護，毋稍疏虞，此令。

警憲全體出動

南京十二日電，南京軍警機關，關於探查藏本事，自九日下午開始後，連日進行，尚未得有踪跡。十一日晚憲兵司令部警務處長韓文煥，警察廳督察處長金斌熏，承谷正倫司令陳焯廳長意旨　，對於探查本案眞相，及維護本京治安，會同詳細規劃。因憲警兩方，雖向有聯絡，仍恐地面遼闊，彼此對於人員支配或致疏密不均，顧慮難周。因此會同計畫，將全境分爲若干區，酌量配備制服便衣人員，從事工作。並於十一日上午實施（一）四郊之搜查，編爲九組，由憲警聯合編成，均於昨晨起切實辦理。（二）戶口總檢查，由警廳保安科重訂辦理，令飭各局切實檢查，並分派戶籍人員，盡量指導，即日實施。其檢查目的，爲實地觀察搜查材料，注意人口增減遷徙，並嚴密考察特種戶口之變動狀況。（三）便衣隊之工作，憲警兩方均派便衣隊多人，携帶照片，分向京內及近郊可疑之處，四出查訪。（四）請江寧縣政府轉飭各鄉鎮長，負責搜索，除登報懸賞尋訪外，並佈告各鄉鎮懸賞尋訪。（五）派員分赴蘇州，無錫，鎭江各處查訪。軍警機關對於本案之探查，盡其力之所及，連日繼續進行，未嘗稍懈。但截至十二日下午四時止，仍未獲得重要線索。

請日方持鎭靜

南京十二日電，外部十二日派員往滬晤有吉，面達政府重視藏本失踪事件，及連日憲警竭力訪查之實情，並請日方務取鎭靜態度。有吉深表同意，並對中國當局關切，極表感謝。又派沈覲鼎訪須磨，面達政府重視此案之意，並謂現正督飭憲警盡力徹查，勸日方持鎭靜態度，勿過於張皇，並託向藏本家族代達慰問之忱，且詳詢出事時情形。須磨對沈意表示感謝，並謂已勸日僑少安毋躁，希望中國當局極力設法偵查云。

有野到京訪查

南京十二日電，日使館參贊有野，十二日晨七時由滬乘車抵京　，駐京日領須磨率館員往迎。據有野在車站語各記者，此來除辦理各項私事外，並與領事館方面，商洽訪查藏本副領事失踪事，何時返滬尚未定。日使館迄今尚未接到東京方面關於藏本失踪事之訓令，個人希望中國官廳對此事速爲訪查。又電，日第三艦隊參謀長高須岡野，及武官等　，十二日晨由滬抵京，即赴日領館見須磨，協議藏本事，會議尚在進行中。岩井下午回滬，對有吉報告情形。

須磨有野訪汪

南京十二日電，須磨有野十二日下午三時訪汪，轉達日方意思，以藏本行踪，

倘無着落，要求嚴訪徹查，汪當答以嚴令憲警繼續合力搜查云。又南京十二日新聯社電云，十二日午後三時須磨爲藏本事件在鐵道部官邸與汪外交部長談一時之久，會面後須磨氏談「余向汪氏說明藏本氏失踪之事實，要求從速發見藏本行止，並傳達該氏之行止不明及因此發生之一切責任，當然由華方担負。」須磨氏向汪部長之要求乃爲第一段之策略：倘華方仍無誠意，將進行第二·第三段之手段云。

日外省之決議

東京十二日電，日外相廣田與外務省首腦部協議之結果，已決定命駐南京日總領事須磨，向國府外長汪兆銘，作如次之通告，一，日政府要求國民政府竭誠調查事件眞相，而速謀解決之法，二，國民政府若以對此事件處理失當，而至發生不測事件，其責當由華方負之，三，日政府得保留其在事件判明後，要求國民政府道歉，處罰責任者，及損害賠償，並保障將來之權利。

一種強硬恐嚇

東京十二日新聯社電，關於藏本副領事失踪事件，日本外務當局，根據南京之報告，考慮對策。十一日須磨總領事報告事件發生後，與中國政府交涉之經過，並關於日本政府處理之方針，並報告當地所見之實情，請求訓令。日外務首腦部間協議結果，認爲在首都南京日本總領事館一員，突然失踪，而華方之警察力，竟經過三晝夜，仍無任何搜查結果，令人不得不懷疑南京政府當局之誠意。日本政府當局認爲此次事件係拳匪事件時杉山書記被殺以來之重大事件，對於南京當局決要求嚴重之措置，並絕對採取強硬態度云。

東報妄加揣測

東京十二日電，今日東京朝日新聞社論，對藏本失踪事件之論調如下：『藏本副領事失踪事件，係屬日杉山書記官於拳匪事件發生時被慘殺以來之一大事件。其原因似係出於有吉公使回任後，中日間協調外交有具體化之象，乃特採取非常手段，以圖破壞中日關係者之蠢動。要之，姑無論其爲何如，南京政府自難免負此事之責任。又南京報紙所下之自殺等類推測，不過意在淆亂聽聞，故現望南京政府從速調查眞相，以明其責任所在。』又東京日日新聞社論云：藏本副領事之失踪，當非僅係遭受匪賊，如在事實上成爲國家的機關之某社，亦似與此案不無關係，故其責任全在華方，且可謂頗爲重大。而日本當局之將對此案採取強硬態度，自屬事所當然，毫無足異云。

電通社之煽惑

南京十一日電通社電，關於日副領事藏本失踪事件，迄今仍無線索可尋，日總領事館警察署長淸水，昨雖曾率領署員親赴華方死刑執行場所之燕子磯（距南京下流數英里），從事探查，亦毫無所獲而歸。一方華方憲兵司令部及首都警察部，亦於其後未作任何報告，而幾有使此事件之解決，陷於絕望狀態之象。但日方以事件之內幕，似有相當之有力者參預其間，故決查明其眞相，且擬於必要時，出於斷然的措置。

南京十二日電通社電，藏本失踪於今四日，現已完全暴露中國之無誠意，我方決開始實行外交交涉。目前華方所取態度，乃以否認此項事件爲目的而僅作形式之調查，企圖蒙瞞日本及世界之輿論。因此擬實行外交交涉，事件之解決，殆亦非常困難，深望採取實際的有效手段。又藏本副領事失踪事件發生後，南京日本居留民頗感居住不安，十二日開居留民大會，希望華方徹底搜查，同時鞭撻日本總領事館，倘該事件不能迅速解決時，準備斷行全體退出南京云。

明陵尋獲經過

南京十三日電，警廳自本月九日上午九時半，據日總領事館派員通知藏本副領事失踪後，立即於是日上午十一時，開始嚴密搜查，連日警察出動，先向本京最複雜之人居區域，並外國人素有往來地方，縝密搜查，終無着落，於是乃轉向四郊及京蕪道上沿江管轄區域，嚴飭所屬警局，分頭搜查。十

二日起又向各區警察，授以搜查標準，（一）形跡可疑者，（二）方言不通者，（三）面貌奇異者，（四）以有神經病狀態者，皆須注意，並懸重賞，務期尋獲。十三日上午九時，接到陵園附近土民張某電話，請迅派員前往，有要情報告等語，當囑張某在陵園陵墓前等候，並即派員前往指定地點，與張某見面。據張某稱，今晨有人來此要水喝，其人年約四十餘歲，中等身材，蓄有小鬚，着半新半舊之西裝，喝水後即獨自緩步往山上去等語。去員即依此線索，向陵墓山後尋覓，至十一時左右，在紫金山下明孝陵後，發見一人，面貌身材年齡，適與張某所述者髣髴，神情頹唐，囚首垢面，問其姓名來由，則支吾其詞，欲言又止，去員因其可疑即出身貯藏本相片，互相對照，果覺酷肖，因知其爲藏本無疑。當以誠摯言詞，告以自副領事出走後，政府飭令憲警尋覓各節，並即請其下山，登車入城。藏本初頗意態消極，不允所請，旋經再三勸解，始行登車入城，時已下午二時餘矣。

山中五日生活

南京十三日電，藏本於十三日午後發覺藏在明孝陵後山，在約距明陵二三里之樹林中尋獲。先是八日晚日領舘館員羣送有吉赴車站，藏本被擠下車，憤甚，原擬雇汽車往，臨時轉念，欲往中山門外自殺，乃雇一洋車出中山門，繼以跳車不能死，遂以身邊僅有之小洋兩角予車夫，藏本則在明孝陵附近山中遍走。因口渴甚，在山覓水飲之，精神稍清，中止自死。翌日晝間復在山中遍走，而腹中飢甚，復下山至山下鄉人所開順興麵館中食麵一碗，雞蛋兩枚，啤酒一瓶，洋一元零四銅元，藏本因身邊僅有之兩角錢已付車資，無錢可付，乃脫西裝上之金鈕扣付與，該麵館掌櫃劉鳳祥不受，謂既忘帶來，下次來時携來可也，藏本乃將鈕扣留下而出門，復行上山遍走。夜間見狼三五成羣，在蔓草中幢幢往來，復思乘狼來面前之頃，爲狼果腹，藉以自殺。乃將衣服盡行脫卸，仰臥地上，以一足支起，安然待狼來噬，詎狼見而驚走，反遠避之。及第三日天明，口渴甚，復下山覓水，終因腹中無食乏力，遂臥于樹林中。又在附近動行鄉人，初見藏本，以其華語甚流利，不疑是日人。及報告憲兵司令部警廳懸賞廣告後，十三日有明孝陵工人魏宗靑者，見其狀貌與報載相似，乃報告山門警所。再由警所通知警廳憲兵部，憲警得訊，立往，陳焯親往視察，果然是藏本，乃加慰問即勸其入城。先至警廳稍憩，進以牛乳汽水，時已下午二時許，未幾外部沈覲鼎李迪俊及憲兵司令谷正倫均至，旋送往外部，先後由唐有壬沈覲鼎等，與之談話。藏本懺悔不已，時嘘唏泣下。五時由沈覲鼎送往日領舘，交與須磨，五日來此奇異失踪案之謎，始完全揭開。

藏本涕泣自述

南京十三日電，日副領藏本在明孝陵後山上發現後，狀極萎靡，即出藏本氏照片一對，乃知確係藏本本人，於是多方設計，扶其下山，雇車回京，時已下午二時許。直至警廳廳長陳焯晤見藏本氏，本所素識，握手涕泣。陳廳長勸其略進牛乳餅乾等物，藏本甚爲感謝，連進牛乳二杯，汽水一杯。當由藏本氏作下列之談話：我在八日晚，本願送有吉公使，因汽車坐不下，（言至此涕泣，）所以沒有送。我個人坐黃包車出中山門，循中山大道，未到中山陵處，轉入山徑，上紫金山去，到達山上。四看南京城內燈燭輝煌，我即與南京告辭矣，（言時以右手加額。）其地有一木架，我將篋中照片名片，釘在架上，以作紀念。紫金山我以前未曾去過，我意山中巨獸必多，爾時我身在山下，忽聞豹子叫聲，由遠而近，我即將衣服脫下埋在地下，以供一啖，所以脫埋衣服者，一則予巨豹以便利，二則留衣服恐有痕跡也，但巨豹來回數次，迄未見臨。次日（九日）我在山上渴不過，到山下找水吃，紫金山紫霞洞明孝陵一帶，均無山泉可飲也。是晚仍在山上，次日（十日）飢渴甚，會到山下一茶館吃茶一次，我意欲挖一土窟，了此一身，但因絕食二日，身乏無力。故十一日早仍到山下一小麵館吃麵一碗，我去時身上剩一


藏本英明

豎領角，曾將衣上金扣解下，送與茶麵館作代價，但茶麵館不受。謂先生既忘帶錢，下次來時可見還也。我此行意義，我不願說。（言時淚下）。回領館後亦不願發表，我本不願回南京，因貴國人員言辭誠摯，我爲所感動，故隨之同來。當時自思，我一身存亡，於帝國及貴國均無關係，我今重回，貴國無負於我，我亦無負於貴國也。問我何爲出此，我甚不願說也。（言時淚下。）旋由陳廳長勸其稍事休憩，藏本氏安坐沙發上，時時以手加額。三時許，外交部沈司長李司長，及警備司令部谷司令，行政院褚秘書長，參謀本部徐廳長等，均聞訊到警廳訪問，諸人均與藏本相識，共加慰問。四時許由沈司長伴送外交部，轉送日領館，連日宣傳中外報紙奇異之謎，至此告一段落矣。

由外部至領館

南京十三日電，警廳金處長斌暨外部范科長漢生，伴同藏本至外部，下車後當邀至常務次長會客室休息，外部司長朱鶴翔李迪俊李聖五，先後入室慰問，藏本因係舊識，一一握手致謝。其時中宣會秘書方治，中組會徐恩曾等，亦來部訪問，嗣由沈司長電話通知日總領事館，旋須磨總領事暨有野秘書至外部，會晤唐沈等，復邀藏本至大會客室一同會晤。藏本見須磨有野，涕泗橫流，須磨有野加以撫慰，唐亦致慰問。嗣唐問八日晚間是否乘黃包車出城，藏本答照日本語言是乘人力車去的。後唐問是否晚間，藏本答是八日晚十二時左右，到達中山門。須磨語曰：你現似疲倦，少說話吧！唐復問你現在精神還好嗎？藏本答現已漸好。五時零五分，乘日領館一一三二號大汽車返館，下樓時因疲憊不堪，由須磨扶其左臂有野扶其右臂下樓。外部職員及記者佇立門首者甚多，沈等均送至大門，藏本點首示謝。總計自八日夜十時半失踪，十三日十一時許尋獲，共一百十八小時。憲警兩部懸賞之萬元，將分賞偵探隊憲兵陵園警衛附近居民及有功人員，首先發現之工人魏宗青，將獲重賞。藏本回館後，即由領事館派員送回陰陽營六十二號住宅，與其夫人麗子會面。

與路透記者談

上海十三日電，藏本踪跡，於今日下午一時，發現於明孝陵左近，似患神經衰弱，且因露處數日夜，體力疲憊，惟別無所苦，皮膚經曬黧黑。初有首都偵緝隊員四人，在紫金山麓樹林中搜查，發現藏本正酣然高臥，藏本初不允偕返，乃由二警留彼陪伴，另二人飛馳入城報告，當即派隊乘汽車往迎，經長時間委婉勸導後，藏本勉允偕返。於三時抵公安局，由局中與以飲食，安爲招待，藏本雖毛髮鬔鬆，但精神甚好。據渠與駐京路透社記者談話，稱：「余於上星期五晚，在領館準備赴下關送有吉公使，惟因汽車擁擠，余遂另雇一洋車，沿中山路赴孫陵。該洋車於夜午抵中山門時，不允前進，余遂徒步出城」。路透記者續詢以作此項奇突行爲動機？藏本不答，僅謂：「余當夜步出中山門時，具有一種奇異之愉快感想，至爲滿足，余乃越孫陵，攀登紫金山巔，居高下瞰，見電火熒熒，余乃揮手呼曰：「別矣！中國美麗之國都。」時風勢頗勁，余乃壘石暫憩。惟余甚爲歉然者，即余曾飲水，蓋余已抱覓死決心，使余苟不飲水，則決不會再至此矣！」云云。記者乃表示一般人對渠安然遄返，感覺欣慰。藏本答：渠並不覺快樂。氏稱：「各人有各人的生命觀。」記者又謂：渠之妻見與彼再見，當極快慰。藏本答曰：「彼等能照顧自己」云云。

厭世原因分析

南京十三日電，聞藏本意態失常，起念自殺之故，據分析如次：（一）藏本在日外交界有二十餘年歷史，迄今仍爲一副領事，鬱鬱不得志。（二）有吉公使此次來京，日領館歡宴，藏本獨未預列，極爲憤懣。（三）迨送有吉公使赴滬，藏本爲公使準備行李後，竟不能在汽車上得一坐位，神經受極大刺激，憤而厭世。又一說藏本出走前，與其夫人爭吵失和云。

日方氣焰頓消

上海十三日電，藏本尋獲後駐京日總領須磨，十三日午後四時，由京用長途電話報告有吉，謂藏本副領事已於當日午刻，在明陵附近由我方安全尋獲。

有吉即急電日外務省報告。又電，關於藏本事件，日使館人員十三日晨表示，對於京方搜尋，日方將示以限期，頗有逾彼限期將加威脅之意。午後尋獲消息傳來，氣焰頓落。記者午後訪日使署情報局，其人員除承認藏本已發現外，不作其他語。日文報紙午後發號外，因初謂可信藏本係被綁架，不能自圓其說，竟誣稱係被監禁於明陵。又南京十三日電，有野須磨將藏本領回後，即派日警三人，至明陵察看。日警在陵下遇我方憲兵連長祖烈強，索藏本留於順興館中之西裝鈕扣，祖告以已呈部備案。日警立時即欲動武，將祖拖上汽車，欲載之去，幸附近我方警士數人聞訊趕到阻止，日警始放手。但將祖所佩證章奪去，祖旋即進城，向憲警兩部報告。

須磨謁汪申謝

南京十四日電，十四日下午，日副領田中朝海兩人，至外部分別向亞洲情報兩司長表示謝意。下午四時，須磨至鐵部官舍謁汪，須磨表示，有吉奉到外務省訓令，着代向中國政府道謝，藏本事完全結束。並稱過去疑雲，已一掃而空，兩國邦交，益見好轉。又稱：據松井醫院博士之診察，藏本八日晚之出走，係一時神精衰弱，毫無其他原因，可以斷言，此點實堪奉告。汪去表示欣慰外，並希望藏本早日恢復健康，四時半須磨有野始告辭。

赴警察廳道謝

南京十四日電，日駐京總領須磨，十四日晨電警廳，下午五時復親赴警廳申述謝意。略云，敝國副領藏本，承廳長安全尋覓回來，敝國公使暨全體僑民，都極感謝，貴國警察良好，及貴廳辦事神速，甚欽佩。藏本亦感謝，渠生平有神精衰弱病，此次舊病復發，舉動失常，潛出自盡，重勞貴廳及貴國警察繁忙數日，甚為抱歉。現藏本已請醫診治，精神已漸良好，特來申謝。須磨於五時半又赴警備部拜訪谷司令道謝。

行政院嘉獎令

南京十四日電，汪以尋獲日副領藏本，陳焯谷正倫甚着勞績，於十四日晚宴傅作義之便，柬邀陳谷，以示慰勞。行政院昨因警備司令部警察廳，對於藏本尋獲迅速，指令該兩機關云，據警備司令部谷正倫，首都警察廳長陳焯，前後呈稱，日本副領事官藏本英明，已於本月十三日在明陵尋得等情。該司令廳長，辦事認眞，破案迅速，精勤周密，殊堪嘉許，特令申獎。仍仰督飭所屬，遵照前令，愼綏治安，對於外交官吏，尤應妥愼保護，以資楷模，此令。

獎賞報案人員

南京十四日電，首都警憲機關，爲尋查藏本，曾經懸賞，現藏已尋獲。陳焯谷正倫，特會呈行政院，請發獎金萬元，分獎各出力人員。其分配方法，聞警廳已決定原則，以五千元分獎報告發現藏本消息之總理陵園工頭張燕亮及工人翟振麟魏宗青等三人，以五千元分獎警憲。

須磨訓誡館員

南京十四日電通社電，駐京日總領事須磨以藏本已安然回館，且無被華方利用情形，故特一面就今後措置，向日外務省當局請示，一面於昨晚在總領事館，召集駐京日海陸軍武官及該事領館首腦等、協議此事。本早九時，復與朝海領事官及淸水書記等，作長時間之討論，其結果度將於本日內對華方連日之努力，表示謝意。又電，駐京日總領事須磨，於本早十一時，在總領事室，召集全體館員，具述藏本事件經過情形。並致訓辭如次：『君等旣供職外務省，自當常念其係代表帝國政府，服務友邦，報効君國。生死以之，且應力避因圖脫離一身之懊惱或痛苦，以致累及友邦，遺恥君國』云。須磨言時，聲淚俱下，數十館員，寂然無聲。且亦不敢正視，因連日連夜之活動，而至形容憔悴異常之須磨之面。

新聯社之怪電

上海十三日新聯電，本日午後十時，上海日本公使館發表。依南京方面情報，本日午後五時十分，由日本總領事館將藏本副領事接回，因藏本精神錯亂，如中國方面所報其言動，均失常軌。故現正竭力使其鎮靜，俟其精神恢復後，再行詳細訊問。

南京十三日新聯電，藏本失踪事件，現藏本已經尋獲　，問題雖有轉機，但因何失踪，於五日後突在南京郊外發見，此點依然疑問。藏本歸至領事館後，因心身極度疲勞，且精神錯亂，現該館正竭力使其鎮靜。惟奇怪者即中國態度，據稱於正午十二時許，發見藏本　，何以不即時告知日方。將意識不明瞭之人，强制帶經警察廳，利用其精神錯亂，長時間聽取其陳述情形。且外部未正式向日領館報告前，先容許路透社記者(中國人)與藏本會見，乘其精神異狀，誘導其陳述中國方面有利之話，俾發表與各國知情等。中國態度，有不可解之處甚多，蓋中國爲解決事件，無協力誠意，已完全暴露。於是在華日官民，以中國不誠意態度，甚爲激昂。料解決問題，將加一層困難。

英美均表欣慰

南京十四日電，下關日艦出雲津島及萶號，十三日晚分別開回滬漢，江中只泊對馬一艦。美駐京副領事雷森德，函陳焯道賀，謂頃悉失踪之日本副領事，業已安返，無任欣賀。將軍果能傾全力以底成功，而弭此不幸事件，欽佩之至云。又英總領波朗特，十四日亦赴廳訪陳，詳詢經過。又倫敦十四日路透電，關心遠東時局者，今日聞藏本已經覓獲消息，均爲大慰，蓋可釀成大禍之舉動已化爲滑稽劇也。

日外務省表示

東京十四日電通社電，關于藏本副領事之發現，日外務當局發表談話如次：

「藏本副領事業經須磨總領事及有野公使館書記官，護送回總領事館，該氏之生還，自中日關係上言，可謂爲已開愁眉。惟本人刻正在靜養中，且精神既不如常，談話亦欠明瞭。故關於今後之措置，須俟彼精神復常，着手調查後方能決定。

大公報之兩篇社評

關於此事，天津大公報於十四十五兩日發表兩篇社論，嚴正悲憫，足發兩邦人士之深省，爰錄如次：

▲**藏本案之大白**　日本駐南京副領事藏本英明氏，八日晚失踪，迄昨午發見於明孝陵傍石洞中，已由我外部交日領帶歸。其失踪原因，已證明爲圖謀自殺，華方無任何責任。

個人失踪，本世界極尋常習見之事，乃藏本案之所以重大者，則因自出事之始，日方即疑爲其人遇害，而中國負責。查失踪爲八日晚，華方當局於翌晨接通知，即命軍警大舉搜索。十日，警察於各報廣告，懸賞萬元尋訪，其重視可知。而自是日起，日本電報通信社電，即忘加揣測，大肆鋒鋩，謂將取斷然處置。同日日本軍艦加派二隻赴南京。十一日，日本各報，評論蠭起，直稱爲庚子義和團時代杉山書記生被害以來之最大事件。連日各通信社電訊，皆稱日本輿情，日爲各報渲電所激動。要之於絲毫不知眞相之前，已視爲第二中村事件或第二杉山事件，在並不知其人生死及如何生死之時，已指摘中國應負之責任。種種暗示，皆露出嚴重之姿勢，及不測之情態。此數日中，中國政府，幾於擱置一切政務，專辦此案，南京軍警，晝夜活動，數十萬居民，挨戶被搜，城廂搜畢，並及四郊。當局之焦勞，人民之驚慌，皆超越想像，不可形容。直至昨午尋歸，始有如釋重負之感也。

藏本既生存，失踪爲自動，是此案已了。然因此實不能不對日本國民表示數語。夫國際相交應以相互的善意爲基礎，即任何問題發生，務以善意互諒，人類社會之維持及發展，首賴此義。乃觀本案，中國官民，始終極表善意，而日方空氣，無乃相逼太甚。蓋失踪云者，義如其字，失踪而

已。憑何以何即認定爲遇害？又憑何傾向認定加害者必爲中國人？更何以於毫無踪影之時，即與杉山或中村事件並論？何以在中國軍警全部出動拚命搜索之中，日本報紙及通信社，尙日以中國欠缺誠意爲言？凡是皆證明日本國民，尤其大部分報紙通信社，近年養成習慣，對中國一切太欠缺善意；而斷然處置一套心理，遇機輒發，毫不客氣，此誠遺憾者也。中國人則不然。此案一起，一般本推料其爲自殺，蓋無論如何，不能想像有人對一日本副領事有加害之陰謀，且彼離館歸家，爲臨時決定，則事實上亦不能有加害之計畫。故在華人心理，認其必爲個人原因。然而我政府決不因此而輕其代爲搜索之責任　，我輿論界亦絕不顧預作與中國有利之辯明。誠以世界太大，奇案太多，寧糾明眞相，火急救人，決不爭論，不卸責。不然，假若亦如日方妄加推測，惡意主張，則中國人豈不可宣傳其爲日方故意自匿以圖嫁禍中國耶？故觀本案經過，華方之態度爲謹愼恐懼，極力負責，此固因怯于日本不測之禍，而亦由中國人性質，責己嚴而遇人厚。一言蔽之，對日本是善意。其所引爲不幸者，則日本方面，尤其報紙通信社之態度，何以如是武斷與躁急？而所謂斷然處置之聲浪，在此種個人失踪案件中，竟亦隨意傳播，毫不顧惜。此眞難乎其爲日本之鄰人，可爲東洋平和之前途悲矣。吾欲忠告日本國民，此後務須從心理上自己改正起！即彼此務應涵養善意的諒解。此心理不改，中國對日本絕不能伺候。以中國之大，日僑之多，誰能保僑民無失踪者！況恨本上並不能保證絕對不發生關於個人之不幸案件。保僑爲國際法上普通之責任，然萬一有不幸案件，亦只有以國際法上普通方法解決之。國家相交，不過爾爾。若最近情形，一失蹤即大起風潮，而一切不可測之暗示，即隨之而來，夫幸而於藏本未餓死之前發見，若再遲一兩日，其人已死，毫無對證，中國將受如何「處置」？又幸而藏本氏未投身江流，不然，中國亦不知受冤枉至如何境界？是以苟根本上不存善意，則中國可以時時遭殃，事實上絕對無法伺候，東洋平和，從何說起！吾人於此爲藏本氏祝福之時，主張中國人今後無論何時何事，無論對何國何人，皆應常保持此種善意及謹愼之態度；以促日本國民之自己反省。聞上海日本報，昨夕尙發號外，謂藏本乃被監禁於山中，以求自圓其最初所謂被華人綁架之說，吾眞爲日本文明抱悲，尙不僅爲中日關係之不幸矣！

（錄六月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　◇　◇　◇　◇

△慰藏本　藏本生還，其事已了，似不必再論，惟續讀其自出城經過。不禁發生超越國界之同情，願作數語，聊當慰藉，想中國人抱同感者，定不少也。按藏本氏自述：八日夜半　，徒步出城登紫金山，滿懷憤快，俯覽全城，電燈如晝，遂揚手與美麗之南京告別。然經數日夜，徘徊山谷，求死不得，嘗脫衣臥地，願供狼一飽，而狼反驚遁。迨飢渴困憊，遂眠洞中，自分將與世長辭矣，及被發見，猶不願歸，自言一身，不關國際，妻子眷念，亦不動心。觀其厭世之決，殆有重大痛苦，然而和平敦厚如詩人，（昨報第三版新聞標題，一篇悲劇詩歌詩字誤排爲情字附此更正）超脫生死如佛徒，而命運詭奇，不使其死。綜觀始末，直一深刻的人生劇悲，而幸未以悲劇終。吾人純由人類相愛之義。誠不勝表示其同情也。厭世原因本人不言。然就其性格之表現觀之，便可判斷其眞相。夫宦海炎涼，何國蔑有，浮沉下僚者，本不知有幾許可以讚美之人格。要而言之，適時與否而已。日本官界，亦講閥閱，得失之間。本不盡關才智，如藏本者，大抵爲無奧援之人也，至於個人奮鬬，則貴迎合時尙，日本近年，一切籠罩於所謂「非常時」之下。爲外交官者，亦貴法西斯化。大抵得意昇遷者，倘非大有奧援，則必所謂識時之俊傑也。近年風氣，劍拔弩張，對華態度，尤尙急進。最近之典型外交官，大抵發表四月十七日聲明之天羽，足以當之。若藏本氏者，自殺尙如此從容，豈能爲狂熱之外交？臨蒞尙話別南京，寧不招優柔之譏誚？多年失意，有由來矣。不然，以其官久資深，精通華語，計時當早得意，況彼始官吉林，而今成所謂滿洲國，近來彼間需要精通

中國語——日方所謂滿洲國語——者尤殷，即以語學之能力，亦僅可活躍矣。今之厭世，殆其詩人性格，有不適於政界競爭者在歟？雖然，願君勿悲觀！非常之局，應非永久，君或不適於非常，而却極適於經常，假令中日民族果有成立平等互尊的親善關係之一日，則中國人民歡迎之日本外交家，必爲藏本式：而非天羽式。吾人昨既言之：國際相與，貴根上本互有善意，此可於藏本求之。方其登山圖盡，猶讚美南京夜景，感覺愉快，此可知其對中國及中國人根本上爲善意。此乃中日間今日之所最需，而得以藏本氏證明日本文化分子尚居然有此胸襟，是則其一篇自述之詞，乃留一極良印象於一般中國人，君之貢獻於眞正東洋和平者已不小矣。況就中國論，君之慶生，不啻中國之得天佑。蓋假令果依其志願，爲狼吞噬以死，則異日者，發見殘骸，零亂狼藉，彼時日方勢將目爲殘忍之殺害，中國之遭殃受禍，誰能知其所極！且假令不登山徘徊而投身大江，則又是何等局面？今日者，君慶生還，而我免不測，蓋有天幸，非關人力。吾人今願勸日本國民，宜乘此事件，諸加反省，從此務互存善意，勉種好因！是則此次藏本氏之個人事件，或將成爲將來兩國民之好紀念，亦未可知。不過日本之事，不易斷言，藏本生還後，彼習辯上必以時時呼號斷然處置爲快之日本狂熱者流，究作何感想，吾人實不能測度。即藏本氏今後之宦海生涯，亦在不可樂觀之數。雖然，君本求死，何論一官，惟勉君珍重，勿復輕生，來日方長，同情常在。彼山間飯肆，顧客報償，拒受金錢，此種善意，乃中國社會之常；因君生還，使誤於惡意宣傳之日本國民，事實上得以反省之機會，或可望其對中國漸改善其認識。夫如十三日新聯社電所云：南京日本官民，於藏本生還後，反大怒中國之無誠意，大抵至昨日，此怒始不得不解。此種情形，爲日本計，尤屬不幸。惟望藉君之力，稍稍解和而泯嫌恚，殆不失爲東亞民族共同之福利歟！

（錄六月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夏日田家雜詠

——擬范石湖體——

管[illegible]齋

日長風細雨初晴。綠滿田間穀乍生。
爲看鄰家炊午餐。忍飢腸作雷鳴聲。
車水東頭接伴過。桔槔聲裏喚哥哥。
擦人最是藏頭帕。反頰微霞奈汝何。
綠楊陰中夜已涼。好風猶送稻花香。
小溪新漲爲篙水。濯足添來一兩雙。
短衣汗透口喘喘。荷鋤忙歸但喘吁。
爲甚南疇麥未割。鑼聲響處正拉夫。
陌頭老婦泣汎瀾。讓去湖田兩丈寬。
水上何能修旱路。只緣無力見官難。
莫說鄉村好種田。賣絲不够繰絲錢。
明朝要換良民證。檢點青蚨又幾千。

赤區的合作社運動

漆琪生

（一）前言

在目前中國各地的赤區經濟機構中，資本主義經濟的成份，還佔着最主要的地位，例如私有制度的存續，商品經濟的發展，私人企業的維持等等，皆是表明赤區的社會主義經濟之設施，還不曾進達於絕對優勢的領域。可是雖然如此，赤僞却不因此而放棄其對於社會主義經濟設施的努力，依然不斷的在進行其各種社會主義經濟的準備，合作社之極力提倡和設置，即其明例。

自然，合作社的組織，並不是僅存於社會主義的國家之中，反而乃是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產物，發軔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但是因其具有集體經濟的意義，無疑的乃是社會主義的經濟社會中不可缺少的條件，同時亦祇有在社會主義的經濟社會中纔能充分的達遂其集體經濟的機能。蘇聯的合作社之不同於一般資本主義國家者，以及合作社在蘇聯比較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更著成績者，厥原於此。

現今中國赤區內的合作社運動，當然是不能完全與蘇聯相比擬，蘇聯完全成功，赤區未見著效，大相差異。不過，因爲中國赤區的政治體系，乃是蘇聯的派生，所以中國赤僞對於合作社運動的企圖，仍然是以宗尚蘇俄爲標的，其組織與作用，皆與中國各地一般的合作社迥異，而形成爲獨特的範疇，因此我們對於赤區的合作社，不能以之與普通的資本主義式的相並論。

赤區經濟組織的謎，乃是無數人們所急欲探討而明瞭的。近來致力於赤區經濟組織考察的人次第增加。我因昨年中山文化教育館派遣調查贛湘鄂皖四省農村土地經濟之便，得着深入赤區去考察的機會，關於赤區的經濟社會組織情況，明瞭至悉，除將詳情編輯爲調查報告書外，在此地特將赤區合作社運動的概況簡單介紹，以爲一般急欲了解赤區的情況者之一資考。

（二）赤區合作社的性質與特徵

中國赤區合作社的性質，乃是爲使貧苦的工農，經過合作社以獲得各種集體經濟的利益，同時更是藉恃合作社的發展，以抑制赤區內富裕民衆的私人經濟之勢力，所以像這樣的合作社，如從赤共的立場而觀之，乃是社會主義的經濟社會中階級鬥爭的武器。因此，赤區合作社的組織，只是限制於工人與農民，其他富裕的民衆則不得參加，亦不得組織。關於這一點，在僞赤中央所頒布的「合作社暫行組織條例」中，言之至明。

『第一條　根據蘇維埃的經濟政策，正式宣佈合作社組織爲發展蘇維埃經濟的一個主要方式，是抵制資本家的剝削和怠工，以及保障工農勞動羣衆利益的有力武器 ○ 蘇維埃政府並在各方面（如免稅運輸，經濟房屋等等幫助），來幫助合作社的發展○

第二條　合作社是由工農勞動羣衆集資所組織的，富農，資本家及其他剝削者，均無權組織和參加○』

此外，在僞中央機關報「鬥爭」十一期的「蘇區經濟發展的前途」一文中，亦有同樣的意義○

『……在蘇區內生產與消費的合作社，不是資本主義的企業，因爲資本家與富農之加入合作社是完全禁止的，這是一種小生產者的集體經濟○這種小生產者的集體經濟，目前雖不完全是社會主義經濟，但是它的發展趨向，將隨着中國工農民主專政之走向社會主義，而成爲社會主義的經濟○目前無產階級在其中的領導作用——集體的生產與消費，社會主義的教育，以及與資本主義者的投機和高抬物價相鬥爭等，已經使合作社帶了社會主義的色彩○』

其次，再就赤區合作社的組織性質而言，雖然表面上乃是由下而上的方式，完全爲赤區的貧苦工農自己發起，自己集資，自己組織 ，自己管理，但實際上則爲由上而下的方式，僞赤政府在其所轄的境域內，强制工人和農民，在其一定的方式下組織之，資本雖爲工人和農民所釀出者，然經理之直接負責者則多爲僞赤所指命，僞赤政府對於合作社有絕對監督和支配之權○是以赤區的合作社雖名爲民間自營，而實則不啻赤僞的政府機關，這一點亦是與現今普通的民營合作社，大相異趣○

赤區合作社的性質與特徵，大率如是，現在改論赤區合作社的種類和組織內容○

（三）　赤區合作社的種類與組織

中國赤區的合作社，如果依據僞赤「合作社暫行組織條例」的規定，其種類只限於消費合作，生產合作和信用合作三種○但至昨年春末，因爲食糧問題的嚴厲 ，乃特組織專司赤區民衆食糧之供給與調劑的食糧合作社○此外如運輸合作，則尚缺如 ○ 玆據該「合作社暫行組織條例」的規定，以說明各種合作社組織的內容○

『第二條，……其種類只限於以下三種：

(1)消費合作社　爲便利工農羣衆賤價購買日常所用之必需品，以抵制投機商人之操縱；

(2)生產合作社　製造各種工農日用品，以抵制資本家之怠工；

(3)信用合作社　爲便利工農羣衆經濟週轉和借貸，以抵制私人的高利剝削○

第三條　消費，生產，信用合作社之社員，不僅兼股東，並且是該社的直接消費者，生產者和借貸者，不合此原則者，不得稱爲合作社○

第四條　消費，信用合作社之消費者與借貸者 ， 要以社員爲主體，對於社員除享受紅利外 ， 還應享有低利借貸與廉價購物的特別權利，至於對於非社員之價目與利息，最高的限度亦不得超過社會一般規定之上○

第五條　每個社員其入股之數目，不得超過十股，每股金額不得超過五元，以防止少數人之操縱。

第六條　凡工農勞動農衆所組織之合作社，須先將章程，股本，社員人數，經營項目等，向當地蘇維埃政府報告，經審查登記後，領取合作社證書，方能開始營業。

第七條　凡在此條例未公布前，各地所組織之合作社，須照第六條之手續登記，領取證書。

第八條　凡未經照此條例所組織之合作社，蘇維埃政府得禁止之，同時對於各種合作社認為有違反此種條例行為時，蘇維埃政府有隨時核察和制止之權。』

在這個組織條例當中，關於赤區合作社的工作，有一特殊的事情未曾註明，就是優待紅軍家屬。紅軍的家屬有無條件享受低利借貸和廉價購物的特權，並且在物品需缺時，還有儘先購買的權利，這在其他的合作社法令中，有明白的規定，而是現今各地赤區所實行着的。關於赤區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的工作內容，在僞赤湘贛省的「合作社的工作指示」中，言之更屬詳悉。

『消費合作社的個別指示

……………………

二、消費合作社要專賣羣衆的日常必需品，如沙鹽，煤油，布疋等，不准專做各種各色的投機生意，祇圖賺錢多，而不顧羣衆的需要，這是非常不容許的。

三、要盡量的去推銷羣衆的剩餘生產品，特別是該社的社員的生產品，要設法運輸到白區去換進貨物，或買得現金進來，使我們的生產品得到相當價值，不致遭跌絲毫，同時又可保藏赤區現金不致外溢，過去那些合作社專做現金輸送隊，這是不顧整個羣衆利益，違反我們的策略。

四、消費合作社不要去壟斷市場，引起商人的仇視和消極怠工，相反的應與商人有密切聯系，要領導商人發展貿易，不過却應該去打擊那些操縱經濟和壟斷市場的奸商，以保障羣衆的實際利益。

五、消費合作社的賣貨價格，除依照簡章的原則來決定外，並須將主要貨價分成普通與特別兩種，普通價是賣給一般羣衆的，特別價是按入股証售給社員的，特別價比普通價要低些，如遇貨物非常缺乏時，可以祇賣社員的特別價，以發動更廣大的羣衆來參加合作社運動。

六、我們要實行優待紅軍條例，凡遇紅軍家屬來買貨物，祇能照特別價算錢，如貨缺乏之時，應先儘紅軍家屬的需要，然後才售給他人。

七、採辦貨物要得耐勞艱苦的到赤白交界地，或設法深入白區去與白區商人直接交易，才不致受那些肩挑貿易者的壟斷，現那些肩挑貿易者一倍本錢加了一倍的價，形成搶錢的形式，因此那些圖安逸辭勞苦待貨而沽的消費合作社，雖賺錢不多，而物價實貴，今後我們應堅決糾正這種傾向。

八、有些消費合作社是委員會的組織，應即予改變，必須依照簡章所規定的組織來組織之，並且要有計劃的分工合作，要常開社務會議，來討論社內工作進行，及社內一切事務的辦法。

九、消費合作社的貨物販賣，不准任何人賒賬或借貸，以維持其基本團固和發展。

十、消費合作社的名稱，不要冠以縣區鄉的字眼，可以就當地的地名而稱之，如永新縣消費合作社，可以稱爲永新消費合作社，若是完全由蘇維埃拿出基金開辦的，這是國家的商店，方可冠以省縣區鄉的字樣。

十一、國家商店的營業辦法，也是同消費合作社差不多，不過他的組織性質不同。

……………………………………

生產合作社的個別指示

一、生產合作社，即是勞動協作社，就是組織同業的勞動力來集中生產，或者按股集中資本和生產工具，這是增加社會生產的最好辦法，是集體生活的一種方式，但不是完全集中家庭與資本來共同生產與消費的組織，我們不要誤解他，要引導那些勞動者來熱烈參加這個運動。

二、組織生產合作社，要首先容納那些失業工人，或因白色恐怖而避難的羣衆，若是國家工廠及企業，更是應該這樣來辦理。

三、當着目前革命勢力突飛猛進，與一般供給非常需要的時機，我們要儘量發展生產，擴大那些國家工廠企業及勞動協作社等的營業，並且可以使之成爲製造兼銷售的工商業的性質。

四、生產合作社如果眞是缺乏資本時，可以由蘇維埃保證到工農銀行去借貸資本，以資擴張營業。

五、生產合作社的出產品，須首先供給消費合作社的銷售，以推廣銷路而擴大營業。出產品的價格，應根據當地生產程度及勞動價值來決定。

六、目前最主要的，是要注意發展紙料，石灰，煤炭，鐵鑛等的生產，號召廣大勞苦羣衆來組織這些工業的生產合作社，蘇維埃政府除指示與幫助那些合作社的創辦外，並須拿出基金來開辦這些生產工廠。

七、生產合作社的組織，可以設立委員會，來計劃與分配工作。』

（四）赤區合作社運動的成績

中國各地赤區合作社運動的成績，普遍的皆不甚好，比較有點成效的只有消費合作社，算是在赤區內部發生了相當的作用，社所的數目，社員的人數，資本的數額，經營的狀況等，皆比其他的合作社爲良；其次則爲糧食合作社，這是因爲迫於糧食缺乏的需要而組織，所以其成果亦較可觀；再其次則爲生產合作社，其成績遠遜於上述二種；最後關於信用合作社，則幾僅有其形式與名義而已，成績毫無，且多未設。

赤區合作社運動成績不良的原因，主要的乃爲次之四端：第一，赤區民衆智識水準原屬落後，個人主義的生活觀念至强，不慣於新的集體主義的合作社之生活；第二，赤區年來破壞至甚，民窮財盡，是以無論何種合作社的組織，集資至難，發展亦匪易；第三，參加合作社的民衆多爲貧苦工農，平時即極貧乏，故對於向合作社購銷物品時，多爲賒欠且常經久不

債，以致合作社資金拖欠過多，不能維持；第四，赤區合作社之經理者，多爲赤共所指命之忠實於赤共主義的民衆，並非管理合作社之專門人才，而此等人常恃其爲特殊的人員，是政府工作人員之故，不獨對於合作社不盡職守，且常有貪污腐蝕的行爲，終致影響合作社而失敗。上述四端，乃其犖犖大者而言 。此外還有一個特殊的原因，障碍赤區合作社的發展，就是僞赤政府往往藉合作社爲徵發民衆的物品與資金的機關，一旦遇有緊急的時機，僞赤政府即將合作社的物資徵發無餘，這是摧毀合作社發展最強厲的因子。現在我們根據昨年八月僞赤的經濟建設大會後 ，僞機關報「紅旗」六十二期中所發表的最近赤區合作社運動之情況，以明一斑。

『合作社的發展，對於全蘇區經濟狀況的提高，和勞苦羣衆生活改善，具有極重要的作用。在工農民主專政下還不只此，在革命戰爭徹底的勝利和將來革命轉變時勝利的確保上，皆有極重要的意義。

直到今年(即去年)八月十二日至二十日蘇區南北部經濟建設大會開催前爲止，還是極度遲緩的合作社的發展，迄至大會後突然增大其速度。

大會前全蘇區的消費合作社不過四百零六所，社員八萬三千人，資本九萬元；糧食合作社不過五百十三所，社員十一萬二千人，資本九萬元而已；但到大會後的發展 ，雖然還不會接到全般的報告和統計，如就瑞金興國等縣的實況，則有如次的急速的發展：

大會前不過只有九千人的消費合作社社員，和一萬一千元資本的瑞金縣，到大會後一個月間，社員增加五千三百人，資本增加五千五百元；糧食合作社在大會前雖極少，但大會後的一個月間，却增加了六千八百人的社員，和八千九百元的資本。在興國大會後，社員亦是增加了一萬四千六百人，而且這個數字，幾乎等於大會前的全數字。

在合作社發展運動中，社員人數的急速增加固然必要，可是更重要的事，乃是合作社須切實的廣泛的進行其營業與工作，而使羣衆的需要滿足，藉此以使在各縣各區的無論何處皆使這個組織更急速的發展。我們必須適當的運用消費合作社社員的股本，使商品流通順調，同時還須巧妙的利用糧食合作社社員的股本，使糧食調整工作暢行。

自然在合作社工作上我們是收了某種程度的良好成績。例如瑞金壬田區(蘇區合作社模範區)的消費合作社，常常供給羣衆食鹽 ，布疋，醫藥等必需品，其價格比較市價還低廉，而且一塊錢的股本，每年還可分得七角錢的紅利。其結果所以壬田區的羣衆說：「就是當衣服亦要加入合作社」。

同樣在武陽區雲集區的合作社，一元錢的股本，也可分得一元五角錢的紅利。至如上杭的才溪區，以致豆腐製造也組織有合作社。

但是我們却又慚愧，我們不能不明白的承認合作社的大部份，依然的沒有良好的成績。其最甚的例 ，如像踏逕區和沙心區 ，踏逕區的消費合作社以前有小洋五百元的股本 ，但到現在則只剩下一百元；沙心區的消費合作社，也是把以前四百餘元的資本，消耗大半。如斯的例子， 對於其他區域合作社的發展， 影響地方的是很大。但是依據我們的工作經驗，如果我們對於貪污行爲和怠惰份子嚴厲的鬥爭，將成績不良的合作社使羣衆自己去改造，我們確信羣衆依然是歡喜加入合作社的。所以改造成績不良的合作社而使之健全，乃是合作

社發展的重要關鍵。

一般的說，我們的糧食合作社，還不曾進行良好的切實的工作，因此糧食調整的作用還不曾完成，所以充分的遂行糧食合作社本來的使命，乃是我們所擔負的使命。

生產合作社更是少數，大會前全蘇區只有七十六所，社員約一萬人。至於眞正意義的信用合作社，可說還一個都沒有……

在本一時期的合作社工作總結的時候，我們不能不指出在我們的工作中，還有許多錯誤和缺點。即是在有些合作社還不曾切實的進行工作，而在有些區域則完全不曾開始合作社的運動。

現在我們所有的合作社的文化教育工作亦極少，以致在有些合作社內發生腐蝕，賄賂等貪汚現象。我們必須與這種現象鬥爭，發揚合作社員自身的積極性，吸收廣大的工農羣衆到合作社，這就是使合作社運動健全發展的一個基本條件。』（錄紅旗六十二期中國蘇區經濟建設初步的總結算）

一九三四年五月三十日，爲先伯先叔殉難紀念日，特寫此稿以資紀念。

無罣礙室隨筆（五）

聊止

作詩不喜和韻

袁子才『隨園詩話』云，『余作詩，雅不喜疊韻和韻，及用古人韻，以爲詩寫性情，惟吾所適，一韻之中千百字，憑吾所選，尙有用定後，不愜意，而剔改者，何得以一二韻約束爲之？既束約，則不得不湊拍，既湊拍，安得有性情哉？莊子曰，忘足，履之適也。余亦曰，忘韻，詩之適也。』

王漁洋『漁洋詩話』亦云，『蕭子顯云，登高極目，臨水送歸，早雁初鶯，花開葉落，有來斯應，每不能已，須其自來，不以力構。王士源序孟浩然詩云，每有製作，佇興而就，余生平服膺此言，故未嘗爲人强作，亦不耐爲和韻詩也。』

綜上以觀，漁洋隨園兩大詩人，皆不喜和韻，而隨園尤主張性靈之說，不欲受詩韻之拘束。近代創新體詩者，以解放爲主，其持論亦不外乎此，不過變本加厲，將詩韻全部推翻，字寘行間，刻意摹擬歐西之形式，自難免畫虎之誚。（歐西之詩，亦未嘗無韻。）惟最近林語堂所主編之『人間世』創刊號，曾載周作人之打油詩，則係純粹舊詩，（七律兩首）而文壇巨子且紛紛和韻，抑又何耶？

新文學家，主張不用典，袁隨園亦夙主此說，『隨園詩話』云，『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又云，不料今之詩流，有三病焉，其一，塡書塞典，滿紙死氣，自誇淹博。』又云，『余每作詠古物詩，必將此題之書籍，無所不搜，及詩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猶之有權勢而不逞也。』又云，『余以爲用典，如陳設古玩，各有攸宜，或宜堂，或宜書舍，或宜山齋，竟有明窗凈几，以絕無一物爲佳者，孔子所謂繪事後素也。』所言均極精闢，特附錄之。

民國以來中央與西藏之關係的總檢討

陳健夫

一 小引

自從舊的制度被「革」後，民國成立，建立了一個新的模型的政府，這算是歷史上一頁新的紀錄，只可惜國家的一切未能被「革」，僅僅是產生了一個「新的模型」而已！到現在已經是二十三年了，這中間，中國的山河已改變了面目，四圍的邊疆，那兒不是餓虎主宰着呢？英國潛藏在西藏的勢力竟獨當一面的把持了西藏的門戶，（註一）而有歷史，有淵源的宗主國——中國却爲之絕於廓外，中央與西藏從此隔絕，西藏地方因文化的底落，自然是唯命是從，那敢有異詞？因此，英國與西藏的關係，一天天的親密起來，而中央與西藏却一天天的疎闊，直到達賴死後才稍有轉機。作者爲得要使國人對於這民國以來中央與西藏的關係——不管是親密的或惡劣的，——有一翻認識與注意起見，所以在這中國邊疆緊張到萬分的時候來作一次民國以來中藏關係的總檢討。

二 中藏隔絕的先聲——西藏獨立

自清季以來，中藏的關係越弄越惡劣了，中國革命事業已於此時萌芽。國內的革命聲浪，一天高似一天，因而形成了一恐怖不定的政局，那時候西藏的駐藏大臣聯豫，看見藏事不易主持，於是特奏調川軍統領鍾穎率川軍入藏鎮壓，那曉這支川軍中哥老會的分子很不少，舊革命黨同他們都有聯絡，到民國元年的時候，武昌革命的風浪，已傳至西藏，鍾穎部下有袍哥首領郭元珍者，乘機率所部謀叛，聲稱響應東南，請求駐藏大臣聯豫發給餉項，後來聯豫向商家借欵，發了幾個月的餉，那曉還依然是一樣的譁變，鍾穎也無辦法可以制止，於是擄欽差，刦官庫，掠商民……無不盡其能事。因此，前藏的都城——拉薩混亂到不可收拾：拉薩三大寺中，最稱殷實的色楞寺爲之擄掠一空，西藏人的生命也失去了保障，只有怨恨中央。那時候英人在做後台老板，唆使西藏叛中央獨立，派藏官入後藏一帶調集英兵數萬，圍攻中央駐防軍隊。中央軍隊又寡又弱，自然是只有歸於失敗，由尼泊爾官方出任調停，中央軍一律繳械，由西路離藏，假道印度回四川，由是中央的勢力在西藏已尋不到靈魂了！

藏人既驅逐了中央勢力，又有英人在後主持，于是高唱西藏獨立，西藏自治，不駐漢官，不紮漢軍，另一方面派人到印度去迎接十三世達賴喇嘛回西藏主持一切，達賴以民國元年六月二四日由印度加里奔起程，九月抵拉薩，達賴這次歸藏眞是無異於晉文公的歸晉，甜苦艱辛備嘗之矣！他應當是如何的稱心呵！達賴絲毫不遲疑的頒布一個諭告，其文曰：

「自今以後漢人對藏之文告，一概不許遵從，經此諭告之後，凡我營

官及頭目人等，均須發憤圖存，其有漢人地方，務須驅逐淨盡，務令使全藏無漢人足跡，卽無漢人之處，亦必嚴密防範。」

達賴自然是膽壯，一則中央已無勢力在藏，一則英人那時正在以懷柔手段對藏 。同時，達賴又令川邊藏番，乘機獨立，未幾，一律響應，叛離中央，於是裏塘攻陷，知縣被殺，鹽井降附，西康全境未爲攻陷者：南路有鑪定，（卽咱里沈邊冷邊三土司地方所改）康定，（卽打箭爐所改）巴安，（卽巴塘土司地方所改）三縣。北路有道孚，（卽麻書孔撒土司地方所改）瞻化，（卽瞻對土司故地）鑪霍（卽東科土司故地）甘孜德格，（卽德爾格忒土司地）鄧科，（卽登科）石渠，昌部（卽察木多）八縣，西藏的獨立，至此已具規模了。

經過這一次事變後，中央的勢力實際脫離了西藏，從前清康，雍，乾三代，及趙爾豐，傅嵩秋等之苦心經營的功績，至此一概土崩瓦解！這在歷史上是多末嚴重的一回紀載呵！

中央政府方面於民國前一年（宣統三年）公布滿蒙回藏各族待遇條件，民國成立，元年八月國會組織法公布，參衆兩院各定有西藏議員名額，西藏人士亦有當選爲兩院議員的，中央致電達賴以罷兵言好相告，派員會商徵詢其意見，又恢復達賴前清已革的職位，加封隆重名號，後達賴復電贊同，請中央派員到大吉嶺與藏方會議，那時候中央爲袁世凱主持！見達賴有內向的意思，很想——其實是一種幻想呵！——恢復雙方的關係。中央於是致電達賴改在察木多商辦善後，達賴復電請派員至藏會商，並且說是前清將察木多，江卡一帶劃隸川邊是違法的侵佔行爲，因此各持異議，達賴的唯一較計在以恢復五輩達賴舊規（註二）爲歸服民國的條件，幾次電文往還，依然是相持不決，終於引起了英人以調停之名而行干涉之實，森姆拉會議便由此而產生了！中國政府無力抗拒，雙方的關係于是中斷。

在這西藏獨立，中藏關係中斷的時會出了一位民族英雄，作者應當在此略爲說及，這位民族英雄就是四川都督尹昌衡，他知道非有實力不能收服西藏，同時他自己抱着恢復失地進取拉薩的決心，爲政府任爲征藏總司令，向拉薩猛進，民國元年七月復裏塘，收巴塘，下鄉城。僅僅只有南路科麥，察隅兩縣，北路恩達，碩督拉里，太昭四縣在藏人手中。中央軍威大盛，尹將軍正欲于此時直搗拉薩。只可惜民國剛剛成立，袁世凱也剛剛做大總統，英國提出覺書，不許中國干涉藏事，袁氏爲其位置牢穩計，於是電令尹將軍停止軍事行動，改任尹爲川邊鎭撫使。這位民族英雄只有向天浩嘆，揮泪而歸！捨「征」而「撫」非將軍之志，非國家長治之策！

三　康藏糾紛的過去與現在

我們已經明白中央與西藏的關係已暫時絕緣，西藏的獨立，搖動了西康的安定基礎。康藏不時發生糾紛，民國以來，一直鬧到現在還仍然無法進行解決。兩方面發生糾紛最顯著的事件是劃界問題與藏人犯康事，作者將此事件簡明概括的分條敘述如後：

甲，康藏界址之爭執　前面已說過達賴要求恢復五輩達賴舊規，他認爲五輩達賴的疆域就是固始汗所統有的藏衛青海西康之疆域，他認爲這是西藏原有的疆域，必謀恢復，英人又從中作鬼弄計，說是西藏有內外藏之別，川邊及青海之一部爲外藏，當劃入西藏行政區內，森姆拉之會議完全是以此問題爲中心的，民國二年十月會議開幕，歷時半載，因中央堅決不

接受藏方無理的要求，終無結果。這次爭執的內情，大要是這樣：

會議的開始，西藏委員羅青蕭楮雷提出中藏界址一案，英國委員姆馬霍爵士於是利用機會創出內外藏的一名目，當時中央代表陳貽範極表不然，因西藏原爲中國領土的一部，並無分割界域的必要。就令西藏施行自治，自江達（一名太昭）以西可歸其範圍內，但自治須以外蒙古爲例，仍爲中國領土的一部。英國自然是不贊同，因此交涉停頓下來，中國政府困於此問題之不能不解決，所以只好讓步。民國三年三月十八日中方代表提出第一次之讓步案：

「自怒江以東既設縣治之地，概屬中國治理，怒江以西，至江達之地，保存前清舊制，不改縣治，達木蒙及三十九族土司，亦仍舊制。」

二八日中方代表又提出第二次之讓步案：

「川藏以丹達爲界，怒江以西至丹達之地，保存前清舊制。」

四月三日中方代表又提出第三次之讓步案：

「川藏以怒江爲界，怒江以東歸中國治理，怒江以西爲西藏自治範圍，但聲明西藏爲中國領土，與外蒙青海及三十九族，同爲中國所屬，三十九族的土司，則仍舊制，不改縣治。」

經過這幾次的讓步，於四月十七日英國委員才提出第一次修正案：

「自享巴眈嶺東北，青海之地；及金川，打箭爐，阿墩子諸地，由內藏畫出歸中國治理，但瞻對，德格，則須劃入內藏。」

四月二十日中國代表又提出第四次之讓步案：

「當拉嶺以北所有青海原界以南，凡阿墩子，巴塘，裏塘諸地，仍爲中國內地，歸中國政府管理，怒江以東及德格，瞻對，察木多，三十九族諸地，沿用喀木之名稱，定爲特別區域。」

四月二七日英國又提出第二次之修正案：

「白康普陀嶺，阿美馬項嶺之東北地，悉劃歸青海。」

英方代表提出此修正案後，於是聲明不能繼續會議，認此爲便是最後的修正案，英藏委員皆署名作爲草約，不問中方委員是否願意，中國委員感覺到會議的決裂難負責任，所以在草約上署了名字，十一條草約便訂好了。（註三）條約的中心，完全是內外藏一名目，所以「內外藏」是一個値得論究的名辭，美人鮑曼Bowman的解釋是這樣：

內藏——包括裏塘，巴塘，直接歸中國統轄。

外藏——別爲一省，包有昌都，設獨立政府，名譽上仍歸中國，中國英國俱不准干涉其內政，僅能派代表駐紮拉薩。

我們由此會議的結局及此次會議的中心旨趣看來，便可知西藏的全部及西康的一大部，西藏政府實想假英人的威風改爲外藏而擴充到內藏，將全部西康併入西藏範圍，這豈是合乎道理的！西康，西藏皆爲中國領土的一部，就使聽西藏自治，也無權侵佔中央勢力範圍下的西康，中國政府認爲此種會議結果不利，訓令代表拒絕正式簽字，於是森姆拉會議終告決裂！

英國於是用最卑下的手段唆使藏人進兵犯康，民國七年，中國軍隊累敗累戰，終未掃平，民國八年中國外交部發表通電，將此案內情告知國人，（註四）後來英人又出任調停，直到民國十年康藏界址之糾紛仍然是未解決，雖則英人從中苦心出力調停十幾次，無耐是一種利己主義者的調停呵！怎能折服人呢？

因此，康藏界址之爭執到現在還未能了結。

乙、藏人迭次犯康　民國以來，中央失了駕馭西藏的權力，而侵略怪傑——英帝國主義者却在西藏的政治上，經濟上寄生了二十年，這自然是很易使讀者明瞭了的，暗中操縱西藏的是誰呢？藏人迭次犯康的後台老板又是誰呢？只可惜——又可嘆，西藏的官吏——自然不是西藏全體同胞的責任——喝飽了迷魂湯，自相殘殺，向帝國主義者獻媚，這一頁矛盾的可悲的故事，作者講述在下面：

民國成立的那一年，西藏起了大變，這在第二節已說及，十三世達賴回藏主持政務，更向西康侵犯，攻陷裏塘，降服鹽井，殺得中央軍如喪家之犬一樣，西康全境除爐定等十餘縣外一概爲藏人佔據，後來民族英雄尹昌衡一軍起，將藏人逐回，尹班師後，藏人在康境窺伺，時圖內犯，於是到民國六年秋七月藏人又第二次侵康，他們興兵的原由是這樣的：

有一隊藏兵駐扎在類伍齊的地方，一日越界刈取馬草，爲邊軍捕獲，藏人要求引渡，統領彭日昇不可，將藏兵梟首送回，這下可非當小可，藏兵乃大舉來侵，攻恩達及類伍齊等地，邊軍因勢力單薄，又無接濟，所以三戰三北，類伍齊，恩達，烟袋塘諸地，先後失守，川邊鎮守使陳遐齡因部下倒戈，七年四月，昌都亦陷，統領彭日昇被擒，至今被囚在西藏哩！由是北路貢覺，同普，德格，白玉，鄧柯，石渠，瞻化七縣及南路武城，寧靜二縣一概入藏軍手，後經英國副領事趙錫孟Fric Teichman之調停，於七年八月結邊藏停戰條約十三欵（註五）用藏漢英三種文字抄寫，未幾，因甘孜縣的中央邊防軍與藏軍常有爭端，於是又訂停戰退兵條約四欵，以兩軍駐扎地爲疆界。這眞是默認藏軍所佔地有法律的效果哩？該約第三欵載：

「本約訂立後，中藏境界暫定如左：

巴安，鹽井，義敦，德榮，理化，甘孜，瞻化，霍爐，道孚，雅江，康定」

這無非是貫澈英人的「內外藏」的主張。西康三十三縣中所保存者，只有十七縣了。陳遐齡不能抵抗，川，滇軍隊不顧救助，失敗到如此地步，好不慘然呵！

民國九年十二月藏兵又大舉入寇，邊防軍無力抵禦，一任其擾亂，百姓極爲痛苦，十一年之秋天，甘孜，裏塘，巴塘等地又發現大股藏匪蠢擾其間，極爲猖獗，駐防軍司令被害，城中行政官署及稅收機關多半被燬，陳遐齡領兵痛剿，稍有轉機，可是四川無實力顧及，只好作罷，從此川省內亂不已，邊防軍無能爲力了！

民國十九年甘孜縣白利村有雅拉寺，地丁十五戶，雅拉喇嘛主持之，是年六月白利土司死去，其女襲職，與雅拉喇嘛不和，後來雅拉喇嘛返其老家達結寺，並將雅拉寺之地丁十五戶納入達結寺，白利村民於是起來反對，因起糾紛，白利村爲達結寺僧衆強佔，川康邊防軍團長馬成龍派兵彈壓，達結寺抗命不服，糾紛由是擴大，藏軍暗中早與達結寺有約，因正式發動，進擊邊防軍，中央政府因達賴代表在京，康藏糾紛當和平調理，迭次電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邊防軍退回甘孜，但藏軍進逼不已，二十年三月邊防軍又退至爐霍，藏軍繼佔甘孜，瞻化二地，事態異常嚴重，蒙藏委員會恐累及全局，無法收拾，呈奉國府核准遴派該會委員唐柯三專門委員劉贊廷往西康負責調解。可是事件擴大了，唐氏到康以後，藏軍依然進

逼，震動全國，旅京康人請中央明令討伐，唐氏展轉康境，二十年十一月才訂停戰協定八欵。（註六）因約文內將甘孜，瞻化二地劃入藏區，又賠欵二萬元，國人大譁，以爲有傷國體，草案因未成立，唐氏回京，政府令川康邊防總指揮劉文輝負責繼續談判，但藏方仍欲以武力始終，西康眞是朝不保夕哩！

二十三年一月據川康電傳，藏又興師犯康，派出爾代表函德格知事姜郁文赴拉薩會議，要求川康軍二十年十二月二日讓出德格，甘孜，瞻化，朱倭各地，否則藏方以兵力恢復，西康屯殖司令唐英拒之，三月二日中央接朱紹良電，藏軍確已偷度通天河，金沙江，德格方面極爲嚴重，這一種事態的變化又不知若何結局，總歸是凶多吉少啊！但達賴死後，却又有轉機了。

康藏的糾紛，延長到現在，中間五，六次的惡鬥，流血眞的成河啦！「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好一個陰險的英國呵！

四　青藏糾紛的過去與現在

西藏之攻西康，侵青海是一種「大藏」政策，我們在前面已談到過藏入的「內外藏」的意思，青海既是同西康一樣成爲他們的一個目標，自是不免于受其侵略的。何況英帝國主義者在後面熱心計畫呢！怎逃得了這位侵略大王的設計網啊！

康藏糾紛的當中，青海也不幸捲入了漩渦，于是青藏糾紛從而萌芽。

民國二十年的冬天，三王千布調西藏軍隊向昌都北進，駐紮在海南境界，同時提出要求限青海軍無條件的退出大小蘇爾莽。明年春天，藏軍毫不遲慢的侵入海南，進困玉樹，秋天來了，通天河與科武二戰後，才把亂平定。克復小蘇爾莽，大蘇爾莽。到後春科寺也克服了。春科寺是金沙江西岸的要隘，與昌都通，高山四圍，隔江相對。所以藏軍的大本營雖在昌都，而春科也是他們必爭之地，藏軍失却了春科，戰爭方告一段落。

青海軍隊既然累占上風，軍威自振，他們的軍隊，大都開到德格的前方去，民團亦加入協助，金沙江對岸的藏兵極受威脅，達賴向三大寺徵兵救援，又未成事實，孤軍抗我國師，自然是歸于失敗，退至昌都，青軍再接再厲，進據對岸剛拖，本想會同四川軍攻入昌都，但時候已是冬天，士兵不耐寒凍，於是戰爭又告一段落。

藏軍雖苦戰，但是英人在後主使極力，所以青藏糾紛依然是不得停頓，我們要明瞭康藏內部的派別，康派是主當服從政府的，藏派（後藏）是贊成的。惟獨衛派（前藏）是主親英拒我的，這派的首領就是由北平逃往大吉嶺受英庇護的十三世達賴喇嘛，他的勢力當然是勝過其它二派，他如何能逃得了英人的範圍呢？所以二十一年夏天，又進兵占了青海重鎭——玉樹，其後青川軍會合反攻，大勝，達賴恐，於是派代表赴青海求和議約，我方許之，其實達賴那有誠意乞和呵！不過休養士卒，整理軍備以圖報復，逞其狼心也！

民國二十二年藏軍又計劃分兵三路：（一）由普進攻春科寺，（二）由回龍卡進攻界古，（三）侯上二路告捷，再由昌都聯合進襲玉樹，可是青海軍隊的防禦堅固，亂衆未逞。

至民國二十二年春四月十九日和議成立，青海代表爲大佛都圖結却裏布同三十九族頭人，西藏代表爲孛愜代本，均先行簽字，再送昂謙交由宣慰使馬良臣及藏官伸伊青布覆閱主簽，於是青藏和議三欵（註七）成立，也不過是暫停戰爭而已。豈是永久的和平？

西藏眞是非得西康，完成其內外藏不甘心。所以第一步便想一鼓而下西康，可是中央邊防軍多少抵抗幾次，康境還保存幾縣。藏軍同時又進攻青海，便是想脅青攻康，以便收得全康境域，作爲他們第二步的動作。這樣看來，青海的安全眞不易維持哩！只是現在空氣慢慢和平。

五　國民政府二次派員赴藏——復活的幻影

中央與西藏隔絕許久，似乎不是一個統一國家應有的現象。西藏的人民依然是毫不着色彩的爲中國國民 ，只是少數領袖受着帝國主義者的利用，鬧出這一種奇特現象，眞是可哀呵！國民政府完成了革命的任務，統一了政權。認爲西藏的事件，應及時整頓，以謀恢復原來的情況，所以中央曾兩次派員入藏，只可恨英人在藏主使太力，中央雖有大員去過兩次。達賴終於是狡猾的敷衍了政府，迎納了英人。兩次派員入藏的情形，大略是這樣：

甲、第一次派員赴藏　民國十八年國民政府派遣貢覺仲尼爲中央特派赴藏慰問專員。貢氏隨帶許多禮物，還有蔣主席(中正)親筆函，相片一併贈送達賴。政府擬具八欵（註八）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法，詢問達賴意見，請其逐條答復。民國十九年一月，貢覺仲尼抵拉薩，三月十一日由楚臣丹增巫明遠快函報告，云：

『接貢覺仲尼專員函稱「抵拉薩時……………並蒙特別優待……………並云中央此次派員赴藏，西藏官民極爲歡欣，西藏問題必得圓滿之解決」等語』

這次貢專員到藏以後，西藏民衆內向情緒的活動，由此可想見了，有許久的歷史，有親密的關係，人非木石，誰能無情，西藏民衆豈甘心脫離中央？無如中央鞭長莫及，帝國主義者眼明手快：奈何!?

民國十九年秋，八月三十日貢專員返中京復命，同時並經達賴加派該專員爲西藏總代表常川駐京，以便就近商洽藏事，貢專員帶去的八欵，達賴也逐條答覆。蔣主席閱後，交蒙藏委員會負責辦理，

貢氏回京不久，達賴又派楚臣丹增等爲代表，隨同貢代表接洽藏事。西藏問題到此似有轉機，中央與西藏的關係似乎是可以恢復樣的——復活的來臨，不幸白利， 達結兩寺發生糾紛， 牽動了康藏的爭端 （見前第三節）。於是因問題的複雜，情形的擴大；對於達賴所答覆的八欵未能致慮進行，僅僅只依照其答覆的第七欵設立西藏駐京駐康，駐平三辦事處，第一次中央派員赴藏的經過情形，大約如上所述。

乙、第二次派員赴藏　民國十九年二月十七日蒙藏委員會據該會專員謝國樑報告，云：

『……於二月十六日接貢覺仲尼由江孜來派稱，「尼泊爾與西藏因通商事件，發生糾紛，尼泊爾於一月二十六日派兵九千進藏，意似嫉忌中藏和好，西藏亦準備抵抗，請轉呈中央請示辦法，速電復」等語。』謝氏並將原電展閱，於是蒙藏委員會密呈國民政府，請予派員分往尼泊爾，西藏實行調停。當經政府照准，並派定該會參事巴文峻赴尼泊爾，專門委員謝國樑赴西藏分途進行辦理，關於西藏問題之解決，亦經該會擬具條欵十一條。（註九） 呈經國民政府提經中央政治會議第二百二十次會議決議修正通過，復經國民政府第六十九次會議，決議照辦。仍飭交謝國樑帶往西藏，當面交與達賴，並從中商議國是，於是于本年五月首途，不幸十一月行抵距拉薩一日程之朗地方病故，而政府帶去的條件，也無從遞交達頴。只好繳回政府。第二次派員入藏便是如此結局！

政府二次派員入藏，所得的結果微乎其微。開始總以爲達賴有悔禍之心來歸順中央，那知達賴是那樣的一個精明陰險的政治家哩，所以中央與西藏的關係依然是如以前幾年一樣，只有一個復活的幻影存在着吧了！

六　達賴死後的中藏關係——復活的誕生

正在這康藏糾紛緊張到萬分的時候，西藏活佛達賴喇嘛於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藏歷亥月三十日）在拉薩逝世了。這種變幻，在中國歷史上自是一頁嚴重的紀載。國人大都希望從此恢復中央與西藏的關係，而且認爲這是中藏關係復活的誕生。于是滿懷着懇切濃厚的希冀！

達賴死後到現在還不過三個多月，而中央於西藏，却發生過許多的關係。而這一切關係，離又不像前二十餘年的那般惡劣。我們現在分別檢討一下吧！

甲、西藏電告政府達賴圓寂　達賴不幸逝世了 ，西藏地方政府之司

倫，噶廈于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二七日——達賴圓寂後的第十天，來電中央政府報喪：

「南京西藏駐京辦事處鑒，達賴佛座於藏曆亥月三十日（即國曆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七時半圓寂，藏中事務，暫由司倫及噶廈負責處理，希安心供職（並呈報中央。詳情容後另電知照。西藏司倫，噶廈印。」

西藏已久無「中央」在心目中，而偏在此電文中加以「中央」字樣，並誠懇的報告。西藏人與中央離絕許久，受帝國主義者的離間。安得不傷心淚流呵！在這一個電文中，已充分的表現着藏人懷念祖國的情緒。我們應當如何的警惕自己，督促政府乘機恢復在藏的實力，拯救西藏的同胞呵！

乙、國民政府追封達賴　國民政府既得西藏來電，於是於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明令追封達賴為「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其辭曰：

「西藏達賴喇嘛，致思宏溥，覺性澄明，衛國安民，懋著勛績，方冀住世悠長，宏邊闡敎，茲聞圓寂，哀悼良深！達賴喇嘛應追贈「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封號，一切褒助典禮，務極優隆，着由行政院飭主管部會，會同議定，呈候施行，以昭當國懷遠旌賢之至意，此令！」

有這樣好的轉機，政府當然盡力謀恢復中藏關係的。對於達賴的死所以如此隆重者，是在對念念不忘祖國的西藏同胞表示好意，使他們自己覺悟起來，促進中藏的關係，使中藏關係之復活的孩子誕生。所以政府加封達賴之後，又在攷試院國祭。

這種加封的方式自是一種含有意義的政治行為，只要讀者看過作者前在國聞周報十二期發表的「清代經營西藏之史的探討」一文便可明白。這眞是中藏關係復活的誕生的時會哩！

丙、熱振代理藏務　呈報政府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西藏駐京辦事處奉西藏司倫，噶廈，僉倉及僧俗官民全體大會電報。謂西藏已公舉熱振呼圖克圖代理藏務，轉報中央鑒核，政府已照准，一月三十一日電西藏知照。

熱振呼圖克圖的父親是前代理十一世達賴主教，熱振現為西藏高尚活佛，年紀不過二十餘歲。已於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正式就職。

這樣一來，中央在藏的政權似乎是活躍起來。

丁，政府派員入藏致祭　政府因感於西藏的變化，關係中藏至大。同時達賴逝世，應派人致祭。在這種需要之下，政府於是決定派參謀次長黃慕松為中央大員，這是中藏關係復活聲中最為重要的一着。我們不能不注意。

黃大員的隨從已首途赴藏，黃本人亦將於短期內出發。我們且待着佳音吧！

戊，班禪就任國委　班禪來內地已是許多年了，頗能忠心國家光大宗敎。內蒙自治問題亦多得他調定。今年四中全會，班禪由蒙古來首都，被選為國民政府委員，藏人能如此與中央合作，自是打破以往隔絕緊張的風浪。

己，西藏代表團來京迎班禪返藏　藏民對於班禪是很信任的，他還許多年留在內地，西藏的官民雖很懷念他。民國二十二年，班禪遣安欽呼圖克圖到西藏去，並帶有致達賴信一件，表示和好。安欽到西藏以後達賴親自會談幾次，還親筆寫了一封回信，深表歡迎班禪回西藏去。（是否誠心，尚待証實。因國民政府第一次派員入藏達賴表示反對。）不幸到十二月間達賴逝世，于是消息沉寂下來。

現在據報載（中央日報四月四日）安欽已於四月一日同西藏三大寺——哲蚌寺，瑟拉寺（色楞寺），噶登寺（註十）代表五十餘人由印度加爾各答航海來京歡迎班禪回藏主持，安欽已有電到南京班禪辦事處報告。

藏人有一種傳說，說是拉薩議會有電告來京之代表團，謂有人擬危害目前攝政者的生命，希望代表團，取程海道，早早到京，儘速同班禪返藏。假若這件事能實行的話：那末，中藏關係的復活節可以在不久的將來降臨啦！

庚、政府對蒙事態度　中央政府決定秉承中山先生的遺敎，始終維持

共存共榮及國內民族平等的原則。除外交國防及國通商等重要交涉由政府負責辦理外，其它藏方政教等問題，仍舊由西藏地方政府自行處理，政府決以人力，財力開發西藏實業交通……完成一近代化的自治政府，同時中央要恢復駐藏辦事處，以便溝通中藏隔閡。對達賴，班禪原有薪俸及三大寺津貼，一律照前清例子發給，更鼓勵西藏青年來內地求學，服務國家。以後西藏軍隊須加以訓練，不必派軍入藏。駐藏大員當由中央政府選，如有貪汚虐待事，許可藏人隨時控告，拉薩通四川，青海的交通，一概要赶速完成，並且豁免中藏間一切關稅，保護西藏商人來內地經商，至於西藏界址問題，亦將進行劃清，免得發生糾紛。中央政府最近對藏事的態度，大概是這樣的。

在這短短的時間中，中央與西藏已發生了許多一二十年來未曾見過的關係，這自然是好的預兆。況且這一時期——自九一八至現在——政府的邊疆政策已變爲改良政策，（註十一）當然會儘力量去做。假若沒有其他的勢力來阻止的話，我想中藏關係之復活的孩子是快出世了呵！請讀者們期待着吧！

七　結論——把牢着機會

眞的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天下大勢原是這一個道理。過去的一切，去了。惡劣吧!?我們創造美滿的就是啦！這是一個希有的時機，我們要有精神奮鬥！把握牢穩！

註一　自日俄戰以後，英人是獨宰着西藏的，作者有一文「英國侵略西藏之史的分析」論及之，新亞細亞編者答允發表，大概是刊在該誌五六月號中讀者可參閱。與本文相關。

註二　藏方所謂五世達賴的疆域，就是包括康藏衞，青海。

註三　十一條草約請閱王勒堉著之西藏問題七十六頁，商務出版。

註四　見華企雲著之西藏問題二三六頁，新亞細亞出版。

註五　見華企雲之西藏問題一三七頁。

註六　見附錄一

註七　見附錄二

註八，九　因屬秘密文件，未便發表。

註十　見劉家駒著之康藏，新亞細亞出版。

註十一　作者的主張是這樣的，以後當另文論及。

作者應當在此致謝的是劉家駒，關震華二先生，他們不但爲作者搜集了一些難得的資料，並且還贈給作者幾本關於本文參攷用的書。

附錄一　康藏停戰協定八欵——二十年十一月

一、甘瞻暫由藏軍駐守，俟另案辦理。

二、達白寺由瓊東公處理。

三、雙方前防各駐兵二百（駐地未詳）

四、窮霞朱倭均退還。

五、大金即達結欠漢商債欵速還。

六、被擄川軍放回。

七、馬騎瓊讓互派員致謝。

八、恢復商業交通。

——錄自蒙藏會之藏事紀要，坊間無此書出售。

附錄二　青藏和約——二十二年四月

一、朶旦寺以住佛教活佛，喇嘛事項由藏方辦理，青方不加干預。

二、春科寺，當頭寺，雙方均不駐兵，避免衝突。

三、藏若犯青，由玉樹邊界，各界各活佛完全負責，青若犯藏，由玉樹二十五族千百戶完全負責。

——錄自西防紀要

作者案附錄一第六欵僅有「被擄川軍放回」字樣，並無由四川賠欵二萬元的明文。但據陳志明君著之西康沿革攷（拔提出版）則有之。謹誌之以待攷證。

又附錄一第三欵，雙方軍隊「駐地未詳」，但陳志明君之西康沿革攷則明文規定：

「道孚鑪霍各駐漢軍二百名，甘孜瞻化各駐藏軍二百名……」

這種疑問，未能力證實之前作者不能斷定。姑誌此以待攷証。

河南攷古之最近發見

李濟博士講演
曹聚仁筆錄

這幾年來，我們在做攷古的工作；今天和關心我們工作的朋友們談談我們的經過，以及我個人的感想。中央研究院於民國十七年開始這個工作，地點在河南安陽。安陽舊屬彰德府，清末袁世凱韜居於此。我們到安陽時，他的遺產已經充公，我們就住在他的家中；我曾寫信給友人說：歷來做攷古工作的，從沒有這樣幸運過。

我們開始工作，所以選擇安陽的理由很多。安陽舊殷墟（以下稱殷墟），自從甲骨發見以後，研究上古文化的引起深濃的研究趣味。近十年來，史學上的討論非常熱烈，顧頡剛先生提出上古史上許多問題，堯舜禹是「人」或「物」的辯論，就是一個極有趣味的問題。但是辯來辯去，只根據那殘缺的文字記載，難得可依信的結論。因此，我們覺得非從地下去找新的史料不可。

殷墟所出的甲骨文，大部分是殷晚期的史料。但那次甲骨的發見，極少合乎現代攷古的方法，文字以外，幾乎全無可攷見。殷墟的古物，這幾十年毀壞得太利害了。我們到那邊開始工作，許多人以為甲骨早已挖完，這種工作是徒勞的。直到我們做了以後，結果很好，他們才相信這是值得做的。從十七年始，先後發掘了七次，前三次發掘的經過，詳見安陽發掘報告一，二，三期。十九年，因為戰禍，不曾發掘。最近這四次，始於二十年春天，直到今年秋天。在安陽所得甲骨很多，經過詳細研究，研究的結果，有的已在那報告上刊布出來。不過我們並非只研究甲骨，那邊所發見的銅器陶器及其他什物很多，也正在研究。

前三次發掘的結果，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結論：『殷晚期的文化，文字的構造固然程度很高，物質的享受也程度很高，已經達到了青銅時期。』就全世界文化來看，這是極可注意的事。百餘年來，歐美人研究中國文化以為中國銅器的發見，最早不出西周。從此次發掘以後，證明了銅器在殷末已經存在。我們新近討論殷末銅器和西方的關係，就形式上看，和青銅期第四紀的器物極相近似。例如矛的體制和英國的古矛相近，還有一種空頭錛，和歐洲第四紀的銅器相似，

和西伯利亞出土的也相形似。英人類學家塞里格曼(Seligmann)曾說：「這種器具是埃及小亞細亞伊蘭與印度所沒有的；却見於歐洲南俄烏克蘭西伯利亞之葉利塞河流域，及暹羅北部緬甸坎波的亞與中國之雲南及山東。」在結論中他說：「這種器具由歐洲到中國走的是西伯利亞大道，不是希瑪剌亞山南的或海上的一道。」歐洲銅器第四紀約在公元前十四世紀，與小屯之殷墟前後同時；要是塞里格曼教授所說屬實，那銅器時代西歐與東亞的交通可謂敏速之至。——東方和西方，在最古已經有密切的關係，這是無疑的了。

在那邊，陶器也發見了許多種，白色陶片，黑色陶片還有一塊仰韶式帶彩的陶片。關於古陶器，以前已有人研究。我們發見了帶釉陶器，曾送到倫敦去研究，他們都說是釉的初步。(好些塊的釉已漸剝落，足證那時敷釉的藝術尚極粗淺，仍在初級試驗中。)

就各種發見的古器物看來，安陽一帶實是中國上古文化的中心點。各種樣式的骨極多，鯨魚的大肋骨脊椎骨，大如風扇的肩胛骨，象牙，粗如圓柱的象腿骨，象下巴骨；還有男女所用的骨器，飲食用的叉匕。有人以為這些動物都是外來的；但「卜辭」中有「王出獵獲象」字樣，出獵不會獵得很遠，可以斷定這種動物，決非來自印度安南一帶，想必黃河流域本地就有這種動物。其他又有虎骨牛羊骨，各種動物，在這一區域當時非常繁多，苟非文化中心，決不會這樣聚集起來的。

前三次發掘，對於什物的配置，研究得頗有把握。別人也以為我們有了成績，可以滿意。但我們自己覺得和初願相差太遠了，所希望對於殷代宮室明堂的建築的探求，如史記所載紂王的瑤台在什物挖完以後，竟不曾得絲毫的證明。我們曾推想：那時代還不曾有瓦，又不曾有磚，以往的建築，經過大水冲洗，便沒有什麼遺跡了。我們的攷古工作，因於經濟，不能如發掘巴比倫那樣大規模的進行；而小規模的挖溝辦法，又只能做部份的工作，對於大問題很少幫助，不料在失望時期中，忽然開朗出一個新局面來，最近四次發掘，完全改變了方向。我們在山東歷城發掘的時候，發見了一處石器時代的城垣，那城垣既非用磚，亦非用石，乃係用泥土築成，——所謂坂築：今代鄉僻的築泥牆，還用這個辦法。在城垣旁邊，有當時挖土的遺跡，每個凹下處，形式如硯台的蓄水池一樣。那時我們這些工作的人，都在那邊，大家都記起殷墟那邊，也有這種遺蹟，而且很多。形勢一開朗，我們乃覺得別有可研究的資料了。這種地方顯出比較法的用處。二十年春天，我們再到殷墟去工作，幾乎隨地都有這種

遺跡，只是面積太大，經費太少，這種刮地皮的工作，不能一氣呵成。我們劃分全區爲好些小區，彼此分別去工作。

在殷墟第四，五，六三次的發掘，所發見坂築的遺跡，和山東歷城的遺跡完全相同；可是殷墟的坂築，非用以造城，用以造房屋的基土爲多。孟子說。「傅說起於坂築之間」，（甲骨文數見夢父之名，丁山先生說就是傅說。）在這裏得了事實的證明。那時工人可以做官，可見殷代社會還不會有階級觀念的。

對於殷代宗廟明堂宮室的建築方式，我們稍稍可以想象成型。可惜有許多坂築，經過隨唐以後的破壞，已經失了原型。有一回，一位同事，發見了有花紋的坂築，他以爲發見」離墻，大家都與高彩烈去研究。一經考察，那些花紋，乃是隋唐的雕刻，就原墻上動刀的。所以分別何者爲原型，何者爲後人破壞後的新型，極爲困難。後來，經過幾度研究，對於這個問題，漸漸有了把握。坂築的土基，大都作長方形，四圍多有大石卵，石卵與石卵之間，雖不十分正確相對，總保持相當的距離。我們可以想像石卵是柱礎，上面安柱；由此可以想象門在何處，內室在何處了。再進一步，想像彼時的上面建築，既無磚又無瓦，想必用茅草編成的；古人所謂茅茨土階，大概是近於眞實的。或者有人要懷疑，上面既說過殷民族的物質文明已經程度很高，何以建築還這樣簡陋。其實茅茨建築，不一定是簡陋的，南洋羣島即有茅草造成的大建築。

又有一次，我們發見一處純黃土，絕對不參雜他種泥土的大台基。台基方向正南，和指南針所指的方向絕無差別。台基前十數公尺也有大石卵。排列成弓背形。這種相距十數米突的石卵，使我們想像到那時庭柱的嚴整排列，和我們所見於頤和園，明故宮的差相彷彿。黃土台的四周圍，又發見了好些整副的野猪骨，可見這黃土台和當時的祭祀必有連帶關係。先前祭天時用黃土舖地，也許是沿襲這種黃土台而來！由此，我們對於殷代宮殿有相當的印象了。

我們又於坑土之下層，發見了長方坎，有十公尺大小，有階級可上下；其間發見了破陶器牛骨狗骨之類；足證在坂築以前，還有穴居的遺跡。究竟那是殷代的遺跡，還是殷代以前的遺跡？現在還無法證明。這種坎穴，面積很大，和上海里巷廂房相上下；坎的周圍，用硬土築成，鐵一般的堅固。也有幾個套成的坎穴，一個套一個。甲骨文中的「宮」字，作右式：



這樣的宮室，固然簡陋，但古人並無宮室怎樣宏大之說。地下挖了一個洞，地邊一堵牆，上加遮蓋以蔽風雨，人居其中，冬溫夏涼。這並非憑臆懸想的。詩說「陶復陶穴」，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由此漸進，宮室明堂宗廟的制度，我們會有解決的希望了。不過做考古的工作的，絲毫不可有一點含糊之處；必須有相當的忍耐性，方可免去許多錯誤。社會對於這種工作，也得包容一點，使從事工作的人鼓得起勇氣來。社會上以為我們前三次所得甚多，這三次並無所得。實際上說我們的多量成就却在後三次。此後進行這個工作，對於解决古代文化的問題，大家都相信有辦法；不過無錢不行，要完成這個工作，尙非百萬元不行。當此全國經濟破產之際，我們也只能做一步是一步，不敢存什麼奢望的。這幾年的研究結果，甲骨文部份已整理就緒，不久可以出版。陶器銅器部份也已整理完畢，二三年內可以出版。

關於殷墟部份的工作，可說的還很多，我今天不說下去。以下再報告濬縣方面的工作。

在河南南部，離彰德七十里許，有一濬縣，京漢鐵路經其地有一小站。站西約五里為新村，是我們發掘的地方，屬濬縣。其地臨淇水邊上，古衛國之地，風景很好；淇水中產鯽魚，名淇鯽，又肥又嫩。新村這個地方，北西南三面皆山，淇水蜿蜒而來，山水迴繞，若依堪輿家的眼光，眞是風水最好的去處，可以大旺大發的。

前年，我們得報告，說新村那方面，流水溝中，土人時常挖出銅器；得器易貨，土人也頗以為幸事。後來，那方面發生了一件大事，原來考古工作的大敵，就是一班專靠古董吃飯的古董商。他們規模很大，有數千萬資本，在法國巴黎設了總機關，中國北方各省，每處有他們的分機關。他們專門勾結流氓土匪及紳士做盜墳的勾當，任何堅固宏大的墳墓，包你三天可以盜得乾乾淨淨。河南北部一帶，有名的盜墓流氓，叫做郭小六；他和住濬縣的軍官勾結起來，開始到新村去盜古墓。據村人說，郭小六所盜得的有數尺高的大鼎，有粗大的象牙雕刻，還有無數的寶物，先後售得數萬元的重價。那些寶物始終秘而未見。他們挖墳的技術很高明，地面上只有數米突方的孔，直下二三丈，挖入墳中，整日整夜在裏面工作。新村的民團保安隊，本來也很頑强；只因郭小六勾結了軍隊，又穿了軍衣，懸了手槍，不敢阻止。郭小六且威迫土人作工，不給工資，大家更是不平。乃由民團長往見駐軍的長官，探知並無正式命令；土人乃連結起來，將郭小六那一羣盜墳的趕逐出去，自己來動手挖掘。以前郭

小六挖了一個多月，土人們自己又挖了好幾個月 。 土人之間，忽因分配不均打起官司來，縣政府的師爺們見此中大有油水，又和土人們上下其手，得了一些寶物。還虧教育局長稍明大義，把這件事呈報了省政府；中央研究院也知道了消息，派人特去調查。乃與省政府商定合作辦法，向那邊發掘去。

我這樣詳報告以上的故事，無非想請大家注意這一類的事。在中國攷古，實在困難萬分；古董商們勾結土匪專做燬壞的事，而民衆又限於知識不能十分諒解 。我們到新村以後，幾乎要用百分之九十五的力量應付土人，只有百分之五的力量來做工作，進行自不能不十分紓緩了。

濬縣新村的墓葬，經過上述兩次大破壞以後，我們只想看看他們所破壞的成績，替他們清理未了的事宜。不料清理的結果，成績之佳，出乎意外 。 首先便驚異那些墓葬的闊大，寬約二丈，長約三丈，離地面約二三丈深，這樣闊大的墓葬，決非常人所能經營。去年春天所清理那個墓葬牆壁，有嵌入的車輪，輪軸有玉器銅器之類。清理一個墓葬，要一個半月，自去春至今秋，清理了七個墓葬。墓葬的外周，並有馬坑，最多的埋有六十九副馬骨，雜有八副狗骨。墓葬中有車上的裝飾，車論，馬勒，馬鞍，以馬殉葬的史蹟，這是第一次發見。古代匈奴酋長，生前騎用的馬匹，死後即以殉葬，葉尼塞河流域也有這樣的發現。這種以馬殉葬的制度，並非偶然的事，彼此之間，必有連帶的關係。

有了這次墓葬中古物的發見，我們對於古車的制度，已有相當的明瞭，車輪的配置，車幰的架成，馬勒的形制，都有些了解了。所未解決的，只有車廂一部份的問題，古人謂「和鸞鏘鏘」，「鏘鏘」即是「鐺鐺」。我們且聽這個馬鈴聲，（手中所執者便是）即可證明「鏘鏘」之形容得當。不過這次墓葬中所見的古車，乃是戰車，並非平常乘坐的車子，因為各部份都非常闊大，並且所配置的都是戰場用的武器。

墓葬中也發見一些戈矛戟等武器 ，有一對戟矛上有二字，一係戟字，另一字還沒人認識。這種戟，大概不是實用的戟，做得藝術化一點，專用以殉葬的。又有盔甲殘片，束腰的鍊子，這都是武人的用器。使我們可以想象這個墓主生前的事業。

關於那時的棺槨制度，我們也得了些材料。大概上古人未必都用棺，窮的人連席子也未必用，挖一洞埋了便算了。這些闊大的墓葬，棺槨都是很完備的。墓葬大多有墓道，有的南北兩墓道，有的南首一墓道，最長的可至十餘丈。墓底平地有一條長方坑，那是放置棺材的地方，殉葬的東西放在

坑的四周圍，棺的上面加了一層蓆，上面也是殉葬的東西，再加上一重土，上面又是殉葬的東西。有一墓葬中，發見了一副人骨，不知是否是殉葬的人。

這八九處墓葬，大體相同，亦有小小的差異。有的沒有墓道，有的牆壁直矗，有的牆壁斜落，上大下小，牆壁的築法亦與殷墟相同。其中有一女人的墓葬，所殉葬的有瑪瑙，有象牙雕刻，有一對雕刻極精緻的象牙饕餮。還有一具四方小銅盒，許是調脂粉用的盒子。

這些墓葬，時代必有先後，村西也許還有未經挖掘的墓葬；墓主生前尚武，殉葬了一些武器；若是墓主生前尚文，必以生平所讀的書殉葬；若我們能發掘得一所，像汲冢似的以書籍殉葬的墓葬，那中國古史的面目，將如埃及古史的大改變了。這都是可能的事。

以往發掘所得的古物，大部分在開封，一部份在北平，將來交通便利，大家可以往那邊去看看。

我們也曾對於這些墓葬的時代加以推測。依一部份的傳說，此地正是古代殷陵，若是盤庚輩古帝王所葬的地方，那是再好也沒有了。照事實看來，也頗有些相合；這樣大規模的墓葬，若非王室也難得築成的。但亦有可疑處；古器階級有一定的嬗變過程，這些墓葬中的器物，顯係晚出，與殷墟所見頗有不同。這種饕餮，（有實物）殷墟所無，這種鉢，殷墟所有，這種貝，殷墟所有；這種戈矛的花文，殷墟所無。（均有實物）有人以爲這是衛國的古地，也說得過去。至遲不會是戰國以後的墓葬，（其中沒有銅幣，也無鐵器，玉器亦顯然是早期的形式）殷陵的流風餘韻，多少總保存着一些。

說得很多了，且結束我今天的報告。我們極希望有力量的幫助，如果能夠得到煤油大王之流的幫助，三五年裏面即能把這種工作完成。否則盡我們的能力，在最少的經濟限度中做去，我們這些同事，很多是願意全部精力奉獻給這種工作的。

（附註）本文係在上海中央研究院講演，筆記稿經李濟博士校定。

蘇俄的婦女與兒童

Margaret I. Cole 著
獻書 譯

譯者按此篇係 Twelve studies in Soviet Russia 一書中之一篇，書於一九三三年由英國 Victor Gollancz 書店出版。其中十二篇文字係英國 New Fabian Research Bureau 所派十二專家往蘇聯實地調查後所書之報告。書之價值可想而知。茲譯其一，以充該書之介紹。

導言

我於一九三二年八月往蘇俄有兩個目的：(一)視察蘇俄政府對於婦女與兒童的政策，以補充我從書本上和旅行家所得來的消息。(二)儘量去看看這種政策已實行到若何程度，且如何施諸實行。但我旅居那裏，時間很促，婦女兒童的各項活動當然不過略見一斑。我所到的不過是列寧格勒，莫斯科，與烏克蘭，但僅這三處所見，我已深信如此大規模的一種試驗，而又行之於如此面積遼闊的地方，各地的行政效率和狀況，當然大有差異，不會完全一律；且對于兒童方面的工作必然尤其如是，因為這種工作是與工作者本人的品性大有關係的。因此之故，我不能用統記的方法來敘述蘇俄政府對於婦女兒童所做的工作。我祇能先述我從他們的基本觀念和目標所得到的幾種印像；次述他們為實踐這種觀念而訂定的普遍規則；然後更述這種規則的如何實行與有何影響。關于最後這一點，我很感激貝立德夫人和其他同事，因為有幾處婦女兒童的機關，我自己來不及去視察，他們代我去而給我記錄。除此以外，我篇中所述，沒有一些不是我自己親到或自己見到的東西；凡遇一問題而答案不同——有一次是這樣的——則我特別注意這不同點，而在可能範圍內，總竭力去得到一個正確的答案。

一 概論

有兩件事，對於蘇俄婦女與兒童的生活有重大關係，沒有一個外國人見了不受刺激的，因為這兩件不獨影響當局者的態度，並影響到他們日常的準備。(一)婦女都工作，這是通例，且與男子同樣工作，待遇平等。此點含有幾種重大關係，第一，工資與男子一經平等，則西方各國現在所遇的無數困難立時消滅。我非謂工資的數目通通與男子一律，在他們中男子的工資數目亦非通通相等。但無論如何，他們的原則和實在都是平等。所以他們中間視婦女為便宜勞工的觀念，已經打破，而兩性關係上的一種最

大障礙，也就因此化除。在蘇俄，你若有一件事情要僱人工作，不能說因為要工資低廉而去僱一半工或女子，這種情形是沒有的，且這句話我聽見過也不止一次。

（二）蘇俄婦女在革命前為勞工，在革命時期為勞工，而現在仍繼續為勞工，且國家亦要他們繼續如是。我並非謂他們中沒有一個人不在外邊工作。蘇俄的規則都有很多的例外；有些婦女除家事之外，很能出外工作，但不去做受工資的勞工；也有些（較前一種大概更多）在短時期內拋棄他們的勞工生活。但蘇俄的基本觀念之一（這就是與法西斯蒂觀念不同之處）就是在將來國家不僅要牠的女國民能為個人生產者和培養新國民者，乃要她在公共經濟事業也能合作。我們須略有這樣的見地，方能明瞭他們對於兒童生育與兒童時期所有的一切準備。政府視婦女為國民，為勞工，為母；且同時竭力使為母一事不阻礙她們為國民為勞工。至於此政策如何影響家庭，如何影響他們所謂「理想的家庭生活」，與各個家庭的實際生活，我們留在後幅再論；我們現在所要注意的，是英國所有的大批失業的或工資不足的女工（尤其在中上等階級中）在蘇俄是沒有的。由此推想，還有一種問題，他們大概也沒有的：就是中年婦女，其兒女都已長成，不再需人扶護，而她們自己則或因沒有學習過工作，或因已經忘掉工作致社會上不需要她們服務而弄得無事可做；這種情形在英國常有，而他們中間想一定不易多見。

第二個主要原則是很簡單而我們所常聞的：就是蘇俄所最注意，最費錢的一件事，是維護現在正在發育的一代國民。俄國現在是一個貧乏的國家，政府將在各項收入的大部份中節省欵項以充重要用途。但在可能範圍內，並不減省兒童方面的需要。他們先把節省下來的欵子供給成人勞工，然後就竭力去為將來的國民做相當的準備。這政策與英國十九世紀前半葉之政策適相反，在這一點，在歷史家看起來，或是富有意味的。我們西方正在減短初等教育的年限，而蘇俄正設法延長幼稚院以後的學校生活至十年，即自七歲至十七歲。

以下所述凡關於兒童方面者，較諸關於婦女方面者為詳，其故在俄國我們很容易見到許多的兒童機關，而他們對于婦女的待遇，則除在某幾種情形下，有顯然不同的差別外，都與男子大都相同。我在各處見到女子在各種機關上佔有很高的位置；而他們並不像英國人要去特別注意某機關中是否女子很多，究有多少等等，至於他們所謂的隣境組織（如學校中的父母委員會等）中，是否女多於男——是否有多大天然不同的旨趣——確是社會學家很有意味的問題，然要這樣研究，非在那裏居留較久，見聞較廣，不可。

蘇俄政府全神貫注於兒童生活，其為期則自誕生前直到離學校為止。但關於這事的辦法，則並非完全集中而一律的；例如人民衛生處和人民教育處等中央機關，對於各聯邦的衛生和教育，並非完全一律辦理，不同之點很多，所同的不過是一種標準原則，和幾條普遍的規則。這類標準和規則表面頗似嚴厲，但實行時的不一致和有伸縮性，往往出於多數觀察者的想像之外。我幾次在他們的感化院等機關，問他們「某種某種情形之下，某種規則實行時，有無困難，也能實行」嗎？他們聽了很為驚異，都說「在這種情形下，當然不能實行。有了這種情形，工廠委員會總會知道，總有相當的辦法」。這類委員會人數多少不一，以所轄的地方大小而定。蘇

俄政府對於兒童生活的管理是靠全國各地小集團的合作，這些小集團知道各地的實在情形，而施行相當的處置。對於這一點的了解，非常重要，因在蘇俄不僅兒童生活是這樣，即其他各事亦莫不如是。

二 兒童誕生前之辦法

(甲) 墮胎與避孕　對於這兩件事，中央管理範圍的大小和地方管理權的大小，因各地而異。但中央於生育問題，其所表示非常堅決。蘇俄需要人口的增加；需要康强的人民，且深信要達到這目的，須極端重視兒童誕生前及誕生後之兩個時期。因此政府對於生育，墮胎及看護，總是非常關心。

大家都知道在蘇俄，墮胎是合法的；但並非沒有規定。墮胎若不在政府規定的醫院或醫師處舉行，是絕對非法而須科三年徒刑——三年徒刑在蘇俄是很重的刑罰。（據云各區各城市都設有國立醫院，凡一地一經設有工廠，或一區新經開闢，就設法設立一國立醫院。）凡墮胎須先由醫師診察；若本人並非因健康問題，或其他情形，而有墮胎的必要——例如家庭中人數並不多——則必竭力勸其中止。如係初次懷孕，則勸化尤力。然最後的決斷仍在本人；倘她決意不要小孩，則就實行墮胎。但他們所給她的勸告和宣傳非常動聽，非意旨堅決的女子，不易堅持己意。

當然這是俄國與西方各國間主要的差異 ： 就是在俄國墮胎是並不違法，而秘密墮胎和連帶的弊害，自然也因此而消滅！墮胎須付的費很小，如遇最貧苦的勞工則不收費；在這時期中工資仍照給不扣，與通常生育兒女一樣。 至於此政策於人口有若何影響， 殊難估計；關於生育率與墮胎率所得的報告各各不同。但通盤計算起來，人口是增加的很速。關於這一點，生育後對於嬰兒的維護，一定很有關係；但還有一點亦頗重要：就是像俄國這樣的農業國中，女子生育較早。我在列寧格勒醫院中所見的產婦大多不過十七或十八歲。

避孕在蘇俄是與墮胎並行的一種方法，而現在正日見增加；且避孕也是公認的，例如在莫斯科產婦防護機關所發行的刊物中，公開說明避孕與墮胎任人選擇。致於避孕是不是勝於墮胎，則各說其說；有些俄國醫師說「是」有些說「否」，有些像在英國一樣，說兩者都不對。無論究竟如何，在俄國避孕果盛行，則有兩種困難：第一，避孕總需若干智識與謹慎，而這是在較荒闢較不開化區域的農民中間是不易得到的；第二，醫師所用的器械都是本國出品，而不一定可靠。然關於避孕及其他各點的性教育正努力進行，在有幾個都會中，發展較莫斯科尤甚；例如在敖得薩有一通例：凡要結婚的青年(無論結婚儀式如何)都須商諸醫師。這並非法令，乃是半公立學校的規則，而確乎實行的，這種規則確是蘇俄人民生活中的一種顯著的特點。且無論在工廠中或他處的講師，關於節育一道，都把圖書給人民看，並向人民演講；在有些機關，例如在莫斯科者，有很精詳的勸告和報告——篇幅甚長，細節甚備，而都是各醫師由日常診斷而逐漸塡成者。

(乙)生育　關於生育的消極方面既如上述，我們現在且講積極方面的狀況。在這一方面最顯然的就是蘇俄為保護產婦而所頒的法令，全世界要算最寬大了。凡有手工職業的俄國女子（註一）在產期中有四個月休養，產期前後各兩月，工資照給。凡在機關辦事室工作者，即他們所謂「用筆者」，則有十二星期的休養，工資亦照給。如產婦貧苦，需要援助，則除

小兒需用品外，還可得到一項特別救濟金，如她自己不能喂養，再可得到小兒所需的代乳品。此類救濟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有時也有，但都冠以「慈善」的名號而使受者總覺得一種恥辱。且受了這種「慈善」所賜的恩惠，必須表示感激，不能顧到自己是否方便，須往那些慈善家面前去低首道謝。但在俄國，這是權利，不是慈善。

孕婦都須往治療處請益，俾在此時期中可知道當如何注意——工廠中治療處，或機關中治療處，或本區中治療處都可；且人家告訴我這是產期中支取工資的條件。此種治療處當然因各地主政者的才幹經驗而各異。我所見的區治療處中之最佳者，當推列甯格勒拉弗落夫衙的一所，看護婦與產婦往那裏去請益者絡繹不絕。其待診室及他室中滿貼勸人的標語。此種標語都隨時令而變換；八月中所貼，大都關於飲食衛生，和蒼蠅的危險等。產婦在產後須按規定時期繼續往那裏去，且須攜她的小兒同去，因為她得不工作而支工資就為這小兒。在列寧格勒與莫斯科設有一種連續勸導的制度，專為鼓勵產婦往治療處而不自間斷。且治療處的醫師有時也到產婦家裏去訪問；至於此種工作的是否能處處實行，當然依醫師多少而定，但我們可以說蘇俄在衛生工作一端，無論在產婦或任何方面，都顯然表示他們很知道兒童產後的重要。

這勸導工作實是重要，我們倘然說這是保存兒童與增加產婦安樂的一種方法，也不為過份。確切的數目雖不易得，但在一九一〇年嬰兒死亡率在歐俄一年中為每一千中二八五；在一九二七年，降至一八四；一九二八年，在列寧格勒為一三七，在莫斯科為一二八；且人家說現在還在減低。這些數目雖比英國的兒童死亡高得多，但一個尚未完全發達的農業國現在已能這樣，是很可驚異的；此外還有一事，或者較這一點更可驚異；照莫斯科人民衛生委員會一個職員說，凡落後區域——如喀山克斯登與烏斯吉斯登的公衆衛生欵項，其大部皆用諸於關於公衆衛生的教育與宣傳，而其中大半為標語和布告等。（註二）所以他們人口的增加，即使有種種原因，兒童夭亡的減少必為其中之一。

至於生育一事，政府首領都表示他們極希望產婦往醫院生產者，日漸增加。有些人聽了這句話，很是驚疑；不知俄國勞工狀況不同，他們多數現在還有些像所謂「他們的住所不及英國豬窠」的情形。這班首領的願望還未實現；但他們希望於後五年計畫中可以成功。然無論如何，凡人工金錢有餘之地，他們正積極建設這種醫院；且同時努力勸導產婦往醫院生產。當然，倘有一個慣於英國生活的勞工，進了這種醫院，大概要感到醫院的鄙陋不舒：例如他們缺乏麻藥，肥皂，紗布等；這幾項東西在他們日常需要上亦感缺乏，與我這次同到蘇俄的幾人，亦多注意到此。生育或墮胎都不用麻藥；他們的醫師承認如此，且說「亦非需要」。我們回想到俄國以前的歷史，這句話或很對的；但我們所謂的文化若逐漸普及到他們全體人民，則麻藥與他種藥品的需要恐難免增加；若非從國外輸入，困難恐要發生。俄國衛生事務的首領希望俄國於主要的幾種藥品，都能完全自立，他們也承認現在卻還辦不到。專治瘧疾之金雞納，因某資本家的專利，他們感到困難；醫師現正努力要製造一種藥物去代替牠。

三　醫院

我們現在且把蘇俄醫院的大概情形略述一下。他們的各醫院間差別很

大。例如莫斯科的克里林醫院，在設備，計劃，及管理上都足以供英國醫院的參考，雖有許多最新的器械，且都裝置適宜；醫藥方面的清潔標準也很高；每一病室中至多不過兩人；較諸同數每星期十一金鎊之病室有過無不及。有人告訴我，他們還有比這所更好的醫院。但這克里林醫院只有政府重要人物和共產黨高級職員患病時得進去的。(同我講話的俄人對於這一點似乎毫無不滿意的態度。他們以為政府重要人物的生命是極關重要，不幸患病，應竭國家之力去治療他。照杜洛斯基論調，這或者就是「專制，」但許多人民是贊成的。我的嚮導對於共產主義是一個很熱誠而有時甚至可厭的同情者，他自己雖絕沒有進此醫院的資格，但很得意地認這醫院為蘇聯可以誇人的廣告。)

列寗格勒的梅克尼諾夫醫院或者更足以代表俄國其他的醫院。在那裏凡熟諳醫藥清潔主義的人，見之或者將大為詫異，因你在那裏看不到穿醫院制服的人——病人亦在內——都自由出入病室。甚至割症室亦可隨意出入。他們殺菌一事的程度大概較英國最高等醫院為低。然亦有英國醫院不及之處。例如病人經割症後，須有二十四小時或四十八小時的隔離，獨居一室，這是很好的辦法；院中有園地——蔬菜，花菓——住院之患神經病者，每日在那裏須做短時期的工作，病室中的供花亦由此而來。我要參觀區醫院，但沒有成功。不過從所得的報告猜想起來，他們在清潔和隱密上或足以使慣於西方情形的人大為驚異。惟我們須記得俄國在歷史上是怎樣的；無論醫院如何，在他們總是有勝於無。

他們的前五年與後五年計劃都不提及要增加多少新國民，但我們當注意人民衛生委員會一個職員，在講起某產科醫院時，曾說「孕婦絡續進院，小兒絡續出院，這醫院好像一個運輸機關。

四　兒童生活

(甲)　育嬰所　產後過了兩個月或六星期(照產婦健康而定)產婦出院回家。於是撫育嬰兒的問題就開始了。蘇俄政府設有範圍很廣的育嬰所制度，專任撫育兩個月至四歲的嬰兒，且他們希望這種制度不久能使其範圍更廣。照莫斯科人民衛生委員會中一個職員說，現在每一工廠須設一育嬰所，撫育廠中女工的嬰兒；較大的辦事機關亦須設此；凡機關職員或女工之不能歸入以上兩項者，可將嬰兒送交區育嬰所去撫養，因為區育嬰所是不限制資格的。但就我所見，似乎這不過是一個他們樂觀的觀念；因為我見工廠中確有育嬰所，但有幾處較小，不能容納廠內全體勞工的小兒，而有些非工廠勞工的小兒沒有育嬰所可入，不得不自己設法去撫育小兒。且在鄉區域，所設的育嬰所專任撫育直接為國田工作者的嬰兒，致於其他無數農人的子女，則得不到這種的利益。

雖然，就大體言，城市中與農區中的兒童確由育嬰所所撫育，所收之費，約以勞工的工資為比例，對於極貧苦者不收費。婦女往工作時，將小兒交於育嬰所，至停工為止，或停工一小時後為止，俾略得休息；若女工所擔任者為夜工，則育嬰所為其撫育五夜(第六日為休息日)。若須自己哺乳，則無論在工廠或辦事機關，她可以暫停片刻，往育嬰所哺乳，工資並不扣除。此外還有一事值得注意的；就是監獄中不但設有育嬰所以備女犯嬰兒之用，且女犯若不願帶其小兒入獄(若家中有能替她任看護者她當然不願)她可以返家哺乳。

各地的育嬰所，在效率上當然有很大的差別。就我所見，其中最完備的要推列寧格勒的一所，牠是與我上文所述的治療處有連帶關係的。在那裏，小兒都撫養適宜，神態非常康健；適當的玩具應有盡有；有按時的熱水浴設備；有清潔的「育嬰所」衣服；且見不到蒼蠅和其他害蟲的痕跡（這最後一點，在俄國是不易多見的）。還有屬於莫斯科某紡織廠的一所，其主理者是一個工作過度的婦人，她對於任何人去參觀與調查是表示憎惡的。再有一所在哈郭夫也附屬於一紡織廠，廠中勞工大都來自落後的鄉區，其中的小孩有不少是缺乏營養，神態也欠活潑，且如體溫計等用時如何消毒，亦不注重。在安克林集田有一很寂寞的育嬰所，但在那裏，清潔與房屋刷白似經特別重視。我所見的育嬰所之中，在設備與主理人物方面，能獲得人完全讚美者，實在不多。但我們須不忘蘇俄政府刻正竭力使育嬰所制度盡量普遍，來不及致力於各所的完善設備等。同時他們不能得到足彀的相當人材去辦理這種事情。我們若了解這兩點，則就要覺得他們所有的成績已足使人驚異了。

還有一點，足以顯出蘇俄制度的伸縮性。凡在育嬰所中的較大兒童，與在幼稚院及學校中的兒童一樣，在暑假期中得往鄉間假期營帳去玩耍，他們或自己去或同父母去。所以我在八月中所參觀的育嬰所，其中都是人數很少。但其中總有幾個資格很老的兒童（三四歲間）仍在裏邊。若問他們為什麼沒有去，則解釋很多；或因其中有幾個尚未斷乳（這是農業國中所常有的；蘇俄對於這點雖很不贊同，但一時也不能把牠消滅）；或因留在那裏的兒童特別柔弱，必須牠母親的照顧；或很簡單地不過因「牠的母親不要牠去」。這些各別的通融辦法都是為適應各別個性；他們法令的伸縮性，要算這條最顯豁了。

（乙）幼稚院　俄國小兒至四歲，則從育嬰所時期進入幼稚院時期，至七歲為止；在這時期，撫育之責就交於農民教育會之手。且到了這時期，小兒也像他們的父兄一樣，要開始「束緊褲帶，」這是調查者所可注意的。人民衛生委員會的職員力言他們所有的育嬰所雖還不彀，但育嬰所中毫不缺乏食料。我想這句話未必準確，因無論如何，我確知有一育嬰所為缺乏牛乳而有怨言。但就大體說，各種人民中得到最優食料的確乎是小兒，且多數小兒都神態康健，撫養得宜。在幼稚院中據說「現在飲食不甚足彀，希望到了秋季可好些。」雖然，其中小兒都在園內歌唱游戲，牠們都很快樂，很康健，很清潔；倒也並沒有一些軟骨病的現象。在他處有些幼稚院經濟缺乏，不足以供給小兒的校服——照他們的理想，凡進育嬰所與幼稚院的小孩，進去時都須脫掉自己的衣服，換上特製的校服，這當然是避免傳染症的好方法。（註三）

蘇俄政府的目標是每一小孩須進幼稚院；但因為問題很大，這目標還沒有達到。例如在開夫，有二〇〇幼稚院。可收二五〇〇小兒；但據云還還不彀。現在正從速添設；但這件事，適與學校一樣，也感到缺乏教員與教室的困難。（註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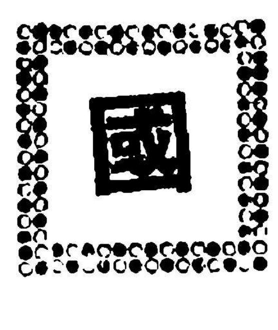


（未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廿三年六月八日起
至廿三年六月十四日止

（硯農）





蔣委員長由贛返京

贛省勦共軍事，週來有顯著進展。十五日為孫總理蒙難紀念及中央軍官學校十週紀念日，該校定是日舉行歷屆陣亡員生追悼會。蔣於十四日晨，偕夫人下山，由潯登艦返京，參加兩紀念典禮，並閱兵。京中已籌備盛大歡迎，祝賀凱旋。茲紀上週各路戰況於次：

贛東戰況之一斑

南昌八日電，十五師杜章兩旅，及二師王旅，七日晨在永新東門外茶山一帶，與偽七十兩師鏖戰兩日夜，傷斃匪隊四百餘，獲槍四千枝，我軍亦有損傷。殘匪分向深山中潰竄，國軍將大舉燒山，圖一網打盡。又上饒團隊駐軍，在曹家灣分頭包圍追勦股匪，斃傷甚衆。又九日電，徐高股匪，因被追勦太急，化整為零，四日一部竄距省垣百三十里之安義，經我岳師擊潰，截為兩段。匪軍實全失，傷斃無數，向太子嶺蛇坑壟逃竄，譚道源電行營告捷。又十日電，省賑會於樂平衆埠街，設一後方災民收容所。詎方邵股匪，突於四日夜三更，率匪數百，圍攻該收容所，槍火並舉，焚燒殆盡，幸王團趕到，用機槍迫擊砲猛射，匪始敗退，結果傷災民二十餘名，餘物一炬而空，為狀極慘，省府將撥欵施賑。又十二日電，吉安屬之油田汀田一帶，久為匪巢，第二師奉令，調往兜勦，匪巢有堅固碉堡及防禦工事，扼險頑抗。該師旅長親臨最前線，率部猛攻，激戰三時餘，當將匪堡攻破，直入油田。斃匪百餘名，殘匪紛紛潰竄，奪獲槍彈鹽米甚夥，救出肉票五十餘名。南路軍亦將十風堊完全佔領，復會同四十四師圍勦附近匪堡，至晚始全解決，殘匪退會昌。

湘西鏖戰匪部四竄

長沙八日電，蓮花五日電，十六師長彭位仁三日率部向茶子山・馬嶺・金華山・茶山一帶高地進勦。拂曉前衛沿茶子山進攻，匪約七八百名，據工事頑抗，我軍節節猛攻，激戰至午前八時，連占茶子山・馬嶺東一帶高地。蕭克率偽十七八師猛衝反攻，戰事異常激烈，適大雨傾盆，匪利用較高地勢，逐步重迭衝鋒。我官兵均極奮勇，鏖戰三小時，將匪擊潰。匪一部竄據金華山・銅鑼一帶之堡內，大部潛伏金華山以東山中，我正分途進勦中。又十二日電，據報竄修水屬幽居山雞坳等處徐彥剛高詠生股匪之一部，經我十九師陶鄧各旅及岳馮兩師各旅團協勦，將幽居山雞坳等處收復，該匪遂北竄修水通城邊境塘城坳等處。七日我岳師文副旅長，率各團協同馮師高團，十九師鄧旅傅團，向該匪會勦，匪向風局全豐以北逃竄，當即跟追。復經我修水保衛團在全豐之山下屋堵勦猛擊，即將偽十六師長高匪詠生擒獲，殘匪正繼續搜勦中。

川軍將領總攻擊令

重慶八日電，勦匪預備軍全部二萬餘人，已先後到達順慶，彭韓開巴中江口，郭勳開渠縣三匯，俟佈置定後，始能進攻。據軍訊，匪在通江得務山苦草壩辭雞河各地，集有人槍三萬餘，企圖乘隙突破一點衝出。又據成都十日電，萬源得而復失共達三次，頃傳該縣及城口又同時為五路軍攻下，殘匪潰竄陝南。重慶十一日電，萬源匪情大變，主力向右移動，企圖另造新情勢。劉從雲定十二日赴順慶，指揮各軍，請速頒總攻令。

賀龍一部再入湘西

重慶九日電，賀龍被黔軍擊潰，分竄沿河各處，王家烈集中兵力五團於遵義，準備圍勦。另據上海九日電，川航訊：賀匪意圖以黔北作

根據，分三股竄擾銅仁遵義川南，任何一方得手，他股即併力前進，但就現狀，恐匪尚無此力量，蔣不給困渝，所部在婺川栢村場，與匪激戰，匪退距婺城百里之科發垻云。又據重慶十一日電，軍息，賀匪現竄入乾德口，有再入湘西永綏模樣。

蔣伯誠與粵商會剿

香港九日電，蔣伯誠七日抵粵訪陳濟棠，宣布蔣對東南路軍聯合剿匪意旨，並交蔣鼎文致陳函。首述東路軍前方陣線及交通狀況，次謂匪主力現集清流歸化一帶，末謂東南路軍，今後聯絡剿匪，多待承商。陳答已遵照蔣委員長計畫做去，東南兩路聯絡剿匪，亦相當決定。晚陳設宴洗塵，鄒魯蕭佛成等作陪。蔣談，此來無政治任務專商剿匪軍事事畢仍同閩北返。另據政息，蔣伯誠連日與陳濟棠接洽圓滿，對粵軍費，決如數發給，並擬增撥攻會昌軍費。惟陳對西南兩機關存廢問題，請留待五全會討論。

浙邊匪擾正勦辦中

杭州十四日電·玉山鄭家坊地方·有僞獨立營殘部匿跡，嗣經浙保安一縱隊向樟樹推進包圍，殲匪甚多，已派軍駐尖溪嶺一帶搜索。刻俞濟時到玉後，飭該部續勦，以期肅清。同時福鼎近日匪勢猖獗，浙保安一團李秀部，於前日率該團二營會部，親赴福鼎督剿。一營朱部進駐洪嶺後，沙坑范坑泰逢等地赤匪已多竄去，該營已在洪嶺築堡壘，嚴堵竄入壽寧。

中日外交無何開展

中日外交於過去一週間無何進展。惟有吉於八日晚參加外部新廈落成聯歡會後，自京返滬，突然發生日駐京副領藏本英明失蹤事件　，轟動中外，尋常外交因之延擱，除藏本事件另有專紀述外，更誌可紀之事如次：

有吉談將解決懸案

上海九日電，日使有吉及唐有壬，九日返滬。有吉稱，中日關係現可告樂觀，外交上有友善諒解，渠信各項懸案，最近期似有解決可能。通車原則雙方不否認，尚有技術問題，正待磋商解決，此事不久結束，黃郛氏俟此點商妥當可北上。中日債務，華方正研究，頗複雜，一時難通盤解決云。

黃郛表示繼續負責

上海九日電，黃郛昨晨表示：求去不能，惟有繼續負責，但願國人明瞭國難，望輿論界負責發正當言論，以共渡難關。余一年來之行動，問心無愧，一切出以光明，無用藏避。連日確未外出，且未晤日使有吉。

柴山飛赴承德長春

北平八日息，日使館武官柴山兼四郎，於八日晨八時四十分，乘關東軍派來之M一〇四號飛機一架：離平飛往承德。同行者爲日海軍武官冲野。聞柴山此行，所負任務甚大，日關東軍方面，對華北戰區各項問題，及平瀋通車事，均待與柴山討論　。以是柴山抵承德晤日特務機關長松井後，即將偕松井赴長春一行，以備關東軍部諮詢。又訊，柴山此次離平，係因日皇弟秩父宮渡「滿」，極使明瞭華北情況，故特邀柴山赴長春，垂詢一切。秩父宮並將視察長城各口戰蹟，屆時亦將由柴山陪往云云。據柴山行前在南苑機場對記者談稱：本人抵承德後，將赴長春一行，定本月十四日返平，與余同行者爲海軍武官冲野先生，彼並無何任務云云。

中土友好條約公布

南京九日電，外部九日正式公布中土友好條約，全文如下：大中華民國大土耳其兩共和國，爲建立並增進兩國友好關係起見，決定訂立友好條約。爲此簡派全權代表如左，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特派大中華民國駐瑞士特命全權公使胡世澤，大土耳其共和國大總統特派大土耳其外交部部長伊爾米爾區議員羅世鐸兩全權代表，將所奉全權證書，互相校閱，均屬妥善，議定條文於後：第一條·大中華民國與大土耳其共和國及兩國人民間，應永敦和好，歷久不渝。第二條·兩締約國同意按照國際法原則，建立兩國外交關係，兩締約國約定此締約國外交代表，在彼締約國領土內，在互相條件之下，應享受國際公法通常原則所承認之待遇。第三條·兩締約國同意對於設領及商務關係，以及此締約國人民在彼締約國領土內居留住處問題，保留日後另定條約規定之。第四條·本約應由兩締約國按照各本國法律，於最短時間批准，批准文件應於批准三個月內　，在日內瓦互換，自換後第十五日起，本約應即發生效力。爲此兩全權代表將本約二份

簽字蓋印，以昭信守。大中華民國二十三年，西曆一千九百三十四年，四月四日訂於安格拉。





裁軍總會不歡而散

英美法之秘密談商

日內瓦七日路透電，六日晚裁軍會三主要國代表團領袖即英艾頓，法巴多，美台維斯，會舉行重要會議後，訪員得訊，謂大局業已轉佳，聞三領袖已商妥決議案之全文，而將交有代表出席裁軍會之各國政府核准之一。主幹部會議原定七日晨十時三十分舉行，茲已改為下午二時四十五分開會，總委員會則定四時集議，三領袖商妥決議案之消息，已使人復抱裁軍會不致完全失敗之希望云。

通過三國提案

倫敦八日路透電，裁軍會阽危之局勢，已經挽回。總委員會今日在和平與友好空氣中開會，通過英·法·美三國總代表所商妥之折衷提案。案內(一)重行聲明告成一般的公約實為最急要之舉，（二）規定為達此目的，立即工作之程序，(三)承認德國回會之必要。總委員會即通過是案，裁軍會之工作，乃獲顯著之進步。於是總委員會宣布延會至下星期一午後三時半，屆時將組織特委會兩個，一考慮歐洲區域安全協定問題，一考慮公約實施與監督的担保問題。當是案通過前，艾頓力言維持英法間傳統的友誼之重要，並謂有若干大國，共合作為必不可少者，現未與會，致環境甚為困難。現已成立一種妥協，英似對於德國脫離裁軍會之見解，始終不變，深覺自德國出會後，裁軍主義與國際諒解均已大受損碍。渠希望德政府在諒解所由得之改善的空氣中，重行返會，近兩年來以從事協同經營之工作云。俄代表李維諾夫今日之態度非常溫和，其融洽之精神，使各國代表為之驚愕。李氏謂蘇俄從未反對提案中之任何點，渠希望俄國主張和平會議之觀念，常存在於各國內閣之文書庫中。赤軍之士兵，實為世界最愛和平之人民，俄國誓與各民族及各政府協同經營，以獲得世界之和平云。義代表棗推格那與波蘭代表勒桑斯基均提出保留，義代表聲明，非俟政治問題解決後，渠恐裁軍會未必能有適當之進步。李維諾夫對於提案亦不絕對滿意，故當提案正式提出時未投票，主要代表均於今夜返國，故裁軍會之空前驚濤駭浪，已暫呈寧靜云。



——上海新聞報——

宣告無期延會

日內瓦十二日路透電，裁軍會十二日開會時，會選舉歐洲之代表，組織安全委員會，以便依照七日通過之三國折中決議案，考慮區域安全公約問題，惟匈義兩國均聲明保留，彼等僅為旁聽員。十二日總委會集會之主席為希臘政治家波立狄斯，蓋由韓德森提議而被舉者，列强當局之與會者，僅蘇俄之李維諾夫，惟亦至開會後半小時始蒞會場。李氏曾發言，謂渠希望安全公約將來能包含歐洲以外諸國，不僅為區域的而為普遍的云。著名社會事務專家愛煦培夫人，代表英國出席裁軍會已兩年許，宣讀一文，聲明英國除洛迦諾條約外，不能參加任何公約。繼由韓德森起稱·渠

將以蘇俄所提出改裁軍會爲永設機關取名和平會議之建議，送致有關係各國政府。又稱：各政府於德國返會之談判，如不能獲有所期望之進步，則渠擬召集主幹部討論此事云。於是總委會乃於下午五時二十分宣布無期延會，計集議一小時三十五分鐘之久。

美蘇代表談遠東事

日內瓦九日合衆社電，九日美代表挪門台維斯午宴李維諾夫，據知兩氏對李氏所提出之太平洋不侵條約問題有所討論。李氏於數星期前曾提議依蘇俄與其西鄰各邦所定不侵條約方式，與太平洋有關各國成立一不侵條約，當時論者以爲日本如不肯參加，此舉即將失敗。今日美俄兩代表間之會商，又重新引起一般對該問題之興趣云。

拉狄克論英法衝突

莫斯科十三日塔斯社電，「消息報」發表名政論家拉狄克關於裁軍會議之論文一篇，拉氏謂，日內瓦經歷之會議，累次失敗，此次之失敗，則不爲戰後數百次失敗之累加而已。

此次之失敗已變爲歐洲甚至世界政治上之一轉變點，，至此日內瓦已成爲世界大戰最後準備之結晶化的階段。拉氏評論英法兩國之對立時繼謂：『巴多與西門氏在裁軍會上之演說，已戲劇式的向世界證明，歐洲戰後十五年之發展史，結果竟演成此歐洲兩最大帝國主義列强在政策上完全不能調和之景象。英帝國主義任意放縱德帝國主義，使促成歐洲東部與東南部之變化，英帝國主義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以東以北之行動，亦令其放手作去。英帝國主義公開告知一切準備世界大戰之勢力謂，若沿此線前進，汝等可不受英帝國主義之阻碍。在表面下，英國揚稱致力保衛法國，但在實際上，彼僅保衛法國在歐洲之國土，但使法國之國際地位任人摧殘。惟是英國對于法國在歐洲之國土亦不無憂慮，因彼恐法德之國界若有變化，如將比利時劃入德國境內，則德國之手槍又將刺住不列顛之胸膛。英帝國主義以爲其本身雖在歐洲戰後歷史中已逐漸衰弱，然仍能重演美國在第一次大戰中之角色，即保持中立，獲取巨金，一俟他人精疲力竭時，在出而講和，以圖分取大部分之贓欵。然而美帝國主義並未因此種政策有極大之獲得，此固具有常識者均知之事實也。英國之計算並未將歐洲及亞洲諸般情況加以詳密考查，已不待言』云。

討論公約實施保障

日內瓦十三日哈瓦斯電，裁軍會議討論軍備監察及裁軍公約實施保障之委員會本日開會，比代表蒲爾塗主席，法代表指出裁軍公約實施保障及軍備監察，與分區互助協定間，有密切關係。日代表橫山將前此佐藤對於軍備監察問題所提出之保留，重予聲明，並謂對於裁軍公約實施保障問題，仍可適用，上項保留，在此種情形下，日本對於委員會之工作殊難積極參加云云。蘇聯代表施泰因鑒於日本所提出保留，乃聲明蘇聯代表團以爲鑒於軍備監察及公約實施保障之一切約束，務當具有世界性，此意蘇俄代表曾一再言之，但無論如何，蘇聯仍將參加委員會主要之工作云云。繼又由美國及波蘭代表交換意見，委員會決定委員會主席蒲爾塗與各國代表團接洽，以便將下次開會時應提出之各問題事先加以研究云。

海會預商即將開始

英美日已定期會談

東京十二日新聯電云，關於舉行海軍預備會商，英美日三國已準備完畢，不俟法美兩國回答，擬於下星期內由英外長西門．日本駐英大使松平．美國駐英大使三者間先開始會談，此事外務省已接松平報告。又五月十七日依英政府請柬，已經明白美日兩國以英國爲對手，開始交涉，如英美間擬先會談，爲期公平，英國於會談時或會談前，應先向日本通告。又其後，會談經過情形，亦相互通達，謀得以圓滿進行，以上各項似已互相諒解。

羅斯福將會日要人

華盛頓九日合衆社電，羅斯福於視察夏威夷時會見日本高級官員之消息，此間業已證實。羅氏九日午在白宮宴日賓時稱，彼極願於抵火奴魯魯時與日政治家相晤。接近羅氏之人員稱，總統與第一流日政治家會面，當可除去日美間許多誤會。據信上項聚會如成事實時，兩方所談題目，當不外中國門戶開放，九國公約下美日兩國之責任，及海軍比例等問題。關於非島獨立問題，羅氏亦將提出，最後羅氏對日本移民美國問題亦有提出討論之可能。至於日本將派何人與美總統會晤，則尚未定。但恐終

不外首相齋藤與外相廣田二人，按現時計劃，羅斯福將於六月二十三日由紐約起程巡視各處軍港云。

日本希望重締新約

東京九日新聯電，日本對存續或廢棄華盛頓條約問題之態度，頗爲各方所注目。如此次海軍預備會商，傳稱英美方面料日本將難免廢棄該條約，故迅速而召開海軍預備會商。但就該條約廢棄問題，日外務省自前即在考究中，首腦部意見大體似以爲該條約無出日本通告廢棄必要，即明年海軍會議如代倫敦條約及華盛頓條約另締結一新條約時，則該華盛頓條約當然廢棄，雖慮及會議決裂，但屆時可通告將其廢棄。又對該條約廢棄，法國亦頗成爲問題，此際是否將出以何等態度，頗堪注目。因華盛頓條約第二十三條規定，如欲廢棄該條約者，須在其有效期間（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二年前（至本年底）預先通告。

義德兩閣揆約期會晤

德報所稱會談事項

柏林十一日電，「柏林日報」駐日內瓦特派員電稱，引起世界報界注意之德義兩總理會議，專爲討論奧國時局與德國返回國聯兩問題。德記者報告，茲據可靠消息，義相與德揆間，對於奧國大局，果能成立一圓滿諒解，則義相即將自任裁軍問題之誠懇經理人，努力進行，以達到德國返回裁軍會爲目的。德記者又云，墨索里尼之此種動作，係以一月四日之義國計畫爲基點，義政策趨重限制大軍備國家之武器至現在之定量，并贊成增加德國國防軍之自衛能力。

會議地點與參與人

羅馬十一日哈瓦斯電，希忒拉與墨索里尼會晤日期，已定爲六月十四日及十五日兩日，其地點係巴都亞與威尼斯城間之阿斯脫拉行宮，即昔日拿破崙一世之產業也。義國代表團除墨索里尼外，尚有外交蘇維治，首相機要處長阿洛錫，及義大利駐德大使師何愛的，均將於十三日抵威尼斯。聞義德兩國代表談話結束後，將於十六日分頭啓程返京云。

法外長定期訪義相

巴黎九日路透電，據消息靈通者稱：巴多雖已被邀參加希忒拉與墨索里尼之會議，但巴氏在秋季前似不致往游羅馬，法政府現認法外長與德總理直接交涉之時機刻已成熟，故法外長之參加義德兩總揆之談話，可不成問題云。又十一日合衆社電，據今日佈告，法外長巴多將於七月往謁墨索里尼氏於羅馬，自法西斯政府成立後　，在任法外長尚未有往遊羅馬者。至巴墨兩氏所擬談商之題目，尚未公佈云。

德奧抵觸之發展

國社黨施炸彈恐怖

維也納七日路透電，今日奧國各處發生炸彈案多起，致引起一般人之恐慌，以爲擁護國社黨者現謀取攻勢。諸案中之最嚴重者，爲下奧哥利亞總督萊塞氏之鄉間住宅爲炸彈所損，此間電氣廠亦有炸彈爆炸，擲彈者已被逮，現正由警署研訊。薩爾斯堡天主教運動俱樂部，遭炸受損。同時邊界亦有事端二起，均在奧國極西區之伏拉爲堡境內，發生者第一起係奧國巡邏兵一名，第二起爲巴凡利亞之奧籍兵兩名，專充曼混與維也納間之警戒者，爲捷克憲兵所逮　，謂二人挾有供給奧國國社黨之宣傳品與金錢，該金錢所將送與之受者，已在維也納被拘。

奧國查明係德指揮

維也納九日哈瓦斯電，德國僧城國社黨參事部擔任對奧國作恐怖主義行動　，業於本月初開始，採取攻勢，因此奧國全境迭出事故，若干恐怖主義黨徒業被捕獲，將由戒嚴法庭予以審理。奧政府決以嚴厲手段，報復德國國社黨人，最近當道在恐怖黨人白晌家人，搜得函件，證明僧城國社黨人對於奧國境破壞行爲之籌備，確負主謀責任。道爾夫斯業已搜集種種證據，造成卷宗，遇必要時，將向國聯提出。

奧政府決澈底剷除

維也納十日哈瓦斯電，道爾夫斯內閣剷除國社黨運動，現正在澈底進行中，高級官員多人暗中接濟國社黨運動，神通廣大，不易動搖者，

現亦在肅清中。在斯科利省格拉茲城查有官吏六十八人，其中有高級學務及行政官員數人，均在政府禁止奧國國社黨以來，繼續繳納國社黨黨費，直至近時爲止。因此均已由政府予以撤職處分，並褫奪其各項退職恩給金云。司法部長兼教育部長舒斯尼嘎在克倫斯城演說，語氣中對於國社黨最高領袖希忑拉多所指摘。略謂吾人不僅當指斥一般恐怖主義者，且對於縱容恐怖行動，並直接間接迴護恐怖主義之領袖人物，亦當痛加指斥。蓋此領袖人物，往往寬縱恐怖行動，實當分任其咎也云。又電，若干人士在德國公使住宅前舉行示威，以瓶及石塊擲入屋中，示威者繼搶得希忑拉照像，當街予以毀壞，德國公使頃已向警署提出聲訴。

奧國輿論憤慨激昂

德國國社黨開始對奧攻擊，本日維也納半官式之「聯邦郵報」評論此事，略謂奧國人民恃地方風景及維也納吸引各國遊人，以補助經濟，不料褐色盜匪于此遊歷最相當之時節，開始騷擾，使遊人裹足不前，其目的在破壞奧國人民主要之資源。該報此言，足以代表一般意見，即其他所有報紙，莫不載有同樣評論，並請正式軍隊以外之武裝團體，起而自衛。「新自由黨報」謂奧國人民當善自防衛，不可聽人以犯罪行爲妨害奧國之生命云。「新維也納朋報」謂，希忑拉黨從新攻擊奧國，不過使奧國人民之愛國心理，較前更熾而已。「維也納日報」亦有同樣表示，謂凡揭破恐怖主義之面具者，皆將加入愛國陣線，以圖自衛云。此爲報界之意見，實際上各種武裝愛國團體以已照報界發表之意見，開始反抗希忑拉黨恐怖行爲，其中似有政府之援助。例如多瑙河之克姆城久爲希黨之中心點，今日有愛國團體集合天主教衛鋒隊七千人，舉行示威運動，並有政府人員數人，參加演說，均勸衆自動反抗褐色潮流，當時在場人衆，歡呼總理道爾夫斯及政府萬歲，歷時甚久。

奧採嚴峻制裁辦法

維也納十一日路透電，內閣十一日採取嚴峻辦法，以應付奧境恐怖主義之行動，最近各地屢發生炸彈案，恐將妨害旅行交通。內閣已令組織特別警察，以應付之。據官場發表消息，此種恐怖行爲，係德國所唆使，特別軍隊雖將在法律範圍內行事，但遇必要時，亦可便宜行事，凡犯恐怖行爲者，即處以死刑，無須經過法律上拖延時日之手續云。

希望義國解圍

維也納十一日哈瓦斯電，義德兩國總揆不日即將會晤，對德國國社黨又對奧國採取大規模攻勢肆行恐怖主義行爲。奧國輿論評論此事，希望墨索里尼與希忑拉會晤時，將予提出。並促希氏追憶前向義國所作停止反奧宣傳之諾言。

小協約國承認蘇聯

日內瓦九日哈瓦斯電，捷克與羅馬尼亞承認蘇俄之文件，九日晚已由小協約各國常設政治會議予以公布，玆將該政治會議關於此事之決議案內容，報告如下：決議案內稱，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蘇俄外長李維諾夫與捷克外長貝尼斯在日內瓦交換內容相同之公文，恢復蘇俄與捷克間之正常國交關係。羅馬尼亞與蘇俄亦交換同樣公文，恢復彼此國交。猶哥斯拉夫則因該國外長傑夫的區須正式訪問巴黎，對此項問題須俟傑氏回國報告之後，始能確切決定。此係最近小協約常設政治會議各委員與蘇俄外交委員李維諾夫談判數日之後，始經各國政府決定於本日交換公文，實行恢復國交。

三國間換文之內容

捷克外長貝尼斯致蘇俄外交委員李維諾夫之公函宣布如下：逕啓者，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小協約三國外長在捷克會議時，彼此同意，以爲一俟外交政治情形相宜時，小協約各國即應與蘇俄恢復外交正常關係。本年六月初，本外長與貴外交委員長談話之後，小協約各國常設政治會議以爲，按目下外交政治情形，小協約各國已可照捷克之決議，分別與蘇俄恢復國交。捷克政府於與貴外交委員談判之後，現已決定與蘇俄政府恢復外交關係，並決定派遣全權公使，駐紮貴國，用特函達。本外長深信兩國恢復國交之後，必能永久諧和，而兩民族日後必能互相合作，以謀彼此之繁榮，並維持世界之和平云云。羅馬尼亞外交部長迪杜勒斯柯亦以公函，致李維諾夫，其內容相同。李維諾夫亦以措詞相同之公函，分致捷羅外長，內容如後：逕啓者，蘇俄政府於本委員與貴外交部長談判之後，決

先與捷克或羅馬尼亞政府，樹立外交關係，並決定遣派全權公使，茲特函達。本委員深信彼此國交恢復之後，必能永久諧和，而彼此民族，日後必能互相合作，以謀公共繁榮，並維持世界和平云。

蘇羅互尊主權公函

羅馬尼亞京城九日哈瓦斯電，羅馬尼亞業已承認蘇俄，事前兩國會商定彼此尊重主權，李維諾夫曾以公函證明此事，謂兩國政府相約尊重主權，彼此對於對方之內政，均不干涉，尤以避免宣傳爲要。彼此更相約各不組織擾亂對方國家之團體，其自行組織者，不得加以援助，並不許其在境內停留。凡武裝力量及軍器軍火用以接濟此項擾亂團體者，彼此均禁止入境，亦不聽其通過云。羅馬尼亞外長亦有同樣公函，致送李維諾夫。又電，小協約國政治常設會議已決定於六月十八，十九，二十在羅馬尼亞京城開會。

國聯得訊大爲欣慰

日內瓦九日路透電，小協約國對蘇俄復交，國聯方面聞此消息，大爲欣快。衆料猶哥斯拉夫國於其外相傑夫的匪游巴黎返國後，亦將對俄復交。小協約國今日在此宣布承認蘇俄，衆視此爲蘇俄加入國聯之又一步驟，預料蘇俄加入國聯事，九月間當可美滿解決。李維諾夫現正草擬東歐互助公約之計畫，關於此事，法國亦甚關切，不僅小協約國已也。聞德國與波蘭皆已被請參加，但此兩國，皆尚未表示接受之意。

輿論界咸表示贊成

捷克京城九日哈瓦斯電，小協約各國與蘇俄恢復正式外交關係，係於下午五時正式發表，此事原爲一般人所料及，故輿論不以爲異。國務會議對小協約各國常設政治會議在日內瓦之決定，完全贊成。捷克大實業家及銀行界對於小協約各國與蘇俄恢復正常關係，因經營事業上理由，原極盼望。各報均謂，此次承認，適與蘇俄重行參加歐洲政治同時發生，在國際上實有重大關係，不僅此也。小協約各國之承認蘇俄，正値蘇俄與法國及小協約各國日趨接近之時，如此不啻多數國家結成集團，以防範希忒拉主義下之德國，使不致發生危害云。

猶國政界完全諒解

猶哥京城十日哈瓦斯電，蘇聯與捷克及羅馬尼亞間相互承認，成立外交關係，此舉在猶哥政界方面，絕不視爲驚異。此間輿論對於猶哥之兩協商國與蘇聯復交，尤屬完全諒解，且認爲此事可證明蘇聯不久將加入國聯。又巴黎十日哈瓦斯電，猶哥斯拉夫外長傑夫的匪頂偕其夫人自日內瓦來此，此外希臘駐法公使波里迪斯，法國駐猶公使那齊亞及其他要人，均將於日內來巴黎。

德國對此觀察一班

柏林九日哈瓦斯電，小協約國捷克與羅馬尼亞兩國，業已承認蘇俄，德國報紙謂，此爲法國政策之表現，而促成者乃法外長巴多。大部份報紙謂，六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在羅馬尼亞京城舉行之小協約各國會議，巴多將前往參加，可見蘇俄與小協約各國之談判復交，乃巴黎方面假手造成者。「柏林交易所日報」謂羅馬尼亞與蘇俄間關於比薩拉比亞省問題之爭執，所以能不提起者，實賴法國斡旋之功。該報並謂，以意度之，羅馬尼亞所以能承認蘇俄者，或因莫斯科多少已承認放棄俾斯亞拉比亞省，蘇俄對於此事，所以能具誠意者，亦因受遠東事變推移之影響云。

波蘭譽爲和平保障

華沙十日哈瓦斯電，波蘭半官式報紙，評論羅馬尼亞及捷克承認蘇俄事，略謂兩國承認蘇俄，特別爲吾人所關切，因蘇俄爲波蘭之鄰國，且爲同盟國，小協約之承認蘇俄，又爲吾人之所切禱，且曾爲之致力。該報又謂，羅馬尼亞承認蘇俄，在政治上有重大關係，至於捷克與蘇俄之國交上障礙，多半由於經濟組織之不同。該報以爲，捷克與蘇俄之最近，不獨在政治上有利，即由哲學言之，亦覺有益也。政府黨之「波蘭快報」視小協約各國之承認蘇俄，不啻於和平連鎖上，又加一新環，殊可欣幸云。

美白銀案通過參院

參院通過候羅批准

華盛頓十一日合衆社電。今日參院以五十四票對二十五票通過畢德門白銀案。此案已在衆院通過，現祇待總統批准，即成法律。畢案內容本係羅斯福所主張，當可立即批准。又電此案係白銀派議員所提出，欲在本屆國會期中成立擁護白銀之辦法。此案規定增多美國存銀，許總統接收國內貨幣銀之存底。准財長按照其所認爲最有益於公共利益之價格時期與辦法。在國內外市場收買白銀，國內收買對於五月一日所有之存銀，其價格以每盎斯五角爲限。又准財長於銀價超過貨幣價值時，或貨幣銀多逾金四銀一之比率時，出售白銀，並許財長發行銀券，其價值不得低於所購白銀之成本。此案又授權財長。管理調查並禁止白銀之收買進口與轉運。違者得予以一萬元罰金，或十年以下監禁之處分，財長亦可頒布其所認爲實施此案所必要之條例。

羅氏統治經濟咨文

華盛頓八日合衆社電，今日羅斯福爲統制經濟計畫，有特別咨文送致國會，羅氏於該咨文中，力言統制全國自然富源及社會保險立法之必要。彼指出國內富源之浪費極鉅。羅氏咨文並要求老年及失業保險立法，羅氏主張此項社會保險立法經費；由全國捐助，而不再加稅收。批評家指出本屆國會即將閉幕，羅氏此時提出上項咨文，恐通過希望極小。

失業救濟收效甚微

華盛頓八日路透電，美國總工會今日發表一文，謂美國救濟失業之辦法，迄未有多大成效。失業人數一九三零年四月爲三百十八萬七千，一九三三年四月增至一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今年四月僅減至一千零六十一萬六千，仍與一九三二年失業人相等。在秋季前，未有緻減希望。

美俄貿易協定建議

紐約八日哈瓦斯電，依據四月四日衆院通過四月十二日總統簽署對愆付債務國家勵行財政封鎖之約翰森法案，蘇俄亦列入愆付國家內，不能在美獲得貸欵：而美俄間之貿易，亦無從發展。故此間有關係方面，現希望美俄間仿照一九三零年通用電氣公司貸欵蘇俄在泥泊河上建設水閘之辦法，締結一種總協定，以解決從前蘇俄對美債務之問題。按通用電氣公司爲蘇俄建設水閘，因蘇俄無力償債，約定以貨物抵償，現在美商所擬訂之協定，亦擬以貨物償付辦法，以期了清舊債。同時，俟蘇俄依照前項辦法，承認舊債後，美方即擬貸以新債欵，以期蘇俄購買美貨；其數量即與舊債相等，而利息期限與分期償還本利方法，則應於事先商定。

德國貨幣亦將貶價

德國商品唯一出路

倫敦十二日哈瓦斯電，德國馬克匯市暴跌，此間財政界人士對於此事，極加注意，衆表不安。日前英蘭銀行總裁挪門曾往德國巴登威爾城，與德國中央銀行總裁薩赫忒相晤，所談何事，嚴守秘密，此層亦足使人掛念。本日馬克對英匯價，由十三馬克九芬尼半跌至十三馬克三十芬尼（折合一鎊）。銀行界方面對於德國貨幣狀況，頗爲憂慮，且感煩燥，於此可見，大約德國貨幣現狀之結果，馬克必至再度貶價，對於此節，外間迭有傳說。銀行界人士常謂，德國貨幣準備現僅達百分之三又四，幣價貶低勢不可免，若干人共謂，此事一旦實現，馬克價值將跌至百分之六十，德國出品工業製造品在世界市場上之銷路，必能感受良好影響。果爾則英國當局爲應付此項威脅起見，或亦令英鎊跌價，以保護英國出口商業，固非不可能也。

日本觀察暫難實行

東京十三日電通社電，當德國正貨準備於七日減至僅值所發兌換券千分之三十七時，雖傳德將減低貨幣平價，但日財政一般人士，則認爲在短期間內殊無實現之可能，且縱即實行，亦於日本無大影響。此外並作如左之觀測，一・德之金本位制，不成爲貨幣制度之基礎，而係以國家銀行之管理統制力，爲信用之基礎。二・金準備亦似有因希忒拉政府，實行對外債務展期償還，而故意使之減低之象，故雖擁有相當之在外資金亦避予發表。

日本政局混沌不安

黑田案調查無進展

東京十日新聯電，大藏省疑獄事件，雖稱調查着着進展，但尚未達到由法相向首相報告之時，於是內閣以爲依前在閣議時所商定辦法，仍繼續持靜觀態度。首相曾稱「因本事件眞相未判明，內閣亦難決定態度，渠曾向法相催促，務請其迅速查明眞相。」蓋內閣專俟法相之中間報告，以便決定態度。惟檢察當局稱：至事件全豹判明，尚須旬日，一面選舉法改正案定二十日上程樞府本會議審議決定，其間內閣即作辭任準備，補充勅選議員，及其他整理殘務等，大體至彼時可告完畢。料政局二十日前後至月底將有變化。又電，法相小山以大藏省疑獄事件與政局動向有重大影響，故曾經林檢事總長向檢察當局催促迅速調查事件眞相，惟該事件內容複雜，至大藏省關係全部調查完畢，尚須旬日。於是由法相就其結果向首相報告，順序進行，料亦須在二十日前後。該報告結果，各關係省將有責任之罪，在理論上雖無差，惟首相聽取該項報告後，將出以何等行動，乃堪注目。

重臣注意政局推移

東京十三日新聯電，齋藤內閣俟大藏省事件全豹判明將決定進退。重臣方面因鑒於現下非常時局，對政局推移，極爲重視。現內府牧野，樞府議長一木宮相湯淺，侍從長鈴木間往來頻繁，一面與興津西園寺亦取聯絡。據司法部方面稱，事件全豹日內即可判明，將由法相向閣議報告，惟外間所傳至事件全豹判明，尚須相當時日，政界混沌不知伊於胡底，因是助長不安空氣。又傳重臣方面以爲如以此事件予時局以重大影響，使常道化之外交工作及財界發生惡影響，甚屬不好。故由齋藤內閣繼續担當時局，抑或找尋穩健之人組織後繼內閣，將以何種方法謀收拾時局，此項傳說，是否眞實，姑且勿論，觀重臣間對現下時局極爲重視，本日侍從長鈴木赴興津晤西園寺，鈴木歸京後就會見結果，亦將向重臣方面報告，料予政局將有重大影響，頗爲各方所重視。又電，侍從長鈴木本晨十時四十五分赴興津坐漁莊晤西園寺，傳達在京重臣對時局意嚮，並協議時局問題。旋復報告宮中關係事項，並磋商會談約一時半辭去。

宇垣所談日本政局

上諏訪十三日新聯電，朝鮮總督宇垣昨日離京抵此，下榻溫泉旅館。對往訪記者談稱：關於政局問題，世人雖有種種推測，但本人以爲此際必無急遽發生政變。又綱紀問題調查順序，進行與否，亦有種種傳說，但此非傍人所言者，事件乃委諸裁判所審理。世人有稱齋藤首相至今日苦心而處理非常時局，如以此次問題而辭任，甚爲殘念。本人以爲是否將此難關過渡，於別項問題辭任，以全其晚節。

重臣希望維持現閣

東京十四日新聯電，觀最近元老重臣行動，及侍從長鈴木赴興津晤西園寺等，因際此政局不安，頗爲各方所重視。據宮內省稱：鈴木之訪晤西園寺，與政局無關，不過報告磋商宮中關係事項。但政界方面對此具有下列兩種觀測，大藏省事件料最近依法相小山中間報告，政局將有異變。元老重臣等以爲屆時爲上奏日皇，於事前先準備工作，務使其順序進行，換言之，則爲準備次期政權工作。今後將由齋藤內閣繼續担當時局，必無出現後繼內閣，各方亦均有此希望，結果乃反映於重臣方面，是以有此行動。假使內閣依法相報告，不得不引咎出以總辭，但屆時大命將再降下，無論如何，必將再出現內閣担當時局。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六月八日起
至二十三年六月十四日止

（記者）

六月八日 星期五

△外交部新廈落成，招待各國公使開聯歡會。

△有吉夜車自京返滬。

△日本駐京副領事藏本英明失踪。

△陳公博在南洋考查華僑經濟事畢，返抵香港。

△黃紹雄銜命由滬搭輪赴港，訪胡並赴粵桂黔滇各省。

△國府明令永禁非法稅捐，田賦附加永遠不准再加。

△韓復榘於七日晚謁蔣，報告魯政。

△傅作義離平赴漢，分謁蔣張。

六月九日 星期六

△京電，顧維鈞施肇基請假返國，允准。

△中土條約全文公布。

六月十日 星期日

△捷克羅馬尼亞兩國正式與蘇聯換文復交。

△唐有壬徐謨赴贛謁蔣，報告最近外交。

△司法部頒布徒刑移墾條例。

△中央黨部民衆運動討論會閉幕。

六月十一日 星期一

△陳公博抵滬。

△黃紹雄在港訪胡漢民。

六月十二日 星期二

△行政院令首都警察廳及衛戍司令部加緊尋訪藏本

△林主席赴牯嶺避暑。

六月十三日 星期三

△藏本英明，在明陵洞中尋獲，係欲自殺未遂。

△顏惠慶由津南下赴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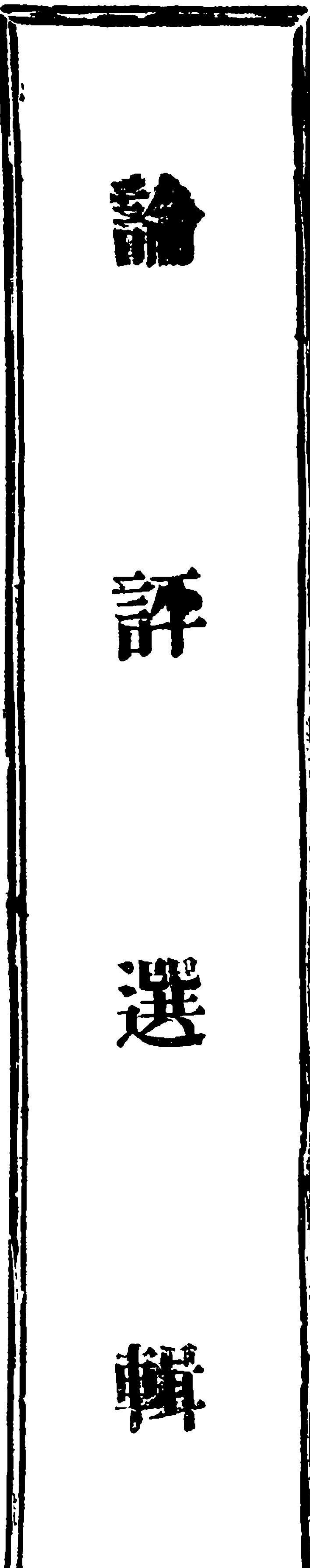
六月十四日 星期四

△蔣中正離潯返京。

△須磨謁汪，代表日政府申謝。

刊誤 采風錄

第二十一期拔可卜算子詞舊寺誤舊守，又二十二期訒盦憶江南詞題眞山下遺一山字均應更正。



山西經濟統制問題

山西日前有金融風潮，近已平息，惟因此頗惹起各方對於山西經濟建設問題之注意，而極少能知其詳。山西自二十年，脫離政潮，閻錫山氏再度主政後，專力於省經濟統制，不問其他，同時其統制經濟方法，亦自設計，自執行，眞相不傳於全國。故全國之人，除聞晉民呼籲困難以外，大抵不知山西正進行中者是何等事業？將來效果如何亦不可推料。簡言之，實視為不可甚解之謎是也。

山西從十九年戰後，不復擴張軍隊，不以軍隊勢力顯於國內，然其聲譽近却日增。討孫殿英之後，晉綏軍表示之成績，直可為全國之範。蓋費用微而成功速，獲械數萬，繳呈中央，磊落光明，完成任務。是以得政府優獎，博社會好評。同時亦可證明閻氏之政治態度，絕非復當年之舊。是以從政治大勢上論山西，固無可非議之點也。雖然，就山西省政言，一般感想，殆以為閻氏之統制經濟，恐有修正觀念之必要。蓋觀山西近狀，殆採孤立經營主義，一切措施，以省為限，如全國提倡國貨，山西則進一步提倡土貨，其目的在使本省無入超。然晉省物產不富，新辦工業，又勢難發生速效，故統制商業之結果，徒使商業凋敝，阻止流通。山西經濟，本賴晉民在各省之商業，今本省商業先陷於不振，晉民在外經商者，遂亦大受影響，此其一。山西自十九年一戰，金融經濟，元氣大虧，則欲談建設，自應分別緩急以為之。如修築鐵路，自屬建設要政，然鐵道部既已決築蒲太，山西何必又自築平行之輕便線？今者部辦之線停工，省辦者確有進步，但省財有限，民力早虧，倘移此築路之力於其他事業，而鐵路一任中央經營，豈不於省經濟大有利乎？此其二。山西經濟最急之症在農，故一切建設，應以救農為前提。乃山西近年於救農無確當計畫，而先集中省內僅餘之財力辦工業。工業成功需相當歲月，農民之困苦，則刻不能支。最近之恐慌，即此青黃不接時期之必然的表現也，此其三。總之，一般認為閻氏殆有兩種錯誤觀念。即一則誤認為一省之經濟，可單獨統制；又一則求效太急，造端太大，與民力不相應，且官廳信用未恢復，故執行倍感困難，是也。蓋一省非一國之比，不能採封鎖政策，或絕對自給自足政策，如山西瘠省，尤其如此。是以省統制經濟之說，在根本上即不易成立。吾以為任何省之經濟前途，皆賴與中央與各省密切合作，自由流通。各省在此前提之下，各因其土宜民俗，負國民經濟上一部份之責任，或以工顯，或以農著，或恃經商，或賴製造，其勢不同，亦不必盡同。各省在此種自由流通之狀態中，各自發揮特色，爭求進步，國家入超減，則各省入超皆減，全體富，局部亦富。倘必以省為絕對的單位，孤立孤行，事實上勢將扞格難通，縱勉通矣，亦不必與省民有利也。抑整個的中國，如一衰弱之病人，勢不堪百廢並舉，欲一旦而成工業化。就山西論，自十九年戰後，殆如久病癆瘵，困頓尤甚，此時急務，首在休養。今於民力枯竭之後，反急求建設，大舉經營，故雖為善政，亦大感痛苦。況政府所賴以與人民周旋者，信用是也，晉鈔一幕，全省受重大損失，此時而欲遽令人民信任官廳，服從統制，其勢本有所不能；所以信用合作券之計畫，不易暢行，而閻氏微病，即可以惹起目前金融上之波折也。

閻錫山氏，為最能深思苦慮之人，同時為最研究亦最熟悉山西一切問題之人。前年返晉後，痛感山西因過去投入政治漩渦所犧牲之重大，而急欲有所挽救，是以再度主晉後，不談國，只論省，不評衡大政，只研究經濟。且其為人，一旦決心，必頑強進取，埋頭苦幹。是以此二年來，彼之

苦心慘淡，必有出於一般想像之外者，故論立志與用心，國人應為閻氏諒。雖然，所可惜者，彼之計畫，大抵皆決於其一人之思索；輔佐之者，習慣上，能力上，皆長於附和及服從，殊無以補充或糾正其計畫觀點之錯誤。且彼掌政太久，反與民間隔絕，人民怨聲，未必能達於閻氏。況承官廳信用墮落之後，而欲迅速為大舉建設之圖，困難之生，自非意外。所望閻氏更博採海內經濟領袖人才之意見，隨時並商諸中央各主管機關，關於山西農工商諸問題，苟計畫扞格，再另行考量。而前提主旨，則應與各省謀合作，一面考量民力，先謀休養，勿求過急之大效，則庶乎其可矣。至於吾人夙論，則主張西北數省，應作為一團，以分工合作之義，謀整個的西北建設，無論何省，恐皆不能單言省經濟統制也。

（錄六月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小協約與蘇俄復交

據九日日內瓦電訊，羅捷兩國外長已於本月九日分別與蘇俄外長李維諾夫交換復交文件，，猶外長於訪巴黎後，亦將續與蘇俄復交云云。際茲裁軍運命，不絕如縷，德義晤談，眞相莫測之頃，佳訊傳來，固斐然之足晉也。茲略抒吾人對此次復交事件之所見如次。

自去夏蘇俄與三小協約國及其他國家訂立不侵條約以來，在事實上，小協約已不啻承認蘇俄，至於正式復交之所以未能及早實現，徒以其間有若干糾紛問題，未獲解決耳。今日復交之美滿實現，誠如德報所言，為法國政策之表現。按自上月裁軍主幹部開會以來，英國態度頗右德而抑法，裁軍席上安全問題之論戰，聳動一世之耳目。按照法人立場，以為欲維持歐陸均勢，端賴英國保障。乃英人一本其模稜態度，故法國不能不求厚植聲援之道。自希忒拉登台後，俄法關係原已日趨親密，而小協約與法，更源淵有自，法國居間紹介，乃事理之當然，特在英法睽違之今日，蘇俄與小協約復交一舉，昭示俄法之提攜，意義乃更形濃厚耳。此為吾人對蘇俄與小協約復交，影響於歐局之觀感，此其一。

其次，更進言小協約本身。查捷羅猶三國之現統治　，同為和約所造成，其最初締結小協約之主要目標，即在對抗奧匈。去年二月間，三國更簽訂新約，規定採取共同外交政策，除共同允可外，不舉借外債。並由三國外長組織一小協約政治常設會議，決定對外方針，此外三國又設一經濟聯席會議，共同籌畫郵政及水陸空交通之管理。更根據優惠原則，調整關稅稅則，三國中央銀行亦規定秘切合作。故降至今日，三國已儼然獨標一幟，成一整個的集團。三國之中，捷克有人口一千五百萬，面積五萬五千英方里，其工業——尤其軍械業——最為發達。捷外長貝尼背氏久蜚聲於歐洲外交界。惟其疆土與德奧匈接壤，故國防問題極關重要。猶哥與蘇俄同為斯拉夫種族，自一九二九年政變以來　，迄處於國王亞歷山大獨裁之下，其對義匈關係，素不見佳，是為歐洲和平前途隱憂之一。惟此兩國現與蘇俄，並無若何重大之糾葛，故復交之舉，不成問題。

惟羅馬尼亞為蘇俄西邊之南鄰，戰時曾以兵力進占俄國俾斯亞拉比亞一省，造成多年來俄羅親善關係之巨梗，小協約對俄復交之稽遲至今，實係於有此懸案之未解決也。現時莫斯科對該地之主權　，是否多少承認放棄，一如德報日前所推測，吾人尚不可知，然觀俄羅復交特別交換互相尊重主權之文件，則兩國關係之改善，已可瞭然。查羅馬尼亞夙以煤油礦產富著稱，常縱其燃燒經月，曾不少惜，即此一端，極易遭強鄰之覬覦。且羅匈兩國間有特蘭雪爾凡尼亞問題之爭執，性質亦至嚴重。故今日俄羅兩國言歸於好，於維持巴爾幹之和平，確有重大之貢獻也。此為吾人對復交事件影響於小協約本身之觀感，此其二。

觀察目前國際情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期，吾人雖不能前知，然國際潮流之奔向備戰一途，則雖下愚亦可逆睹。蘇俄以外交折衝，作和平之活躍，一切舉措，因應咸宜，故其國際聲威，陡然增長。一面則積極從事建設，充實國防，造成富有效率之陸空軍力，以收有備無患之效，其國策之健全，尤為艱危國家所應效法，此為吾人對蘇俄方面之又一觀感，此其三。

夫立國世界，苟武力不足以保護一國之生存，則不得不賴外交折衝，維持其孱弱之國勢，以圖復興。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胥有其適當運用之道，所謂「弱國無外交」，乃斷章取義之談。吾人苟熟加思慮，即不難悟矣。因蘇俄與小協約雙方外交之勝利，故率抒其所感如此。

（錄六月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首夏木瀆舟泛遂訪靈巖山館舊址

纖穠

輕橈。隨。分。過。香。溪。邨童。導。客。尋。招。提。弇山。當。日。盛。亭。館。
白頭。誓。墓。何。曾。歸。書堂。遺。址。廢。亦。久。同。時。師。友。知。者。誰。
（謂沈歸愚惠定宇諸老）祇今。水。木。尙。明。瑟。讀碑。釃。酒。空。含。悽。（水木明瑟）
（園在上沙王石谷曾繪圖後改畢公墓）我生。對。公。有。餘。慕。名字。偶。合。緣。何。
奇。所嗟。濩。落。百。無。似。慙媿。鱓。叟。深。見。期。（謂李審言）瓣香。願。下。
南。豐。拜。爭墩。奪。學。荆。文。癡。狀頭。開。府。適。然。耳。公之。志。業。
豈。在。斯。傳語。山。靈。負。宿。諾。風味。猶。是。霜。葉。時。（集中送友人之江南詩頌到靈巖傳一語山人已負十年期自註余童時讀書靈巖山出山時一本意十年作歸計今已逾期云云）
詩名。治。功。每。相。掩。兼斯。二。者。疇。能。齊。一事。吾。輩。滋。歎。羨。
書局。到。處。皆。相。隨。

子威由湘中作詩寄懷賦此奉訓

味雲

早春。梅。破。萼。送君。遊。上。京。遙遙。望。關。塞。千里。烟。塵。生。花
月。秣。陵。去。名都。擅。佳。麗。掉頭。不。肯。住。又鼓。湘。江。檝。湘江。
水。碧。蘭。芷。馨。九疑。窈。窕。雲。鬟。青。鷓鴣。啼。烟。猿。叫。月。楚娥。
瑤。瑟。聲。泠。泠。此地。江。山。盛。文。藻。登高。覽。古。傷。懷。抱。遙憶。
寒。雲。落。照。邊。秋光。蕭。颯。瓊。華。島。（壬申九日同在瓊島登高）人海。論。交。
二。十。年。當時。接。席。皆。豪。賢。飛箋。奪。錦。恣。歡。謔。燭花。紅。照。
金。桃。船。春明。寂。寂。留。殘。夢。每過。黃。壚。增。腹。痛。酒徒。寥。落。
感。荆。高。詞客。飄。零。哀。屈。宋。人生。聚。散。如。雲。烟。我滯。北。地。
君。南。州。別來。詩。句。更。淸。妙。雁聲。帶到。衡。陽。秋。（原句）讀萬。卷。
書。行。萬。里。如君。不。負。生。平。志。講席。新。編。鹿。洞。規。行縢。猶。
貯。龍。沙。記。

奉和小魯移居原均

鶴亭

鼎鼎。朱。門。話。遂。安。近來。賃。得。未。爲。難。觚稜。似。舊。春。常。在。
家具。無。多。地。自。寬。燕婉。賢。妻。能。愛。玩。鶯華。勝。日。足。盤。桓。
因君。棖。觸。東。京。夢。只是。驚。回。雨。正。闌。

東歸浮海過黑水洋晚望得此景 公渚

扣纜。喧。豗。狎。浪。聲。四天。覆。笠。沒。滄。瀛。日從。鷗。鳥。羣。中。落。
山在。黿。鼉。背。上。行。紅。出。燈。光。驚。海。若。黑。爲。水。德。屬。陰。精。
生。平。虛。有。乘。風。願。道。長。勞。勞。已。半。生。

寄懷散原丈燕京 榆生

白門。修。謁。促。征。車。老。去。詩。人。未。定。居。轉。眼。頓。驚。三。月。暮。
繫心。惟。盼。數。行。書。每。從。北。客。諮。歸。後。想。見。南。樓。縱。覽。初。
爽氣。西。山。供。一。笑。廢。吟。止。酒。近。何。如。

上巳湖亭修禊適因試事未與讓衡代拈山字 藕士

頻年。卜。宅。近。鍾。山。曉。望。城。頭。露。髻。鬟。寒。雨。一。庭。花。事。晚。
落梅。三。月。酒。痕。殷。雞。豚。結。社。留。春。住。猿。鶴。幽。棲。笑。我。頑。
長日。煎。茶。苦。岑。寂。湖。亭。寸。步。惜。緣。慳。

靈巖口號 石遺

山館。無。遺。址。琳。宮。半。亦。墟。巖。阿。自。靈。秀。坐。憶。畢。尚。書。

雪中辛夷盛開 釋堪

今年。春。到。秣。陵。遲。寒。食。東。風。冷。酒。巵。拋。卻。賜。臺。花。十。萬。
雪中。來。對。白。辛。夷。

瑞龍吟 和清眞爲散釋題握蘭簃裁曲圖 秋岳

金陵。路。長。是。堠。雪。封。桃。津。雲。迷。樹。微。開。共。照。淞。波。酒。闌。
歌。悄。前。悰。甚。處。 黯。凝。佇。當。日。帝。城。側。帽。繡。街。珠。戶。鬟。
天。壁。月。初。圓。萬。花。頫。首。窗。扉。笑。語。 爰。臂。封。侯。奇。數。大
黃。餘。技。翻。歌。教。舞。任。見。海。桑。揚。塵。娟。雪。如。故。游。仙。把。臂。
猶唱。屏。風。句。休。分。別。看。花。杜。曲。吹。簫。瓜。步。事。總。成。烟。去。
鬢絲。日。夜。偷。添。別。緒。更。莫。吟。金。縷。殘。淚。換。隋。隄。寶。萋。烟。
雨。蘋。邊。笛。韻。盡。粘。風。絮。

玉樓春 和蒼虬與病樹同作 蘉庵

夢回。依。舊。閒。庭。院。爛。縵。枝。頭。啼。鳥。換。相。猜。斥。鷃。幾。時。休。
苦憶。盟。鷗。前。日。伴。 葬。春。心。裏。愁。難。斷。自。嚼。梅。花。和。雪。
嚥。山。重。水。複。隔。知。聞。倚。淚。箋。天。教。一。見。

水龍吟 題石田翁楊花詩畫卷和東坡 仲堅

天涯。誰。管。飄。零。陌。頭。朝。暮。因。風。墜。塵。沙。浪。逐。萍。蓬。輕。泛。
何情。何。思。楚。峽。雲。迷。章。臺。路。渺。重。門。深。閉。甚。惱。人。時。節。
傷春。意。緒。眠。未。穩。又。驚。起。 難。得。丹。青。妙。手。遺。狀。蹤。墨。
花。輕。綴。浮。生。無。味。孤。根。何。託。芳。心。空。碎。紙。上。餘。春。毫。端。
膩。影。夢。痕。如。水。想。芸。窗。靜。掩。暗。傷。搖。落。寫。詞。人。淚。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宋刊胡次和太玄經集注跋

宋刊太玄經殘帙。自卷六上第一葉下半葉起至三十六葉止。又第三十八葉上半葉。存窮、割、止、堅、成、闕、失、七首。半葉十行。每行十七字。注文大字低一格。白口雙闌。版心上方以千文標記。下方記刊工姓名。避宋諱至愼字止。因首葉殘缺。失去標題。其書名遂不可得知。亦未審爲何人所輯。今觀卷中注文。有范云、司馬云、章云、鄭云、諸家。范爲范望解贊。司馬爲司馬光集注。章云當爲雙流章詧。以詧撰有太玄經注十四卷、疏三十卷也。鄭氏未詳何人。或爲鄭北山剛中。以北山精研易學。著有周易窺餘也。余因取萬玉堂本范注。靑棠書屋溫公集注。分別勘之。其文字乃頗有歧異。別寫校記以著之。余適收得鈔本永樂大典玄字韻二十七卷。皆爲太玄類。遂悉心鉤考。其中所錄。有陳仁子輯注。胡次和集注兩家。其胡氏集注中所引。正有司馬鄭章諸家。因取殘帙七首注文。字櫛句比。竟悉相脗合。乃知此本即爲胡次和集注也。第胡氏名籍。苦不能詳。俟更攷之。其集注全本。大典逐卷悉予收入。若得好學者重爲摘錄。按目編定。當可復還舊觀。使數百年湮沈之籍。復見天日。其爲功顧不偉哉。

刊工人名列後其人名有與廣韻同者

童遇　沈忠　宋琚　顧達

蔣容　蔡邠　陳伸　劉昭

龐知柔　石昌　沈珍　金榮

丁松年　項仁　金祖　章忠

陳彬　唐世榮　董澄　王渙

王壽　曹鼎　陳壽　王汝霖

太玄經

萬玉堂范望贊解本　宋刊胡次和太玄集注

卷	版	行	字	誤	校改
六	三	四雙行	九注	十	上
六	三	十一雙	五注	本	木
六	三	十三雙	十五注	然而	而字衍
六	三	十六雙	二注	畜	蓄
六	四	二	十注	君子	君子君子
六	四	八	四	日	白
六	四	十五雙	二注	此	比
六	五	八	十四五注	年切	平均
六	五	十	十七注	陽	陰
六	五	十一	三注	陰	陽
六	五	同	十二注	喩	論
六	五	同	六注	者	皆
六	五	同	十四注	也	衍
六	五	十六	十五注	喝	陰

六六	一	十二	刑	割
六六	同	十六注	刊	割
六六	四	十六注	割	刻
六六	九	五注	次八	次字衍
六六	九	十五	上九	上字衍
六六	十五	注十七至二十八	是故重門禁暴客關止狂淫也	易爲幹事之蠱門關則止其事門戶人之用以防閑有不相當關以禦之
六七	一	注二十四字	四爲金而克於木故童木也而求其實非其時也果爲疏穀也	木至秋則剝落而童此立冬之候木蠹義落而離疎之間求其養人穀有養之道於離疎之中
六七	二	三至八	止于童木求其	求其疏穀其求
六七	二	十一至十四注	求疏童木故窮也	求其穀求窮之謂
六七	三	四	蓋	衍
六七	三	注文	五爲天子位故稱車蓋奠置也柱置待廬猶置臣待君也君處重蓋之中故重言蓋也穀善也均平也疏大也居上以道故平大也	立冬之后穀疏之物利於蓄藏奠柱廬均載以藏之求于童木非求之時也
六七	五	二至五	柱及蓋穀	柱奠廬蓋
六七	同	九至十二	貴處中央天之地也	安柱覆蓋藏之于中者也
六七	六	二三	坎軻	坎坎
六七	六七	注文	六爲上祿故有輪輿之事若齊車也七稱車六稱輿六克於七故坎軻也	車之利在輪圓而軸小則運轉無窮今也輪方軸廣則有難運之道故曰坎坎其輿
六七	七	五至十二	方輪坎軻還自震也	坎坎其輿還自震怖也
六七	同	注文	坎軻不安故震怖也	六爲上祿居止休之世當震懼而退坎坎其輿亦懸車之歟
六七	八	五	倀	倀
六七	同	七	獵	擸下九十行正文及注同
六八	九	注	必成器	化必成器

六	九	六	注十五六	不如	不知
六	九	十三	十六	消	清
六	十	十二	七	魁瑣	魁鎖
六	十	十四	六。	讓	謙
六	十一	八	十四注	箕宿一度	箕宿二度
六	十一	十三	注十一	念進	今進
六	十一	十四	注	故無光榮於其室也	於其室三字衍
六	十一	十六	注	故稱	稱字衍
六	十一	同	注	和氣	知氣
六	十二	一	十六	沒所勞也	沒所芳也
六	十二	三	一	論陽	喻陽
六	十三	六	注	小貌	小也
六	十三	七	注	故不知畏也	知字衍

凌霄一士隨筆

光緒甲午，李鴻章校閱海軍時，嘗乘招商局海晏輪船。後海晏買辦潘二江（湖州人）語人曰：『中堂豈將有不祥事耶？中堂身長，入艙門時，偶未留意，將大帽上頂珠碰落。又，船甫開行，帥旗忽被風吹落海中。此二事爲兆殆非佳也。』時猶海疆晏然也。未幾而中日戰事起矣。會逢其適，可助好談休咎者張目。惟知之者少，其事未著耳。吾聞之友人某君，蓋當時親聞潘二江之語者。

關於海晏輪船之命名，據歐陽昱「見聞瑣錄」云：『合肥李文安，傅相之父。江都李宗羲造一輪船，曰海安，解往天津。上海道馮某，欲避安字諱，請易之。李制軍不肯，斥之曰：「俟李中堂做皇帝，再避其三代不遲！」後馮卒私改曰海晏。』可供談佐。所謂馮某，蓋指馮焌光也。

焌光在上海道任，嘗請開缺赴伊犁迎父柩，獲賞假前往。王伯恭「蜷廬隨筆」云：『光緒丁丑正月，兩江總督沈葆楨，江蘇巡撫吳元炳，會奏：蘇松太道馮焌光，因伊父馮玉衡病故伊犁戍所，稟請開缺迎柩。奉旨：「馮焌光著加恩免其開缺，賞假一年。江蘇蘇松太道篆務，著沈葆楨吳元炳揀員署理。」定例丁憂人員均須開缺守制，惟滿人穿孝百日後，不開缺，照舊當差，惟三年中不得升轉耳。馮公何以不報丁憂，但請開缺？而朝旨又何以賞假一年？雖曰加恩，究不可解。』按焌光之迎父柩，其父死於伊犁戍所已十餘年矣。伯恭以不報丁憂與賞假爲疑，偶未深考耳。

「蜷廬隨筆」云：『光緒以來，極重朴學。鄉會試第三場策問，自順天直隸兩省（？）外，咸以實對爲能；然皆攜帶書籍入場，從無白戰者。吳縣潘伯寅尚書，尤以實策爲取士之準。余嘗問公：「此皆鈔胥也，何爲獨重此選？」公曰：「吾正欲看其鈔書耳。凡作家所鈔，必與庸俗不同。」因又問公：「帶書當以何等爲善？」公曰：「此正難定，惟以平時用功者帶入爲妙。若素昧生平，

雖多無益。」公又言：「策有五道，未必能悉對無漏，亦斷無五策皆空者。同治癸酉，吾爲主司。適有人以新刻水經注見贈者，因帶入闈，以爲閑中消遣。比三場出題，偶取書中疑義問之，而通場無一答者，豈僻書耶。君如不信，試問今之名翰林王蓮生，彼時渠在場屋，曾答我一字否乎？」相與撫掌一笑。』『見聞瑣錄』云：『士以淹雅稱最難。本朝尙考據，莫不自謂駕前代而上之，而康熙以來稱博學者數十百家，莫不自謂諸子百家無所不窺，而自余以觀之，眞能如孔子所謂多學而識者實鮮。蓋在匡居著書，可徧搜秘典僻籍，以逞其奥博，若使在場中，絕其懷挾，則能免錯舛者少。雖題目出處在人所常讀史記漢書中，亦有不知者。如康熙己未考鴻博，其中出韻失粘與誤用典故之弊甚多。至乾隆三年（按當是元年丙辰）考鴻博，題爲「五六天地之中合賦」，出漢書律曆志，非僻句也，而場中惟劉文定一人知之，餘二百餘人皆不知，亦可愧矣。近時潘伯寅祖蔭楊賓石泗孫，皆以博覽羣書自命，卓卓於一時者，然咸豐年間考南書房五人，潘楊在內，其三人則予忘之，題爲擬鮑明遠數詩，五人均不知出處，相約各作七律四首，是直以明遠爲唐宋時人，而不知爲六朝人矣。不然，六朝無七律，尙不知之乎？是眞可笑之極矣。文宗聞之不悅，謂五人者徒盜虛名，命再考一次，出人人所知題，然後無笑柄。又某年考御史，題爲「田橫齊國之壯士耳尙守義不辱論」，是孔明語，無一點出處者，惟梅河帥（按梅啓照也）用諸葛亮三字取第一。又某年朝考，爲「喜雨志乎民」題，乃公羊語，無知者，惟新建萬良知之。本擬取第一，以字太拙，列第三，入詞林，時年六十七。向嘗自撰一聯語云：「十九屆諸生，壯心未已。」「一千年不死，老脚還來！」矍鑠哉是翁也！』二書所述，有可參觀處。王懿榮見嘲於潘祖蔭，而祖蔭亦嘗見笑，頗趣。（同治癸酉順天鄉試，懿榮中副榜第一名，祖蔭以磨勘案由戶部侍郎罷官。）同治辛未，朝考以「刑賞皆忠厚之至」命題，時王闓運在京，以此語出處詢祖蔭及徐樹銘周壽昌，皆不能知，祖蔭且謂擬題之龐鍾璐，即摘自「古文淵鑑」亦不知本出何書，蓋僅知蘇軾曾作此題（未點出處）耳。（拙稿曾述其事，見本報第八卷第二期。）信乎淹博之不易也。光緒己卯考差題，衆不知出處，惟兵部應試者知之，以署中匾額正用此語也。見李慈銘是年日記。又憶清某帝出「也作乎賦」題，諸翰林皆茫然不解，獨一素無文譽之老翰林，記出論語注中，欣然振筆焉。

林紓「畏廬瑣記」云：『天下固有眼前之事，爲童子所問，至於瞠目不能答者，余往往遇之。余授徒龍潭精舍時，有溫陵學生，年十五歲，文字已通暢，一日忽謂余曰：「十二地支何以雜收鼠牛龍蛇之類，有龍無鳳，有雞無鴨也？且何取義而位此十二神？」余大窘曰：「童子曉舌，難及長者，非禮！」逾數年，讀「說郛」，見宋洪巽「暘谷漫錄」，謂：「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以爲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蹄，猴五指，狗五指也。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牛四爪，兎兩爪，蛇兩舌，羊四爪，雞四爪，豬四爪也。」事近附會，然得是足以塞責。」時學生已歸，乃寓書予之，並謝吾過。』附會之談，尙非甚奇。最奇者，如劉獻廷「廣陽雜記」引李長卿「松霞館贅言」云：『天開於子，不耗則其氣不開，鼠耗蟲也，於是夜尙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屬鼠。地闢於丑，而牛則闢地之物也，故丑屬牛。人生於寅，有生則有殺，殺人者虎也，又寅者畏也，可畏者莫若虎，故寅屬虎。卯者日出之候，日本離體，而中含太陰玉兎之精，故卯屬兎。辰者三月之卦，正羣龍行雨之時，故辰屬龍。巳者四月之卦，於時草茂而蛇得其所，又巳時蛇不上道。故巳屬蛇。午者陽極而一陰甫生，馬者至健而不離地，陰類也，故午屬馬。羊嚙未時之草而茁，故未屬羊。申時日落而猿啼，且申臂也，譬之氣數將亂，則狂作橫行，故申屬猴。酉者月出之時，月本坎體，而中含太陽金雞之精，故酉屬雞。戌時方夜，而犬則司夜之物也，故戌屬犬。亥者天地混沌之時，如百果含生意於核中，豬則飲食之外一無所知，故亥屬豬。』獻廷稱以「可謂發人所未發」，而穿鑿附會，實奇誕可笑之甚也。黃貞白「聆風拾聞」云：『十二生肖，相傳已古。按「法苑珠林」引「大集經」云：「東方海中有玻璃山，山有一毒蛇一馬一羊，修聲聞慈。南方海中有玻璃山，山有一獼猴一雞一犬，修聲聞慈。西方海中有銀山，山有一豬一鼠一牛，修聲聞慈。北方海中有金山，山有一獅子一兎一龍，修聲聞慈。一日一夜，常令一獸游行教化。七月一日，鼠初游行，以聲聞乘教化一切鼠身，令離惡業，勸修善事。如是次第至十二日，鼠復還行。」是殆與中國生肖說相合，惟俗傳生肖中有虎，而佛經則云獅子，則吾人於寅年誕生者當不屬虎而獅子矣，然大集經註云：「獅子此方名虎。」則固以獅子當虎也。』十二生肖之說，衍自佛經，於理爲近。

糉子

那廉君

陰曆五月一日至五日，民間舊俗統稱爲端陽，一名端節，重午；古時則名之爲蒲節，道家則稱之爲地臘。亦有謂之爲女兒節者，帝京景物略云：「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飾小閨女，簪以榴花，曰女兒節」。余有丁歌云：「都人重五女兒節，酒蒲角黍榴花辰，金鎖當胸符當髻，衫裙簪朵盈盈新」。是其所以爲女兒節者，亦不過乘此榴花照眼紅之日，妍飾閨女，變像競賽而已。此風今日雖稍殺，然吾人以今之「五一」勞動節權，以婦女解放之示威，更衡以法國一八四八年婦女主義 Feministes者之倡導，則兩者同屬諸婦女，其意義與目的則大相軒輊！是亦一有趣之事也。

民間對於端陽之表示，各地不同，古今亦異。若飲菖蒲酒，繫五色綵絲，插艾，貼符……皆爲端陽之共同表示。而其中尤有一最普遍者，則爲「製」糉，「啖」糉，「餽」糉。

糉，亦曰角黍，今人取其省筆，又恆稱之爲粽，更名爲粽子，未知其解釋。此種風氣，由來甚久，然攷其始者，多謂之始於屈原。蓋屈原之前，未有糉子之說。續齊諧記云，「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江，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多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糉，並帶楝葉五花絲，其遺風也」。據齊諧記云云，則糉實爲肇端於三閭大夫之神話食物。唯其當時用楝葉，故後世有「楝葉糉」之說也。另有傳說，則爲投筒米水中，用以祀曹娥及其父，會稽典錄及列女傳曹娥碑中均謂：「孝女曹娥之父，五月五日泝濤波神溺死，曹娥痛號七日，亦投江中。」然此說跡近附會，似不若屈原之說較爲可據。姑無論一說何是？糉之本原絕非若今日之應用則無疑。亦不過後人輾轉後，始成今日之風俗也。

古人重午製糉，種類至多，名稱亦異，其見諸史籍者，如角粽，錐粽，茭粽，筒粽，秤粽九子粽，百索粽（見歲時雜記文昌雜錄）千奇萬變，蔚蔚大觀。而其中尤以「九子粽」爲最多，古人詩中有「爭傳九子粽，皇祚續千春」，及「九子黏甯玉粽香」之句，可見其風度。而其時糉之製法，又多裹以時果。宋張耒端午詞中有云：「水團冰浸砂餹裹，透明角黍松兒和」蘇軾皇后閤端午帖子詞亦有「不獨盤中見盧橘，時於粽裹得楊梅」之語。可見一斑。至於張耒詞中所舉之「水團」，則又爲與粽子並用之涼食。開天遺事云：「宮中每端午造粉團角黍，貯金盤中，以小角造弓子，架前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粉團即水團也。以其圓滑，不易射中，故取之以爲戲。古人又有「菰龜角黍」之說，菰龜角黍者，五月五日以菰葉裹黏米粟棗煮之使熟，另煮肥龜，去骨加鹽豉之類，名之曰「菰龜」。黏米則曰粽 。而風土記中又載荊楚之人，午日烹鶩與角黍共食，閩地無鶩，易以鵝，相傳均取「陰陽相包裹」之義。此風至今已不見流傳矣。

附於「啖」與「餽」以外之糉子用途，古人常取束糉之草，繫於足，而祝之，名之曰「健糉」。云可令人健壯。（見吳郡志）又常取糉尖於五月五日和以截瘧之藥。云可療瘧疾。（事見本草綱目）

吾人試取史書觀之，端午製糉之舉，各地莫不踐行，古今一貫；自啖之餘，用以餽人。數千年來，固如一日也。而詩人端午之咏此者，亦頻頻可見。果端其原爲諸屈原，則數千年來屈子固無所得，而人間早已叨光無欲。猶之端午「競渡」，初意亦爲「輕舟招致屈原」，古人所謂「飛鳧」，不期後人竟造成五月賽卅之習。所謂五一日「下水」，十日「賭賽」，十八「送標」，一若已忘其根本者然也。今人更取粽以歡神佛，此風究不知沿變爲何種程度？唯其爲「民俗」也！何追求之有！

善後

楊素女士

一

鹿隊長把兩手剪向背後，好像磨房裏磨稀的騾子一樣，在寢室裏面，不停地旋走着。他，實際上雖不怎樣疲倦，外表卻懶洋洋地，彷彿十二萬分的打不起精神。他，站住了，從書桌左側的抽屜裏，拔出一盒大英牌的香烟，隨手抽出一支。往嘴角上一送。洋火也馬上「嚓……」的一下在他手中擦亮了，幾縷青烟，立刻從他的嘴部往外冒。他又依舊細嚼他旋走的滋味。

鹿隊長是四十開外年紀的人，高高的個子，瘦長的身材，挺直的胸腰。他雖被生活的煩惱磨折過；但在他的面部，卻從生頭髮的額際，找到生鬚的下頦，卻找不出稍微深刻的縐紋；這因他是一個小資產家庭生長的孩子，字比普通人認得多，又是一位鄉下人所稱呼的少先生了。

他二十多歲的時候，家庭遭到極度的沒落，他是一無所有了，逼得向外跑，終至於投入部隊。因為頭腦比較清晰，又懂略事筆墨，在粗野的軍人裏面，自易顯露頭角；于是由士兵而班長，而特務長，以至于副官。總算官運亨通，苦心人天不負。

他讀過四子書，也讀過古文釋義，尤其富有英雄思想的傳記，那更是無所不讀了。所以他的腦子裏，天天總脫不了英雄的印像。同時也實在不肯一刻放鬆他的英雄的觀念，雖在軍隊裏做到了副爺的身份，卻仍然感到煩悶，仍然不滿。更因已往受過生活的播弄，知道錢比性命還要珍貴，才決意盤算找錢。又知道靠當副爺吃餉，以及拿幾塊錢的薪水，無論如何，是解決不了下半世生活的。因此，他才天天做着可以明白搶劫，而法律制裁不清的軍事領袖的美夢。

革命的潮流，由珠江流域，澎湃到了揚子江。鹿隊長也由長官的轉變，由反革命轉成革命；他的手臂上憑空白地加上一個小布方兒的臂章，制服外面，也套上了一條武裝帶，階級也一視同仁的由中尉晉陞到上尉，腔口也由媽的……轉移到「丟那……」一切的一切，算是有了改造。只是英雄思想與陞官發財的頭腦，在他卻絲毫沒有變動。

機會是不會沒有的，他因長官想擴充勢力，被派回故鄉担任招募，雖不算了不起的闊綽，也總是「衣錦榮歸」。鄉下人，尤其一班受革命壓迫的封建餘孽，自然更趨承之不暇，想借他掩護。起初他對革命，並不敢明目張胆的反抗，只是暗地裏互相勾結。一九二八至九月，中國的革命勢力，整個遭到沒落的命運以後，他趁機揭竿而起了，成立私人武器的保衛團。

保衛團的槍枝，大部份是由農民拿出血汗錢買來的。保衛團的經費，也由農民照田畝攤派，叫做田畝捐。地方既窮，又多少有點親戚故舊的關係，找錢是怎樣也不能滿足鹿隊長的慾望。于是只好沉着地把眼睛射向全縣的靖衛隊。他曾那樣的想——假使靖衛隊拿到手，那是不愁沒有辦法的。他在神秘地微笑。

二

游隊長是反革命最力的，慘殺革命青年，也

不遺餘力，照例應該是縣政府的功臣，應該「血食萬代」。可是游隊長因爲老粗老到十足，不懂絲毫人情世故，他在縣中從新形成了一派，形成了過于流氓化的一派。老土豪劣紳，新革命份子，對他們都十分不滿。他在新舊交攻之下，還一星兒不覺到。

他有點梁山泊好漢的味兒，對兄弟們是絕對講究義氣的；他因做了大哥，享受上此兄弟們好，心裏總覺得有點對兄弟們不住。自已除原有的老婆外，又在縣城裏外，估上了許多雌兒，拼命快活，即沒人說半句不是。因此他也很希望兄弟們能和他一樣，他才快活得安心。縣大爺，師爺，老牌紳士，以及老百姓，他是一點不放在眼裏的，一些也不會顧惜，所以關于兄弟們在外面橫行霸道的事件，好像有點縱容；或者竟是指使。

別的事情在士大夫看來，是沒有絲毫關係；靖衛隊到鄉間任意騷擾，甚至强奸，擄掠，也絕不會引起他們的反感，更沒有纖微不平的觀念，因爲他們的眷屬，是不會住在窮鄉僻壤的。可是隊兵的花頭，愈玩愈大，士大夫的太太小姐，除嚴守「足不出戶庭」遺訓的以外，幾乎都免不掉危險的襲擊，這直使士大夫階級犯上了不安。

鹿隊長曉得游隊長已經引起公憤了，又知道士大夫人數雖少，力量却大，一個紳士，可以超過千萬個平民。于是他就四出活動，極力聯絡，並設法找人上省報告。對于革命的青年，心裏雖也十分怨惡，但爲隊長的獲得，是不能不拉住一部份，以免出意外的波折。

他的計劃，總算是雛形的成功了。游隊長免職查辦的命令，已由一個綠衣人送進縣府，平鋪在縣長的桌子上。

「×縣靖衛隊長游××，任事以來，不法已極。業經派員查明屬實，着即撤職，聽候查辦。此令×縣長知照」。

湯縣長眞陷入進退維谷的狀態了；上峯的命令，不敢不遵。游隊長的無賴，又很難應付；萬一他抗不交代，或實行威迫，或竟至不顧一切，大加騷擾而帶隊上梁山；生命的危險，家屬的危險，地方的糜爛，以及……那都是可怕的想象。他不敢馬上有所表示，他只好秘密地望着那命令發呆。

智多星的傅科長，原來雖不怎樣爲縣長所親信，但因爲人機警有智，大小事情，總不能不仰仗他，關係也就漸漸地深起來了。賓主之間，可算相得甚歡。縣長初得命令的時候，本想找智多星決定一下，但一想到智多星和游隊長交誼的熱烈，又不敢輕予發動。可是事情不能不解決，解決又非智多星不可，於是智多星就被密召進內書房了。

「傅科長：這件事要請你特別地幫忙。辦好了我是非常感激你的。」湯縣長懇摯而謙恭地。

「什麼事？我既在這裏幫閑，自然是責無旁貸的。」智多星有點驚疑：在縣長勤懇讓坐之下也就坐下了。

「這事體太嚴重，傅科長可不可先表明一點態度。」

「那是可以的，只是怎樣的表示？請明白地說。」智多星愈陷于「撲朔迷離」。

「傅科長，假使你到了公義與私交衝突的時候，你到底顧全公義，還是顧全私交。」湯縣長終于發問。

「假使于公無損，我還是顧全私交。」智多星坦白的答，湯縣長却揑上一把冷汗。

「那麼，不能以私害公的聖訓，是不兌現的紙幣了。」

「假使因私而害公，我也決然不會幹。」智多星毅然得很堅決。

湯縣長緊縮的眉頭，漸漸舒展了。撤換游隊長的命令，已反映入智多星的眼簾，他一點不驚異地看下去。臉上表現出不可測度的安詳的微笑。

三

三天以後的早晨，街上來往的人，是特別地稀少，全城都浸在靜默中。衙前以及轉灣路口，都新排了崗位，一個[illegible]漆黑的小夥子，背着槍不住地游弋，好像防止什麼嚴重的事態。至于市民，似乎連高聲談話，有些不敢，只頭擠頭秘密輕盈地呼出一些字句：

「那些小夥子陌生的。怕不好說話，怪討怨：」

「唔，自然囉，那都是些鄉下的蠻牛。聽說靖衛隊全部繳了槍，游隊長也逃跑了。」

「游隊長逃跑了嗎？難怪背槍的都換了一些蠻子，那些蠻子你曉得是那裏來的？」

「聽說是×團的團丁。」

一陣很齊整的腳步聲由遠而近，漸漸從店舖前閃過去那是逃奔，那麽防奸宄的巡查隊。前面是十來個荷槍的八爺，後面隨着一個高個子的軍官，兩顆凶猛的眼珠，不斷地在各店舖夥計們的臉上掃射，彷彿想找出些究竟一樣，他們都不禁感到一些寒噤。巡查隊過去了，敢喜說話的這頭才敢嘀嚅地說。

「那……個……凶傢伙，就是鹿……團總，不……不……是……是……鹿隊長，繳靖衛隊槍的鹿……隊長。」

「就是那傢伙做隊長嗎？怕也不是好傢伙，怪凶的。他是一個鄉下的團總，怎麽可以繳靖衛隊的槍？」

「現在的事情，有什麽一定，誰有槍，誰都能繳別人的槍。」

「那才反了，有槍的人，眞不講道理，鄉下團總可以繳縣靖衛隊的槍，那末兒子可以打老子。」他們都有些忿忿：

「那算什麽？趕走隊長的人就做隊長，才是眞正豈有此理。」

「現在的世界不同啦，反正是混亂乾坤，有什麽可說得。」大家的情緒，依舊緊張地。

縣衙的照壁牆下，擠着許多的人頭，一個個都像獅子般的昂着，并緊迫地轉着面上的眼珠，好像想把那座照壁墻看透一樣。牆上也并沒有任何奇蹟，只是一張長方形毛邊紙，寫了些紅黑的字句。經驗告訴他們，那是縣政府的佈告。佈告上是那樣寫：

「……等因查游隊長平日跋扈已極，恐其抗不受命，致使地方糜爛；特密令本縣×區鹿團總先予繳械，聽候改編。幸鹿團總辦理敏捷，已于昨晚三時全部解決，未釀巨患。仰該商民人等，各安生業，毋得驚擾。」

大家對鹿隊長的疑團，似乎消釋了一部；都知道，這是由省令而縣長，由縣令而鹿隊長，並不是鹿隊長的自動，當然不能怪鹿隊長。同時並有人覺得是省令查辦，似乎是人人得而誅之。鹿隊長奉令行事，不但不應錯怪，並應感謝他的公勇忠貞。都是除暴與靖衛隊的負兵與有關係者而外。

四

日子箭也似地向前飛跑，游隊長的脫逃，靖衛隊的繳械，鹿隊長的凶，蠻子的討怨，以及……都漸漸地成了陳跡；對于那樣驚人的事件，縣城內的任何居民，再也不會想到或談到。鹿隊長雖然是一個十分剛强的夥子，生平就不願

向任何人低聲下氣。可是做到隊長以後，態度彷彿多少有些轉變，他雖然知道槍桿的力量，是絕端偉大，在勢力範圍內，確可以宰制一切。但反觀自己勢力範圍的渺小，又不免倒抽一口冷氣，還有些茫然。

前次游隊長的失敗，自己的武力，故做了他直接的致命傷。倘使沒有那道密令，自己決不敢輕易嘗試，也不會有那樣地容易。而那道密令，是根據省城的免職令，省令的發佈，又是由于本縣紳士階級控告的結果。的確， 知識階級的紳士，是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力量，那是不能不設法勾結的。否則，誰可担保不爲游隊長之續，不是于自己初衷大相違背嗎？

漸漸，縣城裏的任何紳士，以及和紳士有關係的人們，誰也和鹿隊長要好了，也可說是鹿隊長拉住他們要好。那個不讚美鹿隊長是個謙恭下士的人物？那個不讚美鹿隊長的和藹？的確誰也願和他親近。改編後隊兵的紀律，也非常整飭，絕不同游隊長時代的隊兵相像，時常在街上橫行霸道的。因此，都說變了有點像初到的革命軍。

鹿隊長到差以後，第一是×黨的案子多起來了，時常有些控告×黨的狀子遞進衙門。而鹿隊長在縣長面前，總是立主嚴辦，并立即率領隊兵前往逮捕或剿除，眞算辦得雷厲風行的了。只是鹿隊長下一次鄉，至少要焚毀一些房子，或槍決一些人犯。雖然實際上並沒有鄉下人上城控告或報告過××是×黨，而狀尾所列的名字，却確實是某地農民或商民的名字。即令略有錯誤，晉卸是絕對相同的；如洪同馮，倫同仁……。

經過相當的期間後，漸漸也有些口風由鄉下傳進城，在鹿隊長出發剿匪勝利回城的時候，許多人都說實際沒有匪，也沒有×黨，只是被指爲有匪的地方，平白地被靖衛隊奸淫，洗刦一次。政府當局，雖也不免略有所聞，但不能不虛張其詞向上峯作一次報告，或竟把土匪的聲勢，說得比梁山泊還要厲害，而鹿隊長的神威，又像單刀匹馬過五關斬六將的關雲長了。

每次剿匪回城兵士的臉上，多少總掛住一些微笑，這很足表白他們內心的歡欣，同時並宣傳出許多同土匪或×匪惡鬥的經過，說的是那麼有聲有色， 聽的人也會着迷地受到一些精神的支配，或竟連眼也不肯一瞬。但靖衛隊自鹿隊長統領以來，出發剿匪的次數雖特別多，却次次都是絕對的勝利，却不能不佩服鹿隊長的神威。在縣城幾乎已成了公開的秘密；每次剿匪回城的兵士們，總有些東西出賣，自金銀首飾以至於粗布衣服，甚至于女人的鞋子，弄飯的鍋鑊，……有人發生疑問時，他們便這樣說：

「這都是土匪的，我們不應該沒收嗎？」

「土匪也有女人嗎，那裏來的許多女人的東西？」

「怎樣沒有？女土匪才厲害喲，她們……」

有些永遠不下鄉的市上人，似會被他們瞞過一兩次，慢慢也就發現他們的不忠實，他們的道地僞造。他們——士兵——雖仍然不改常態的宣傳，聽的人起初還有一些唯唯是是的回聲，後來就再也不問了。又不會有人聽他們演說一段或一節，那是最近的情形。

五

鹿隊長旋走了一陣，覺得實在不能再那樣撒演下去，那于他的前途，確有不少的影響。傳科長和他要好可算要到道地，平日更是無話不說，現在也像疏遠了。他會警告似地向他談過：

「鹿隊長：我們是最要好的，在外面得了消息，自不能不告訴你。最近各方面對你的輿論，似乎不大好，你不能不留意。我也知道貓兒吃魚

是一定的，不過限總應該撇得清，你以為怎樣？

「我們因為來往得密一點，還有些人拚命造我的謠，其實……這是彼此都知道的。

商會的黃會長，在私人交誼上，的確也算不錯。但近來對於那些事，也會屢次向他正顏厲色的質問；並說所有的紳士們對他都有些不滿，他很替他着急！鹿隊長知道縣政府沒有絲毫可怕，紳士們人數既多，說他沒有力量，就一點沒有，說他有力量，却是超乎一切；因為他上能和官廳結納，下可藉民衆做他的台柱，一張嘴會說得天花亂墜，一枝筆會寫得水上點燈，又無賴，又硬綳，實在是有些不易對付。同時并知道自己雖已形成了一點小小勢力，在新軍閥中去比較，只算滄海的一粟，那能經得起多大的風浪呢？他不禁悽然：

他忽然想起孫麻子。在起初用他的時候，許多人都反對，都說他挺壞。惟其是特別地壞，他站在私人的利益上，是更不能不毅然決然。所以不顧一切地力排衆議的用下來。孫麻子對於他總算有相當的忠實，雖然他自己的積蓄，有如潮水般的長起來，而鹿隊長的不要本錢的生意，總也算旺盛，漸漸也能在故鄉買田造屋。可是現在又大難當前了，他不得不再來一次仰仗。

他隨脚又加上兩趟的旋走，用手搔搔剃了不久的和尚頭，仍然找不出絲毫辦法。他決定找麻子商量，他知道麻子的詭計多。他拖長聲音喊：

「王桂林……」

「有……。」一個穿灰布軍裝的小夥子，筆直他站着。

「請孫排長來，我有事同他商量。」

「是……。」小夥子鞠躬式的退出了。

孫麻子個子並不高，力却很大，小時候誰都罵他做蠻牛。他的忍性特別好，當面罵他，他絲毫不表示反抗，只結疤的麻子上，更顯露出一些深紅的顏色。他的心計很足，人也很勇敢，鹿隊長自然不能不倚為左臂。

孫麻子請來以後，鹿隊長仍然沒有停止他的旋走，他把眼鋒向孫麻子臉上掃去，他很坦白地說：

「孫排長：事情有些麻煩了，你知道嗎？」

「隊長說那一件」？孫麻子很鎮定。

「關于……，不是有好多人說閒話嗎？我看再那麼幹是會激變的，你以為……。」鹿隊長有些頹然。

「那末，我們大家從此洗手罷，有什麼了不起？」孫麻子滿不在乎。

「我並不是不想洗手，你曉得我近來雖然撈到一點，數目却并不大，只是零零細細的一些。我很悔在鄉下買上那些田地，做了一些房屋，那都是搬不動的。我總想我們應該有一筆較大的活欵，我們到緊急時也好要走就走。你的方法很多，你應該打算一個週全。」鹿隊長有點近于哀求。

「唔……。」孫麻子靜默一會後，把點上許多麻點的嘴附靠鹿隊長的耳朵，不知說了些什麼，而鹿隊長却不住地點頭微笑。

六

沈家村是鄰縣一個很大而很富的村莊，約有三百戶左右的人家，房子都是火磚砌成的，且離兩縣交界的地段不遠。她——沈家村——是那麼以財富馳名，並有許多年輕的子弟，是在外面唸書或唸過書的。自革命反潮高漲以後，有些會經誠勇參加革命的青年，却因誤遭時忌，被現社會摒棄了，以致沈湎于偏僻的故鄉，度其悠遊苦悶的生活，實不會有絲毫別的想願。誰知却因此而

燃了村莊毀滅的導線，其實是「象以齒而焚身」。

是一個淸秋的早晨，蟬翼似的秋雲，一片一片如風飄殘葉般地一任晨風吹送，由北角飛向南角。四圍的空氣，也那麽恬靜地找不出絲毫的聲響，那是除遠處傳來一些斷續的破曉鳥聲以外。

「嘟……嘟……嘟……。」由恬靜中忽來幾聲怪叫，人間一切的，漸漸被它掀起了；接着步伐聲，口令聲，集合聲，接二連三的搬演，誰都意想到那是靖衞隊又將遠征。

鹿隊長紮束停當了，向校場走來，背後的第一個是孫麻子，他紅醬色的臉上，更加上幾分殷紅，和一些得意，有時還趨出些星星的微笑，這是在奉命出發的官兵們所共有的，所謂「牽衣頓足攔道」與「古來征戰幾人回」的感想，似絕不會在他們腦子裏輾動。

「兄弟們：這一次出發，特別要謹愼，因爲還是不得已的遠征，是不能不更加團結。我們所到的地方，孫排長大概已同你們說了，軍法森嚴，却絕對不能洩漏秘密，你們應該遵照共同的福利去幹。沒有別的話，既準備好了，即刻動身。」鹿隊長很沈着。

出發的士兵對于目的地，雖不是個個都已經知道，出發的目的，却絕對了解了。因屢次的經驗，曾詳細的告訴他，他們當毫無反顧。只是變時之士，却又爲鄉下的老百姓揑上幾把冷汗。

天斷斷地黑了，他們停留在一個空曠的農場上，靜聽隊長的號令。鹿隊長聲言此次的出發，係赴鄰縣的沈家村逮捕×黨，並指沈家村爲×黨的巢穴，須得給它一個巨大的創傷。他們很領悟地，他們都低着頭在爲自己打算。

關于防守與動員問題，第一排與第二排會起了激烈的爭論；第二排的士兵，以爲隊長平日袒護第一排，尤其袒護孫排長，好差使被他們佔盡了，這一次無論如何自己要動員。第一排的士兵覺得第二排有違背命令之嫌，他只曉得遵守命令動員，絕對不願防守，結果統統動員了，只鹿隊長和他的幾個親信衞隊，仍靜守在原防上。

接着一陣槍聲，一陣號哭，一陣騷擾的零碎片段，由遠風中夾送入鹿隊長的耳朶。他不禁良心上感到一些苦痛，然而刹那過去了，他不能不顧慮自己的事業。

前面竄來一條一條的黑影，衞兵忙喊着口令，黑影的動向轉變了，好像更加匆忙地，而沒有絲毫回聲。衞兵舉槍欲放，却被鹿隊長制止了。隨即這樣說：

「讓他們去罷，也可憐……。」

慈祥的余排長，終於蹣跚地回來了，他哭喪着臉向隊長說：

「他們眞混蛋，尤其麻子鬼，他刼了人家的財產，還要傷人家的性命，男子不知被他慘殺了多少，年輕的女孩子也不知被他姦死了多少。都是一樣，一羣野獸。」

「我要和他們幹，隊長，我不能再讓他們胡鬧。」余排長拔出手槍，興奮到了極地，舉步欲走。鹿隊長和他的衞隊，盡力把余排長拖住，余排長立時暈倒在草地上。

他們陸續歸防了，孫排長還有點餘興未盡的神氣，他是那麽沒精打采地回來，鹿隊長彷彿有些焦燥地，劈頭問：

「怎麽辦？善後……。」

「一點不難，幾把火。」孫排長眞油滑。

沈家村的火光，照遍了大地的一角。鹿隊長也率領他的部隊，溜返了故鄉。



殘喘（續）

熊詩農

做了科長後，呂偉有了自己的包車；每天到辦公室來，翻過一個鐘頭的報紙，便讓車夫拉着在街上馳騁；在大門口給衛兵喊了「敬禮」畢，即向車夫說：

「還是到鮑公館吧。」

聽着包車的喇叭響聲，跑下樓來開門的，永遠是那位身體很豐滿的女主人。照例關好門，來客緊握着主人的手，有時也摟了腰，一同上樓，到了樓門口，兩人便鬆下手來，裝作正正經經地，為的避免另外一個人看見。

這一天，兩人上樓來，並不放下手，主人且跳着上去抱起頸項任彼此的嘴唇很快的碰了一下。來客投了詫異的眼光，往屋子裏瞧着。

「偉，東今天搭十一點的快車走的，我正想着你要來呢。」

「哦，不是我催得緊，委令在今天還不會下來。」

沙發上，男的一隻手落在身邊的一個人胸前的凸處，如幾條奇怪的蟲在爬，眼睛瞧着眼睛笑。

「東在跟前，你也是這樣動手動腳的。眞是！」

「不要緊的，現在他去的那地方不大好，將來我可以替他調一個好地方幹幹。」

「是的，他走時說過，託我向你講。那麼你就留留心。」

「靜呢？」

「我猜着你記起這一個人來了。這時學校還有課，大概晚上會來。」

「看跳舞的那晚上，她對我表示得多麼好；我跟你說過的話，你應當把責任負起來呀！」

拉寶起身來，劃了一根火柴，點燃了捲烟；她的肥健的身軀在屋裏來往地移着，鞋聲橐橐地，變得過分沈重；合着鞋聲交換地動着的姿態，可以使看的人想到某一方面去，她吐過幾口濃烟，說着如下的話：

「這事情總可以交在我身上。不過你這人有點靠不住。也許這世界上比靜更美的女人還有數不清的那麼多；新的東西在你眼前，不幾天即變成舊的了。你就不想到人總會有變醜，變衰老的一天的。設使你果眞對她有一點永久愛護的意思，我就負起責任來。」

「她還不過是一個讀初中的小孩子，不大懂得什麼，却天眞爛縵得可愛；碰着了包車，西裝，電影院，就忘掉一切，無論什麼都可以了。她的家庭，雖也有幾塊田地，近來穀米不值什麼錢，在省城裏開的舖子，因為能够買貨的人少，也早為折本太多倒閉了。一家都還在貧困裏，現在借債來造就這個獨生的女兒，希望從她身上找得一個復興的機緣。今日的學校成為最好的裝飾，許多父母在和貧困掙扎疲乏了時，便把一點渺茫的幻想放在兒女的培養上。巴望男孩子找到官做，賺很多錢回來，改換一下家庭的門面；對女孩子則希望有一個偉人那樣的對方。他們讓自己的孩子們讀書，如同工廠老闆加高出品的成本同樣的，因為優美的產物，可以換得更高的價錢。

做父母的人，爲了自己的窮困，必定想在孩子們身上，拿到賺頭，至少是要追回從前花去了的本錢。你現在恰恰是她家裏認爲是她底理想的對方，事情極容易辦，問題祇在你自己。」

她抽了一陣烟，接着說下去：

「我對於你的家庭不孰悉。她呢，有一位未婚夫，在一個教會學校裏讀書；聽說很窮，黑黑臉皮，一個肯用功的學生。兩人的感情在從前也說不上壞，很顯然的事，他是很愛靜的。這無問題，拿你和目前的造就可以壓服這孩子，只要你能自信將來沒有後悔的時候 ，割斷這兩人的關係，也非常容易。但是從別人手裏奪得別人所愛好的東西，自己又不知道保管，這樣的勇氣，就實在可恥了。」

叨叨講完了之後，仍舊坐到呂偉的身邊去。

「你看我的話怎樣？」

「有理，有理，我決定這樣；照你吩咐的去作，要是你肯弄成功這件事。」

聽話和講話的人，都很興奮，良心上也都贊成這樣的一個眞理。

拍寶順手將剩下的半截捲烟，習慣似地插到呂偉的嘴裏去。他吸着吹了一口烟到她臉上，抿着嘴笑笑，低下頭來看看手錶，還只三點幾刻鐘。兩人似乎都想起這地方，這時間，適宜於作點什麼事，就敵不過那一種誘惑。

「偉，不行，不行，楊媽還在樓上。」

換過了好些日子，呂偉上辦公室的時間常遲到下午一兩點鐘；門房這一天，瞧着他的包車拉進去了，便忙着把幾封信件拿着跟了進去。管辦公室的工役，給科長接了帽子和大衣，捧上一杯茶後，轉身走了出去。門房便把一些信遞到桌面上來，把眼向門外望了望，這才低聲地說：

「科長，昨天下午有一位女客來會。」

「什麼樣的人？姓什麼？」

「像剛從鄉下來的樣子，才剪過髮，穿着不合身的旗袍，瘦瘦的，她說她是科長的太太。」

「——還有什麼人來過？」

「那女客——呃，太太還帶了一個五六歲的小孩來，想是少爺？」

「不胡說！ 我沒有太太， 我不認識這個女人。」

「我向她說過：科長常常有漂亮的新式太太來會，沒有聽說有你這個樣子的。她說她是科長的什麼原配，從前兩人的感情很好，還押過首飾，從娘家借債來幫助過科長讀書，在家裏吃苦等了這許多年，什麼，什麼說了許多；她一定要到辦公室來找，是我們請她在樓下會客室裏等了幾個鐘頭才自己走了。」

「沒有這回事，沒有這回事，她找錯人了，她要找的科長不是我。」

「我們這裏姓呂的科長，只有科長你一個，她明明說是會呂科長，在門房裏的職員表上，她還認得科長的名字呢。」

「你有沒有把我公館的地址告訴她？」

「沒有，沒有，我當然不會這樣的。」

「——以後，以後她再來的時候，別許她進來，就說沒有這個人，同姓名的人很多，教他不要弄錯。聽到沒有？」

「是，是！」

門房看見科長拿起信來拆着看，忽地記起了什麼樣的，又說：

「科長，她還說科長寫信寄錢回去接老太太到省裏來，沒有提到她。老太太也不告訴她科長的地址，她只曉得科長在這裏作官，就找到這裏來的。」

「好！你去！不要同別人提起這事，不論任何人！聽到沒有？」

呂偉等着門房連答應着「是是」走出去後，看過幾封信，草草地批了幾件公文；寫好一張下午三點鐘開的事務會議不準備出席的條子，喊工役送給伍秘書，便仍舊踏上了包車。

車在自己的家門口停了，他向來開門的媽子問：

「太太沒有出去麼？」

「都在家，鮑太太也在這裏。」

「哦，偉回來了。」

樓上有兩個女人的聲音合叫着。

科長剛踏進門，就看見樓窗上有靜的半截身子，和往日一樣地兩人彼此揚起了手，樓下的望着樓上的一個笑了笑，就飛也似地跑上樓梯，趕忙去握着在樓門口接待着的那一雙細小的手。

「怎麼這早就回來了，今天？」

「沒有什麼，坐在那裏不好受，就還是回來了。」

說着便走進了佈置得很新穎的房子裏來，科長和坐在沙發上抽烟的拉寶相對看望了望，即各自選着椅子坐下來了。

「稀客呢，拉寶。」

「今天特此帶了消息給你們。」

「是好消息不？」

「你們應當謝謝我。現在那孩子被迫着，準備在報上，自動地和靜解除婚約，這個難關是輕輕跨過了。我想法子教他的同學告訴他，講靜和你已同居半年了；且靜的生理上，已經有變化，就是多了一件東西的意思 。青年人應有一點志氣，只要肯努力，不難找得更好的女人。這樣的話說退了他。雖然在這以前，他哭過，想自殺過，最後覺得用盡自己的力量亦無法挽回既成的事實，也就鬆了手。」

「果然是一個好消息！」

聽話的兩人說完這一句，便感到勝利似的笑了。靜立地偎到科長的身邊去，疊好一塊小花手帕，做爲一朶花樣的，插在他西裝的左上方口袋內，一邊拿手拂開遮去了半個臉龐的長髮。

「我好像覺得那孩子怪可憐似的，渺茫地聽到一點關於你們的消息時，他天天往靜的學校去找靜，就不會想到人家有了幸福，有了作官的男子陪伴着她，讀書的目的已經達到，還上學校去作什麼？」

「拉寶，拉寶，你眞缺德！」

半睡在科長身上的一個，很快地站起來走上去，把鮑太太燙過不久的蓬髮抓得極亂，兩人扭成一團，高跟鞋敲着地板發響；說着刺心話的得意，報復的愉快，使笑聲轟了滿房。三個人的臉色，變得很興奮，心裏都因體味了一種不可知的心事緊張着。

科長在一旁，更爲今日突然找來的一件事，懷着濃重的苦惱。在那裏一枝接連一枝地燒着捲烟。

「拉倒吧，鬧久了讓那邊房裏的媽聽着了不好。」

他說着隨即走近留聲機前 ，挑選了一張唱片，上緊發條，讓「桃花江是美人渦」的調子，高聲地放送着。那兩人也就停下來，站在穿衣鏡前，整理各自的亂髮，和揉皺了的旗袍。

芝加哥飯店的電梯，在四樓樓口停下來，來客中有一位是新近和呂偉成爲密友的半大風；他找着了房間推門走進去，看見在沙發上坐着的還只童青，劉博幾個人；他把帽子放進衣櫥裏後，便破口問：

「科長還沒有來麼?」

「大概還得一會○」科員童青從鼻上取下眼鏡來拭着，說：「剛和倩小姐到中央去看頭場的『蝶魅花醉』去了○」

「哦，那片子很好，我從前在香港作稅務主任時看過，珍尼蓋諾主演的○」

「什麼樣的情節?」

「唔——現在記不清楚了，是兩年前看的○」

「又在吹，這片子是今年的出品，你偏在兩年前就看到了○」

「老大哥，馬虎一點○」大風走攏去，拉起了童青的手○無可奈何地，把話題轉了方向○「科長到底約的幾點鐘?他是叫我七點鐘來的，現在快八點了○可不是?你看錶!」

房門開了，走進了小李：——三科裏的一個年輕股長，一直和劉博在一邊接談着○牛大風才漸漸地把染紅的臉淡下去○他向來會把自己面前的人分作兩個看法：過分的恭維和自卑的謙虛，是用在比自己地位高一點的，或與呂偉有深切關係的劉博和小李這幾位身上;對於劉博則還有一種原因，就是他能說一兩句刻毒的話去征服別人，且善於在嘴上貢獻一些完好的計劃和利害的分析，儼然一個策士樣的，爲牛大風所自愧不及○至於對童青一般人，他會顯示出他的驕傲，常故意在閒談中誇張着自己的歷史：

「我這次從上海來，伍秘書和古局長都請我在他們的公館裏去住;因爲我和你們呂科長是老朋友，住在一處好談談天，商量些事○古局長那方面，極需要我去替他把關係拉得攏一點○古局長是這邊江司令很相信的○他們向別人介紹我，稱我是純潔的革命青年○眞糟，剛到這裏，就給偷去我一張大學文憑;也不要緊，許多教授作家都是同鄉老朋友，中國很有名的一位頹廢派作家是我的姊夫……」

這時受了一點童青的窘，便點燃捲烟抽着，按電鈴喊茶房去買橘子，盡力裝作無事的樣兒，聽劉博和小李的這些談話：

「呂偉的擔負，現在一天天地重起來，靜小姐產後死去用的一筆債務還沒有弄清，現在半年了;靜小姐一家人的生活，又必須擔負;和鄉間的那女人離婚後的給養費，只付過一半;救國促進會結存的欵子，前幾天在小巴黎飯店輸了上千塊;雖然每月在科長項下有幾百塊錢的收入，仍舊補不了虧空○近來和倩好起來，在香港買了一件灰毛絨大衣送給她，據說那一百六十塊錢，是領活動費時挪扯下來的○其實倩那女人有什麼美，猴一般的臉，一個筆桿那麼直的長個兒;爲着能從肉體上犧牲點什麼去換得學費和脂粉衣裝，學會了一些以性的本能去激動人的淺薄歌曲，與簡單的舞的步伐，曾經有一次在舞台上惹過觀衆的注目;自香港同來後，便可以讓一個校長聘了去，好使學校使人覺得新奇一點，這樣就使呂偉熱中了她○倩的熟人極多，不能不這樣○她是奢侈慣了，也許一個科長並不够使她在物質的需求上不感到缺欠○黨部方面的選舉期迫近了，又是需要錢的時候，不知道她在怎樣想?」

小李說完後，在桌上抓起一枚橘子來剝着，望一望劉博的眼睛○

「偉這樣的人，」劉博皺着眉，鼓起了上嘴唇，說：「別人是不容易明白他的○譬如：大曼小曼兩姊妹，我們在這裏，可以用找妓女的花條去請得來的那樣的女人;可是偉對她們殷勤得和現在對於倩同樣的○當死了的靜在臨產的前一兩個月，他便長在那兩姊妹身邊○還有一件事，這可不能向別人說呀!——」呃，前幾天他寫了一封信給一科的潘雪芳，那是一個有了男人和小孩的

女職員，從前是有過吡男人瘋狂的時期的，現在已乾瘦不少了。他限她在兩天內答覆，對方的回信中說：不可以再寬限一天麼？並附着許多關於她的家庭須她贍養的話。小李，你說，這滑稽不滑稽？」

屋子裏四個人都笑了。

劉博接着說：「他現在各樣的組合都參加，力社與和社是絕對衝突的，兩方面可都有他的名字；他的意思，是想騙騙人，使別人都爲他犧牲；我們自己人却有點就心他會被別人騙了。」

牛大風聽得不耐煩似地，走到前面走廊裏去，一邊嘴裏咕嚕着：怎麼還沒有來呢？九點了。

「比較地說」，小李的聲音。「這次要算力社的力量充分一點，有三十張以上的基本票。」

劉博問：「新近加入力社的金吉人是什麼樣的一個人？你知過不？」

「一個看風投機的好手。」童青翹起嘴來指着門外的一個低聲說：「和我們這位牛先生差不了許多。以前也不過當一個小職員，只是會用一點手腕，暗地裏磨刀子打算人，儘管沒有一文的收入，他可以騙商人的錢來住着漂亮的房子，如一位下野的官員那樣，在京裏就講他在這裏有若干羣衆：坐在這裏，他常常會來一個短篇演說，發揮着從別處聽來的對於時事的膚淺議論，且誇他在京裏同不少大員是老朋友。這樣的買空賣空，賺得一些沒有職業的人崇拜。每月中必做爲很忙的樣子，往這裏跑跑，那裏跑跑，花些錢在輪船與火車上。」

「哦，他這次想在選舉上做一做夢，使力社一般人上一點當也好。」

「這回選舉比上次總該清高一點；再不致用汽車接代表到旅館裏來，軟禁在一個屋子裏，派人陪着逛娛樂場所，或發一些造謠的傳單。」

「這種情形總不會免，不論任何地方都一樣。」

牛大風突然走進來搶着說：「依我看，呂科長是極有把握，各個組合既都有他的基本票，加上散票比別人多，無疑地會勝利。」

聽着的三人，彼此交換了一次目光，沈默着，覺到自己的話，沒有引起別人注意時，大風便一個人納着悶，睡到床上去。

因爲約會屬於秘密方面，不好找當差或打牌來消耗時間；這時各人的話已經說得太多，漸感到一點無聊，都疲乏似地呆坐着。

呂偉在剛打十點鐘的時候纔來。他們便開始商討着關於選舉前的一些準備。

每個人燒完了兩隻烟後，茶房跑進來走在他們的跟前說：

「那一位是呂先生？那位小姐在那裏等得發急，請快點去。」

「嗯，你快去說，教她等一等，我事情完了就來，不要三十分鐘。快去！」

「怎麼樓下另外還開了房間？」是劉博問。

「這，這裏讓你們睡，不够，再開一個小的。」

大家笑過一陣，又繼續商量下去。

把一切都議好了時，已經過了好幾個三十分鐘。呂偉慌急地跑下樓，走進那個房間。

南國的夏夜，是美麗而柔和的；在白天裏子都泛着濃綠的樹下，這時有一點凉凉的陰森的味；溫暖的風，從海上送過來，吹拂在每個到這裏散步的人臉上。

「呂科長現在可償了宿願，廳長和他自己都當了選。」

「他們也常碰到幸運，一層一層地爬了上去，不跌交。」

「以後的環境，也確乎難於應付，每個當選的人都想安插私人，使下回的票數不會變少，便在會議席上力爭，盡力使自己的人多用幾個。被用的人，到選舉時期，要成為一條條極其聽話的狗；一切吃苦奔走拉人，向代表哀求的事情，都得擔負起來。而這種為主人効勞的人，自己也許並不十分心願，但為了吃飯，又不得不這樣幹。最重要的還得在主人面前，表現得十分忠實，不參雜一點第二個人的關係。」

「又有一個星期不開會了呢。」

「現在的局面是有點僵了。有人嫌呂偉的人用得太多，主張推翻原案，手段就是不出席會議，使大家都幹不成。總之，他們是忙於和自己搗亂的。今天聯着甲攻擊乙，明日拉攏乙來反對甲，且憑藉着這跨上政治舞台去；大家都在造就個人，只有個人；在自己本分應做的一份工作上，當然什麼也不用提了。」

「呂偉在五六年前，不是極肯幹麼？加入過那種集團。」

「他呀，他是什麼都幹過。在思想方面，也會看到遠一點的方向去。和我們一樣的，認識過了勇氣。生活習慣與物質環境把他留在後面好遠了。只想擇便當安全的路走，將許多夢，許多理想，建築在眼前的政治生命上。倘若能使享受得到更多的機會，就可以毫不可惜地出賣了自己。」

「是的，他常常說他過去受人騙的時候很多，現在想騙騙別人。」

「嘴上總說得那麼好，要振作，痛罵自己，講自己應當把壞習氣克服下去；可是行為告訴我們，他老是在向相反的路上奔跑着。有一個時間，為了某種目的，有人把一大批錢散到各地去。他從誰處得了一些錢，便向羣衆演說這個人的好處，數出這個人敵方的罪過；時間換了，呂偉又會把言辭改過來，把從前那個好人說得極壞，有罪過的又變成很英勇起來；每年，每年那些名字，在他的嘴上巧妙地輪流被稱讚和毀謗着。當他的語氣有了一種變換時，我們就知道他最近必得着了一筆進款。」

「明明知道是一件偉大的事業，可又那麼艱難，需要那麼永久的毅力，誰個肯拼了性命去幹？現在走近路的青年，也很有一些。」

「你看，我們就是這麼軟弱的，給別人拋了下來，自己蠶蝕着自己的性靈，只顧向漆黑的坟墓邁着步子。」

禿頭的科員，和潘雪芳兩人，在海濱公園的小徑上，各拖了自己很長的影子走着，低聲地談着話。樹的陰，葉子的陰，和電影樣的交換地在他們身上爬過。

「你要不要找他？他這幾個夜晚都在亞麗高爾夫球場裏逛。」男的這樣問。

「到那裏去看看也好，順便請他加我一點津貼；五十元眞不够用。」

電車在停滿了汽車包車的路口歇下來，兩人向東走了幾步轉灣，進園去，忙着把四隻眼睛向四處搜尋了一遍。有一半小圓桌的旁邊都坐了人，可是沒有他們要找的那位。

園的面積有相當的大，沿周圍都佈置了精緻靈巧的河橋假山石：每一個角落裏，有幾盞耀眼的小燈，顏色多是綠的或淺紅的，像一顆顆星，稀疏地嵌在天上；永遠是那麼地幽暗，如天亮前僅有一絲兒曙色的那樣子。模糊地看見蓬髮，白領，人的流，在園內各處緩緩地流着。從那裏不斷地送來好聽的笑聲。

兩人找着一個靠門口的桌邊上坐下來，向侍者各要了一杯冰激凌吮着。禿頭的一位瞧着霽芳儘在向來往的人好奇似地望着，就說：

「這裏你來過沒有？」

「沒有，這算是第一次。我們沒有身份到這裏來。」

「呂偉是常到這裏的，他們還到市外的那個尼庵裏去，在那裏消磨着禮拜天，八圈牌會有一千塊錢以上的出入，聽說一位叫做妙玉的尼姑很美，他們都追逐她。」

霽芳只笑了一笑。

「我們索性來玩玩高爾夫吧。或許在場內可以碰見他。」

禿頭提議着，就起身去在售票處拿了票子來，侍者遞過兩隻銅拐頭的球棍給他們。兩人走進場裏，打完了幾個小部份。

「蜜斯潘，」一個尖銳的聲飛了過來。

他們昂起頭來張望着，看見場中心處的凸橋上，呂偉和一位穿大紅旗袍的女人在朝這裏注視着，便彼此招了招手。

「來了好久？」

「剛來。」

「我快打完了，在前面等你們。」

紅衣女人的眼，釘着這邊的霽芳許多時候。

呂偉打完了一個球，眼睛即向這裏溜一溜。

「嘴塗得那麼紅，穿那樣的衣服！」這邊被瞧的一個，向禿頭低聲說着：

「她就是倩，呂偉現在的——」禿頭似乎不好意思把這兩個字講出來。

「我們還是早點走吧。恐怕孩子在家裏哭，不好在外面玩久了，回去太遲，我的那位先生又會發脾氣的。現在也不好向他提到津貼的事。」

呂偉打完了最後的一個球時，沒有看見他們，就也裝作無事地退出場來，在前邊椅上歇了一會。問倩：

「想去吃一點東西不？」

他的右膀灣裏隨即插上了一隻瘦削的手。

鑽進車箱後，呂偉伸着頭向車夫說：「美國海軍俱樂部。」

在餐食部擇好了有屏風的座位，電扇在上面儘畫着圓圓的圈子。呂偉把寫好的菜單交把僕歐，一面用着點心。對面座上坐着美國海軍軍官，和肥健的異國女人，隔一會就投了驚異的眼光，在這位紅衣小姐底身上。

兩人乾了幾次杯，便故意乘着有點醉意，放棄往日的含蓄態度說着話。

「倩，難道我們就這樣——？」

「你的意思，是想怎樣？」

望着對方苦惱的臉色，有極度的誠懇似地。

「不想怎樣，我的意思是要知道你對於我在如何想法？」

「我麼？想玩玩，到你不想玩的時候，走開去。」

「你的眼或許只放在飛行家和路長官的身邊去，你不是有他們的像片，赴過他們的宴會嗎？」

「不一定如你所想的這樣，也許在現在，我喜歡你還勝過他們。」

「現在就假設你所說的不是謊話，爲什麼又不更澈底一點？這樣久的時間，你總可以從我對你的一貫的態度上，找得證明；我是可以去爲你奮鬥，去爭取你所需要的任何事物；如果你允許，我們可以到巴黎旅行去。我們馳騁在太平洋上，跨過紅海，到羅馬，到維也納，到美麗的水城威尼市去。在生疏的異國裏，沒有別人來侵奪什麼，另有你和我。」

「快不要這樣想吧。陪你作蜜月旅行的，有英小姐，那樣年青聰明的姑娘，你不是很幸福地撕下了她珍貴的第一頁？讓你的朋友鮑東，和他的太太騙到香港去，你在那裏享受她少女期的賜與，她爲你洗着染了汚的襯衣；可是她的哭泣，她的叮囑，在離開香港之後，仍然使你很容易地忘却了。近來她的哀求，她寂寞地等待，並不能感動你，你任這孩子供你一時享樂的犧牲，抱着永久的悲哀，走向黑暗裏去。在當時，你不也會跪在她面前說着現在對我所說的 同樣的話麼？

…………」

聽話的人，捏着嘴笑笑；心裏想；「等她的

酒意稍稍清醒時，就送她回去。」

已往的五個年頭的變換，並不能使一個人的行爲意向，轉到什麼新的路上去。他滿意於這小洋樓的一切舒服漂亮的設置，他甘心地讓這屋子牢籠了自己。盡力不想到屋子的來處，即使想到這裏，他覺得這是他一生中的傑作。他運用了他的才能，說着一堆堂皇的話語；是一種巧妙的手法才從別人手裏把錢騙過來。屋子雖是用別人的錢建築起來的，而現在是[illegible]是這屋子裏的主人。

他肯定這是自己的聰明處，並不覺得需要後悔，或是在良心上有怎樣不安的狀態，因爲比這更厲害的，他曾經利用愛國團體名義，沒收了不少商人仇貨，拿來轉賣給另一部份商人，讓這仇貨賣出的價錢，變作自己的財產。他明白自己是不甘於做儍子的。

他等候着局面更大量地展開去。只要這一個基石穩固，則一切都可以順利地往前進，將他所想過的，使之實現。更美的女人，更高的職位，更豐裕的享受，都能極容易地攫取到手。在倫敦的古玩店裏去選擇最名貴的花瓶，來安放他所最愛的花朶。快近四十歲了的人，乾瘦的臉，也極需要美容手術，纔能變得彷彿在話劇中裝女角時那樣秀麗。

這樣，他開始崇拜英雄，特此把中歐現存的兩個獨裁領袖的照片，高高地掛在壁上；桌上堆的美術畫冊，人體畫集等，現在換了英雄的傳記與奮鬬史之類；使他最珍重且愛讀的是一本從未一次看完兩頁的「領袖術之研究。」

但他又常常感到有一種絕大的懼怕，那就是向他要求工作的人太多，他家鄉的穀米換不出錢來，一些留在家裏種田的私塾同學都來請他給一個工作做，等等事情。他擔心着，假設他所立足的這個基石偶然一天崩潰了，他應當怎樣辦。他很懂得這個基石是太脆弱，太空虛，現在已經在慢慢地傾斜着呢。

「雖則不好在這上面，做着美好的英雄那樣的夢；能做一天，就算一天吧。有片刻舒適的享受，也算幸福。在局面還沒有毀壞以前，不妨盡量歡樂一點。暫且勉力撐持着，到不能延展的日子，再…………」

是這樣地爲自己解嘲，把一時覺到的恐怖打發了走。對任何事情，似乎都抱着樂觀的。

爲着引誘那些不盡的來客，他從不會疏忽到於屋子的布置。坐在沙發上，望着昨日插上去的一束鮮紅的石榴，像是褪了一點色，花瓣也有些萎縮的樣子，「這花又得換了」。這麼自語着。使他想起了最初的薇，那個現在患着很重的神經衰弱症的女人，爲了自己先亢慾終於勉強地去同別人結婚。只有芝，像看透了什麼似地做了助教的妻子。接着靜死時蒼白的臉，英的慘笑，倩的放浪，大曼姊妹的糜爛，和潘雪芳的憔悴情形；各樣的斷面，連續地在他的思想裏閃過去。忽地一個雄健的姿態浮上腦來，她會替自己熱心地盡許多選擇和介紹的義務，那便是拉寶；他確乎難忘記這個人。

點燃了一枝捲烟，高興地再望望那花，心在想：

「對付女人爲什麼不能和處置花一樣，在殘了的時候，拋向窗外去，沒有麻煩？」

半截烟頭跳在痰盂裏，嗞的一響。他起身來走着舞的步伐，到洗面台前，把司坦康向頭髮上抹着，再用「面友」調好了粉向臉上塗去。鏡子裏那小小面孔，遠遠看去，是顯得年輕了許多。一切都扮好後，才在樓口喊着：

「來發，倩小姐今天不會來，把車子開在門口等我。」

聽着手杖和皮鞋聲，在樓梯上響着，車夫急速地下來拉開了車門，朝主人的裝束驚訝地釘住眼睛。

「還是到鮑公館吧！」是愉快的調子。（完）

四月上旬，上海。



時人彙誌

沈覲鼎

沈覲鼎，字淪新，福建福州人，年四十歲，生於廣州，九歲時赴日就學凡十八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一九二〇年回國後任職北京外交部，旋充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隨員，外交部秘書，一九二五年關稅會議任中國副代表，外交部情報處副處長，一九二六年授四等寶光嘉禾勳章，一九二七年升記名全權公使，一九二八年任南京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委員，旋改任考試院簡任秘書，及諮議，中央大學助理教授，一九三二年春奉命赴日攷察日本行政，是年十二月返國後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現任斯職，一九三二年九月至一九三三年三月任國聯中國代表團專員，國聯休會時，曾暢遊歐洲各國考察政治情形，一九三三年四月回國即派赴華北交涉中日事件，著有日文教科書，日本行政制度之研究，并將三民主義譯成日文。

編輯後記

◇……馬星野先生現已自美歸國，「華盛頓與南京」一文，是他用最近的印象對寫中美兩國的首都，設辭命意，均極警闢。

◇……藏本失踪，是本周中最轟動的一件事，特闢專篇記之。

◇……漆琪生先生的「赤區合作社運動，」是一篇很有內容的文章。

◇……陳健夫先生在第十二期周報中曾有一篇「清代經營西藏之史的探討」，本期又有「民國以來中央與西藏之關係的總檢討」一文，二文連接，可合看。

◇……下期的重要文章，有張季鸞先生的「國家與亡匹夫有責」，特告。

（編者）

原文献残缺